



子史精華

卷九七
之百十二

イ 3
1772
7



1772
7

子史精華卷九十七

人事部

貴賤

賢身貴體管子雖有庭尉宜罔墨子成湯舉伊尹於之中授之政其謀得義之雕虎子中黃伯曰我左執太

未試吾或焉有力者則又願為牛與象自謂天下之義人也惡乎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

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也吾日試之矣

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

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祿食則乘櫛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櫬出則結駟在家熙

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傲朕之色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子無國爵并

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

賤生於無所用冠子不提生於弗器酒保官奴冠子伊尹太公屠庭有陳鼎家有三歸韓非子

出未益青衣置鼓而歸冠子一壺千金貴賤無常時使物然酒保官奴冠子伊尹太公屠庭有陳鼎家有三歸韓非子

而怒族人雖七十不敢先命齒於鄉再命齒於位賤尚菓淮南子夫替師庶女一權輕飛羽然

朱煌煌揚子食如蠶衣如華長寶抱朴子官高者其責重功大者人忌之獨卑碎抱朴子出自阜隸抱朴子之巷不能

不能動六熱烈抱朴子生乎世貴之高位置疾債國語厚味實腊毒吹畝之人或在社稷國語天所崇之子孫或在吹畝由欲亂

無有壽寵國語若血氣強轉毅連騎炫熿於道國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位尊多金戰國策蘇秦曰媿何前倨而後逐夫廢

屠戰國策姚賈曰太公望齊之朝歌之長輓戰國策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至於者佩六國相印史記蘇秦

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史記蔡澤傳吾佩六國相印史記蘇秦

衆人平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乎

子史精華

卷九十七

人事部

貴賤

一

詔曰謹權審度自昔令典定章歷在代良規匡宗室賢亮留
心既久可令更集以時驗決必務權衡得衷令寸篇不忤
懷刺詣摩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貴容不肯為通順此之曰
人坐止車門右聽理父子並乘軒軺授太宗經書每至郊廟
萬機故世號其忠才盡其舉夕脫羊裘朝佩珠玉

魏書宗室順傳起家為給事中時尚書令
高華帝舅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會
八公魏書長孫嵩傳太宗即位與山陽侯
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
人榮之體襲朱裳腰紐雙佩
道固既登龍

魏書高道穆傳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
者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
魏書重徵傳特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魏書重徵傳特除員外散騎侍
除員外散騎侍

千萬 晉書庾敳傳時與見在於越人士多為所構惟敳心無事外無迹可問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其家
 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問於敳而敳乃頽然已醉噴唾机上以頭就穿取徐答曰下官一隨公所取矣
成市里 晉書羅尚傳性貪少鄙蜀人言曰尚之所受非邪則尚之富則盛貧則病之病也不惟形色羸或亦神心沮廢豈
 但交友疎棄必有家人詰讓非廉深識遠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獨憂患莫若懷古 **蟬腹龜腸** 齊書王僧虔傳
 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通則愛遠意遠則怨浮昔琴歌於緇蓬之中者用此道也 **五日不得食** 齊書王智深傳家貧無人事嘗
 不啜誰 **名後堂山為首陽** 齊書武陵王暕傳尚書令王儉詣暕請留儉設食料 **鬼笑** 南史劉焯傳同郡宗人有劉伯龍者少而貧薄及
 為落毛 **陶白巨程羅** 梁書任昉傳富 貴 山檀銅陵 **賓客三百餘人器皆金玉雜寶** 梁書羊侃傳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
 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大喜者鹿角爪長七寸儼人張淨宛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脚
 得席上玉簪效資歌人玉兒東宮亦資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初赴衡州於兩船船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
 玉加之錦纈盛設帷屏陳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綠塘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嘗 **侍婢百餘人俱執金**
 同學有詔令侃延斐同宴 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 **花燭** 見 **金鋪玉鳥** 蘇食牛衣 陳書宣帝紀至今貴里豪家
 家慨然召左右將管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 **無禪** 南史吉士瞻傳士瞻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擲博 寒露為露蓋所
 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一所也遂止 **藏銀巨萬** 魏書張僧皓傳好營產業孜孜 他資亦稱是 **牛馬以谷量** 北齊書
 級 魏書太武帝紀其令州郡縣隱括貧富以為 藏銀巨萬 魏書張僧皓傳好營產業孜孜 他資亦稱是 **牛馬以谷量** 北齊書
 城人也武明皇后之母弟也祖父提雄傑有識度 **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 周書李暹傳暹哲異世雄豪為鄉里所率服性
 家僅千數 性好周給士多歸附之 **積龜貝實倉廩** 周書李暹傳暹之內非一家也其悅禮敬詩守死善道者
 人 婦人之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 **積龜貝實倉廩** 周書李暹傳暹之內非一家也其悅禮敬詩守死善道者
 婢查開守 暹哲每鳴筵導從往來其間酒飲醴盡生平之樂 **西蜀王孫之室東海蓬竹之家** 舊唐書
 則又 **不得令李生怪人燻灼** 隋書李德林傳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正嚴冬單衣足州里人由是敬慕之
 無焉 **不得令李生怪人燻灼** 隋書李德林傳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正嚴冬單衣足州里人由是敬慕之
 數十騎稍減雷比至德林門 衣冠奢之 魏書李暹傳暹之內非一家也其悅禮敬詩守死善道者
 密大修營壁以逼東都仍作書以移郡縣曰 俄成卻通之鬼 **田彭** 舊唐書郝處俊傳處俊少志氣剛毅有彭志筠顯慶中上
 翻回原意之貧

天子誠使 舊唐書鄭餘慶傳自至德以來方鎮除授必遣中使領旌節
 就第宣賜皆厚以金帛遺之求媚者惟恐其數不廣故王人
 一或有獲錢數百萬者餘慶每受方任 **地癖** 舊唐書李愔傳愔豐於產業伊川膏腴水陸上田修竹茂 **孤窶** 唐書鮑防傳防
 必一其 **篋無舊蓄梳無新衣** 遠史耶律韓八傳死之日 **既露** 安史雷淵傳淵庶出年最幼諸兄不齒父歿不能
 志於學善辭章 **篋無舊蓄梳無新衣** 遠史耶律韓八傳死之日 **既露** 安史雷淵傳淵庶出年最幼諸兄不齒父歿不能
 為恒兀坐讀書不迎送賓客人皆以 **無十金之業** 元史楊與傳與不治生產業 **萬石王家** 元史王磐傳世業農
 為保其友商衡每為辯之且期郵焉 **春蓬神炊藜** 五升其母 **而食之朱張家** 元史吳鼎傳鼎有兩富家 **編荆為牀** 郭憲洞冥記董調字仲元
 遊山澤負扶圖書患其繁重家貧拾樹葉以代書 **家無斗筲鳴琴在室** 桓寬鹽鐵論田疇不修男女 **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
 簡言其易卷懷也 **雲行於途擊於道** 桓寬鹽鐵論文學曰有司之慮遠而權家之利近令意所禁
 羽鳩 桓寬鹽鐵論故利在自惜不在勢居街 **微而僭奢之道者自利害之設三業之起貴人之家**
 卿富累於陶衛與服僭於王公宮室溢於制度并兼列宅隔絕閭閻錯連足以游觀鑿池曲道足以騁騫臨淵釣魚放六
 走免隆射鼎力錫鞠關雞中山素女撫流徵於堂上鳴鼓巴飲作於堂下婦女被羅紈婢 **把珠載金** 焦氏易林范公陶夷善買
 妾曳絺紵子孫連車列騎田獵出入畢弋捷捷是以耕者釋耒而不勤百姓冰釋而解息 **求富貴** 王充論衡 **不** **粳糧糲袍** 袁宏後漢紀
 多福利歸 **朽與瘦** 桓寬鹽鐵論 **力作自到** 王充論衡 **不** **粳糧糲袍** 袁宏後漢紀
 寒而欲衣生之所資也遇其資則 **賣袍續食** 焦氏易林 **力作自到** 王充論衡 **不** **粳糧糲袍** 袁宏後漢紀
 雖方丈鰓鰾猶曰不足必求河海之珍以充耳目之玩則神勞於上民疲於下矣 **寶井** 王嘉拾遺記范蠡相越日致千金家
 盈積於越都以為器銅鐵之類積 **夜月書星富無匹** 王嘉拾遺記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僅四百餘人以黃金為
 如山阜或藏之井壘謂之 **夜月書星富無匹** 王嘉拾遺記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僅四百餘人以黃金為
 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畫觀之如星夜望之如月里 **瓊厨** 見 **寶庭** 王嘉拾遺記蘇竺
 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 **金溝** 劉義慶世說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於時人多地貴 **開庫** 一日 **兼山海** 楊街之洛陽伽藍記
 計內以方諸盆餅設大珠 **金溝** 劉義慶世說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於時人多地貴 **開庫** 一日 **兼山海** 楊街之洛陽伽藍記
 如卵散滿於庭謂之 **金溝** 劉義慶世說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於時人多地貴 **開庫** 一日 **兼山海** 楊街之洛陽伽藍記
 朝且問訊郝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話移時遂及財貨事郝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廼 **兼山海** 楊街之洛陽伽藍記
 令任意用郝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盡郝公聞之驚怪不能已 **兼山海** 楊街之洛陽伽藍記
 富 **居止第宅匹於帝宮白殿丹楹窈窕連巨飛簷峻宇鬱轡周通僅 **雉頭狐腋畫卵雕薪** 楊街之洛陽伽藍記
 僕六千妓女五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之有也 **雉頭狐腋畫卵雕薪** 楊街之洛陽伽藍記
 在秦州遣使向西域求名**

人事部 貧富

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其大有七百里者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為槽金為鎖環諸

王服其豪富珠語人云晉室石崇乃是庶姓猶能一况我大魏天王不為華侈 屋室破漏窳如七星

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揚都好學家貧無資累日不爨乃時一以一聽寺鐘謁齋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段相

寒無氈被一洛陽振德坊皆貧民 錢徑 於後園花中貴其泥雨不滑也 聽寺鐘謁齋 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貧窶

樓市 馮贊雲仙樓記 洛陽振德坊皆貧民 錢徑 於後園花中貴其泥雨不滑也 聽寺鐘謁齋 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貧窶

修進常患口食不給每聽會口寺齋鐘動輒詣謁為寺僧所厭自此乃齋後扣鐘冀其晚至而 至富敵貴 元皇嘗召王元寶

不逮食也後入登台座連出大鎮拜荆南節度有詩題會口寺云曾遇開齋飯後鐘蓋為此也 至富敵貴 元皇嘗召王元寶

問其家財多少對曰臣請以絹一疋繫陛下南山樹盡臣絹未窮又元皇御舍元殿望南山見一白龍橫亘山間問左右皆

言不見令急召元寶問之元寶曰見一白物橫在山頂不辨其狀左右貴臣曰何則臣等不見元皇曰我聞一可一朕

天下之貴元寶天下之富故見耳元寶又年老好戲謔出入 軟盤 彭乘墨客揮犀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鄰有一豪家日聞歌鐘

市里為人以錢文有元寶字因呼錢為王老盛流於時矣 軟盤 彭乘墨客揮犀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鄰有一豪家日聞歌鐘

為何人對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歲並無兄弟家妻與羅綺者數十人曼卿求欲見之其人曰郎君素未嘗接士大夫他人必

不可見然喜飲酒屢言聞學士能飲酒意亦似欲相見待談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即著帽往見之坐於堂上久之方出

主人著頭巾繫勒帛不具衣冠見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禮引曼卿入一別館供帳赫赫然坐良久有二鬟妾各持一小槃至曼卿

前槃中紅牙牌十餘其一槃是酒凡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其一槃肴饌各令擇五品既而二鬟去有羣妓十餘人各執肴果

樂器雜服人皆豔麗粲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羣妓執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別其 食烏味草 王稱東都事畧范仲淹

左右京師人謂之酒五行羣妓皆退主人者亦翻然而去畧不措客曼卿獨步而出 食烏味草 王稱東都事畧范仲淹

所至除淫祀賑乏絕民有酒五行羣妓皆退主人者亦翻然而去畧不措客曼卿獨步而出 食烏味草 王稱東都事畧范仲淹

擷草以進請示六宮貴戚戒其侈心 足穀翁 趙德麟侯鯖錄唐韋宙善治生江陵田產極盛除廣帥宣宗戒之曰番馬珠翠

也 擷草以進請示六宮貴戚戒其侈心 足穀翁 趙德麟侯鯖錄唐韋宙善治生江陵田產極盛除廣帥宣宗戒之曰番馬珠翠

子史精華卷九十八

人事部二

門第

白屋 子華子先大夫文子之志也好學而能受規諫立若不勝衣言若不遷之宗 子華子凡此三主者晉國之世臣也所謂

行 單族後門 子華子於一之下者四十有六人皆能獲其赤心公家賴焉 不遷之宗 崇蘊穹窿而一也按三主樂范中

矣 家傳七世 文子越公初見子過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薛公 宗周之介子 文子通也一 司商協名姓 國語

清謂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 三卿五大夫 國語夫郤氏晉之寵人也 得姓 國語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一者十四

也 世世將家 史記項羽紀項氏 世家子弟 史記平準書所忠言一 富人 五世相韓 史記留侯世家韓破良家僅三

刺秦王為韓報仇以 萬石君 史記萬石君傳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 李氏世將 史記李

大父父 故 萬石君 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 齊楚大族五姓 漢書高祖紀九年冬十一月從 關中與利

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 齊楚大族五姓 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 關中與利

田宅 師古曰 通籍 漢書元帝紀令從官給事官司馬中者得為大父母父母兄弟 一 注應劭 任子 漢書哀帝紀除 令

利謂便好也 通籍 曰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官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 任子 漢書哀帝紀除 令

產若子一人為郎不以德選故除之師古曰任者保也 命家 漢書食貨志令 田三輔 五將世權 漢書五行志其後富盛

遺子黃金滿贏不如一經 漢書韋賢傳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食邑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為相五歲地節三年

長子方山為高寢令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留魯守墳墓少 一門九侯二十朱輪 漢書李尋傳將軍 按五將謂王

子元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 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 十侯五大司馬 漢書外戚傳孝元王皇后成

此按尋語 重侯累將 漢書王商史丹傳喜傳贊自宣元成哀外戚與者許史三王 帝母也家凡 侯師古以為鳳詞禁為侯不重數也 綺襦紈袴之間 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

出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非其好也家有賜書漢書敘傳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三世成名漢書敘傳子政四姓

小侯後漢書明帝紀為開立學校置五經師袁宏漢紀承平中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功臣子弟莫不受元功之族後漢書和帝紀故太尉鄧東京莫與為比後漢書鄧禹傳禹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

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鉅鹿大姓承制拜為騎都尉授以節令安集趙魏世任河西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

可勝數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無復以相率當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觀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漢

時變動議既定而各謙讓咸以融為吏人所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漢

書寶融傳融長子穆尚內黃公主代友為城門校尉穆子勳尚東海恭王疆女沘陽公主友子固亦尚光武女涅陽公主顯宗

即位以融從兄子林為護羌校尉寶氏皆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

於親戚功臣八子皆二千石後漢書馮勤傳會祖父陽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右姓擁眾保營石姓猶高姓也一宗五侯後

中莫與為比八子皆二千石後漢書馮勤傳會祖父陽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右姓擁眾保營石姓猶高姓也一宗五侯後

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於楚乎出自管仲後漢書陰識

適楚為捨大夫因而氏焉三皇后六貴人後漢書梁冀傳冀一門前後七封侯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神光照社後漢書

自昭帝封安世至吉經歷繁父子兄弟代為帝師後漢書桓彬傳論自榮至典世宗其道一大將軍夫傳國八世後漢書

亂二百年間未嘗譴黜封者莫與為比父子兄弟代為帝師後漢書桓彬傳論自榮至典世宗其道一大將軍夫傳國八世後漢書

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見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為東京名族東京名族上

二千石後漢書秦彭傳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為潁川太五世二千石後漢書李章傳李章字第公八世博士後漢書歐陽

守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五世二千石後漢書李章傳李章字第公八世博士後漢書歐陽

字正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名公之子後漢書劉翊傳河南神拂郡引為功曹翊曰拂四世五公袁公路近在壽春此

傳伏生尚書至歛皆為一門三方冠蓋吳志諸葛瑾傳瑾吳書曰初瑾為大將軍而弟亮為蜀丞相二子恪繼繼世名貴晉書何

君伯蔚位至侍中尚書自以皆多過度性既輕物輸札簡傲城冀方右族晉書歐陽建傳歐陽建九世清德晉書羊

陽王尼兒綏書疏謂人曰伯蔚居亂而豪矜乃爾豈其免乎授綏何遵子冀方右族晉書歐陽建傳歐陽建九世清德晉書羊

吏二千石至祐劉最為祖晉書劉頌傳世為名族同郡有雷蔣毅魯四姓著姓晉書段灼傳段灼字休然盛威豪門晉書

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貴介公子神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盛門晉書夏侯湛傳累世官族晉書索靖傳索靖字幼

勿復取子弟貴介公子神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盛門晉書夏侯湛傳累世官族晉書索靖傳索靖字幼

旄將帥之家與潯陽周氏為輩而人物不及也軒冕相襲見方雅之族晉書周顛母李氏傳字緒秀汝南人也少時在室頭父

傳應貞字吉甫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子也軒冕相襲見方雅之族晉書周顛母李氏傳字緒秀汝南人也少時在室頭父

自漢至魏軒冕相襲見方雅之族晉書周顛母李氏傳字緒秀汝南人也少時在室頭父

父兄不許秀秀日門戶珍碎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矣父兄許之遂生穎及嵩穎而穎等既長秀謂之日我

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為親親者吾名公孫宋書謝景仁傳景仁與百僚同見北舍宋書謝弘微傳建昌國

亦何惜餘年頭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為名公孫宋書謝景仁傳景仁與百僚同見北舍宋書謝弘微傳建昌國

侯既不措意今可依常分送王氏青箱學宋書王准之傳王准之字元會琅邪臨沂人高祖彬尚書僕射會祖彪之尚書令祖

弘微重違混言乃少有所受王氏青箱學宋書王准之傳王准之字元會琅邪臨沂人高祖彬尚書僕射會祖彪之尚書令祖

無賤族宋書恩倖傳序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

劉毅所云布衣素族齊書高帝紀詔曰吾本金張世族袁楊鼎貴齊書褚淵王儉傳論自

起於世不絕公齊書柳世隆傳出為虎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虎威華儕齊書江謐傳謐教日江謐寒士誠當不

可遷掌烏衣齊書王僧虔傳遷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向來多不居憲臺王氏以分枝雖謝文通乃忝武達齊書王僧虔

罷沉南令僧虔以為征北板行參軍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曰五常之始文武為先文則經一門二台司齊書王僧虔傳

緯天地武則撥亂定國僕一門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則有實可畏懼乃固辭不拜上優而許之兄弟三人皆

為司直齊書沈冲傳冲與兄淡淵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腰鼓兄弟劉尹樹齊書劉瓛傳瓛晉丹陽尹儉六世孫也少篤學博通五

獻在座案指庭中柳樹謂瓛曰人謂此是晉宋未有也劉尹樹齊書劉瓛傳瓛晉丹陽尹儉六世孫也少篤學博通五

時一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晉宋未有也劉尹樹齊書劉瓛傳瓛晉丹陽尹儉六世孫也少篤學博通五

會高竝台輔齊書王融傳祖僧達馬糞諸王梁書王志傳志家世居建康榮中

人事部 門第

里馬糞巷父僧虔以來門風多寬

知志尤敦厚所歷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客嘗盜脫志車輦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
賓客遊其門者專覆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為長者
尚始與王女繁昌縣主不惠為學生所強遂離婚嫁謝王王曰此自上帝僕極
不願如此峻曰臣大祖是謝仁祖外孫亦
竊見秘書丞琅邪王暉年二十一
蟬冕交映台表相襲
帝籍慶流子孫斯為盛族矣王暉等承
爵位蟬聯文才相繼
藉茲基國華是貴子有才行可得而稱
應氏並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世擅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
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世者也沈少傳約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
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已來未有
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
壯武八葉
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已來未有
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
壯武八葉
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已來未有
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
壯武八葉

深求 閩中著姓 侯官人也世為 王與馬共天下
南史王弘傳論晉自中原沸騰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年
交結 侯官人也世為 王與馬共天下
南史王弘傳論晉自中原沸騰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年
交結 侯官人也世為 王與馬共天下
南史王弘傳論晉自中原沸騰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年

楚大夫屈到後 南史到之傳到之字道豫
由江敬謝藩我不得措此意
南史江敬傳先是中書舍人紀僧真幸於武帝
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敬坐定敬便命左右曰移吾牀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時人重敬風
格不為禮 世為侍中 萬載 皆有各行慧曉伯父仲元又為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
南史韋獻傳時吏部尚書韋世康兄弟顯貴隋
南史陸慧曉傳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為吳郡太守入閩門曰 百代卿族
文帝從容謂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
南史陸慧曉傳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為吳郡太守入閩門曰 百代卿族
文帝從容謂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

南史陸慧曉傳 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為吳郡太守入閩門曰 百代卿族
文帝從容謂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
南史陸慧曉傳 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為吳郡太守入閩門曰 百代卿族
文帝從容謂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

南史陸慧曉傳 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為吳郡太守入閩門曰 百代卿族
文帝從容謂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
南史陸慧曉傳 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為吳郡太守入閩門曰 百代卿族
文帝從容謂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

南史陸慧曉傳 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為吳郡太守入閩門曰 百代卿族
文帝從容謂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
南史陸慧曉傳 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為吳郡太守入閩門曰 百代卿族
文帝從容謂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

南史陸慧曉傳 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為吳郡太守入閩門曰 百代卿族
文帝從容謂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
南史陸慧曉傳 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為吳郡太守入閩門曰 百代卿族
文帝從容謂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

南史陸慧曉傳 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為吳郡太守入閩門曰 百代卿族
文帝從容謂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
南史陸慧曉傳 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為吳郡太守入閩門曰 百代卿族
文帝從容謂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

南史陸慧曉傳 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為吳郡太守入閩門曰 百代卿族
文帝從容謂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
南史陸慧曉傳 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為吳郡太守入閩門曰 百代卿族
文帝從容謂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

南史陸慧曉傳 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為吳郡太守入閩門曰 百代卿族
文帝從容謂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
南史陸慧曉傳 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為吳郡太守入閩門曰 百代卿族
文帝從容謂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

南史陸慧曉傳 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為吳郡太守入閩門曰 百代卿族
文帝從容謂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
南史陸慧曉傳 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為吳郡太守入閩門曰 百代卿族
文帝從容謂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

最即可取之詔召見銓器貌瑛雅世祖 諸杜之最見聲高冠帶
其文武功烈殆無足紀而見重於時 蓋德業儒素有
感悅謂浩曰此真吾所欲也為宗正 魏書浩性剛直好自矜凌獵人物高允重儒文學而雅輕薄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為恨允將婚
過人 河間邢廣平游 於邢氏雅 允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 一不勝 一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貴已賤人皆此
也 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 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為奢淫僭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謂足成名家 清第 魏書
傳高祖詔曰歷觀古事求能非一或承藉微蔭著德當時或見彼幽陋流名後葉故毛遂起賤奮抗楚之辯苟有才能何必拘
族也彪雖宿非 一本關華資然識性嚴聰學博墳籍剛辯之才頗堪時用兼受吏若家載宜朝美若不賞庸叙績將何以勸
獎勤 臣家未肯推 魏書宋弁傳弁性矜伐自許齊膺高祖以郭祚晉魏名門從容謂弁曰卿固應推郭祚之門也弁笑曰
出後高祖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身良自 先賢後哲頓在一門 魏書郭祚傳祚幸長安行經渭橋過郭准廟問祚曰是卿祖宗
不惡乃復欲以門戶自矜殊為可怪 聖自惟幸甚因敕以大牢祭准廟令祚自撰祭文 關西風氣 魏書李球之傳球之雖以儒素自業而每語人言吾家世 一門
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 北齊書斛律金傳 尊寵之盛當時莫比 府戶 北齊書魏蘭根傳正光末尚書令李崇為本郡都督率眾
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垂實號曰 役同斷養官婚班齒致失清
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更張琴瑟今也其時靜境寧邊事之大者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
免為民入仕次敘一准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 博崔趙李 北齊書崔暉傳暉每以籍地自矜謂盧元明曰天下
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以奏聞事寢不報 盛門惟我與 何事者哉崔暉聞而銜之 勿使崔家
笑人 北齊書崔暉傳 一門婚嫁皆是衣冠之美吉凶儀範為當時所稱妻太后為博陵王納媵妹為妃敕中使曰 四使之門
北齊書李暉傳 暉字處元涉獵文史有家風為太子舍人兼常侍聘陳使副襲爵誼 上門 北齊書馮子琮傳專營婚媾歷選
陽縣男暉與弟繪俱為聘梁使主暉又為使副是以趙郡人士目為 奕奕青紫 北史穆崇傳論穆崇夙奉龍顏早著誠款遂 八柱國家
象笏者百餘人 隋書李穆傳穆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 鼎族高門元功世胄 舊唐書高祖紀隋右驍衛大將
舊唐書高祖紀 皇祖諱虎後衛左僕射封隴西郡公與周文帝及太保李 仍賜姓大野氏 軍李金才光祿大夫李徽並
尉大司馬獨孤等以功參佐命當時稱為 我李氏昔在隴西富有龜玉降及祖 福福姻姬帝室及舉義兵四海雲
無愧前修 舊唐書裴叔業傳叔業高祖嘗從容謂叔業曰我李氏昔在隴西富有龜玉降及祖 福福姻姬帝室及舉義兵四海雲
何曹參起自刀筆吏也惟我 二家兄弟各為人物之選 舊唐書溫大雅傳初大雅在隋與顏思魯俱在東宮官博與思魯弟愨
與公千載之後 矣 楚同直內史省將與愨弟遊秦典校秘閣 一時

少時學業頗氏為盛族以外戚崇寵一家之內駙馬三人王妃五人贈皇后一人三品以上官二十餘人遂為一

世襲大人之號魏室功最居多以榻置笏重疊於其上舊唐書崔義元傳開元中神慶子琳等皆至大官奉從數十人超

才擢第隋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以榻置笏重疊於其上舊唐書崔義元傳開元中神慶子琳等皆至大官奉從數十人超

父子三人皆至宰相代嗣立為天官侍郎頃之及代嗣立知政事及承慶卒又代為黃門侍郎前後四職相代又

三代為省轄天寶七載又為河南尹遷尚書左丞衣冠榮之門標六闕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

雲搏水擊變為鼎門非德及慶鍾安能及此可畏不可恃冠內廷者兩代襲侯伯者六朝

節風教為衣冠顧瞻明孫誼又虞世南外孫神功中為蘇州刺史常因視事司馬清河張沛通謁沛即侍中文雅之子誼揖之

甲門高姓不可下嫁舊唐書東謝鑿傳其首領謝元深既世為會長其部落皆地親望高

右膏梁左寒賤是詔士廉與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責天下諸牒參考史傳檢正真偽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

新門舊望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為九等號曰氏族志而崔幹仍居第一帝曰我於崔盧李鄭

無嫌顧其世衰不復復冠冕猶恃舊地以取貴不肯自下然自高取賤不辭人問何為貴之齊據河北梁陳在江南雖有人

物偏方下國無可貴者故以崔盧王謝為重今謀士勞臣以忠孝學藝從我定天下者何容納貨舊門向聲背實昏為榮耶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言其功其德為公卿大夫世世不絕此謂之門戶今皆反是豈不惑邪朕以今日冠冕為

等級高下遂以崔幹為新門舊望上氏族志崔盧李鄭七姓十家溫范陽盧子遠盧澤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

第三姓班其書天下名宗望姓唐書高士廉傳贊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時人皆士著故舉郡國自表而譜

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見三后族唐書高士廉傳贊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時人皆士著故舉郡國自表而譜

臣家在漢再為外戚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夙夜懼不克任四第同時列戟

帝笑曰公以我我耶關東人與崔盧婚者猶自矜大公世為帝戚不亦貴乎

子少師以衣冠罕比者韓陳許鄭魯衛趙魏為多唐書張說傳后嘗問諸儒言氏族皆本炎黃之裔則上古乃無

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始為賜族久乃為姓降唐虞抵戰國姓族漸廣周衰列國既滅其民各以舊國為之氏下及兩漢

人皆有姓故姓之以國者朱紫滿門唐書田弘正傳常欲變山東承襲舊風故悉遣門功

為太子舍人五韓穆二門唐書穆寧傳先是韓休家訓子姪至南鄭相北鄭相

唐書王錡傳錡附太原王閻家子唐書杜兼傳僚官韋時望國籍

等而次之東眷西眷中眷五代史雜傳裴韓字司東河東人也裴氏自晉魏以來世衣冠舊族

相鄉勳賢里宋史侯益傳天祐四年晉祖追念虎牢之功遷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遣中使謂益曰朕思卿前年

更執國政三世四人宋史呂夷簡傳居氏一世家之盛則未之有也世絲綸集

人事部 門第

以石室名其家 宋史文苑傳文同漢文翁之 六世相繼為宰相 金史劉彥宗傳遠祖唐盧龍節度使石晉 程一舉 宋史楊文仲傳七歲而 多一門之遇 三世守鄉郡 宋史韓肖胄傳琦守相作畫錦堂治作榮歸堂肖胄又 三世以是經收效 孤母胡年二十有八守 節自誓教養諸子文仲既冠以春秋貢其 五世登科第三世掌詞命 宋史葛邲傳邲字楚輔其先居丹陽後徙吳興世以儒 母喜曰汝家至汝 矣 矣 學名家高祖密至邲 大父勝仲至邲 矣 矣

李金吾家 金史李獻能傳李獻能字欽叔河中人先 舅甥之貴 元史后妃表元初因其國 族不娶庶姓非此族也不 居嫡選當時史臣以為 蓋有 天其以廉為吾宗之姓 元史布魯海牙傳拜廉使命下之日子希憲適生喜曰吾聞 周姬齊姜之遺意歷世守之固可嘉也 古以官為姓 三狐五馬 常璩華陽國志巴志閬中縣大 書生門 節分符先後相望 元史胡長孺傳發州永康人當唐之季其先自天台來徙 姓有 為四姓三國之間四姓盛焉 駝李 戶 刺史白爾以來雖無名德重位世世作 顧陸朱張 劉義慶世說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註吳錄 張鷟朝野僉載後魏孝文帝定四姓龍西李氏大姓恐不入星 黃犢子草 張鷟朝野僉載隋開皇中京兆韋家有如日桃符每 夜乘明馳倍程至洛時四姓已定訖故至今人謂之 焉 征討將行有膽力衰至左衛中郎以桃符久從驅使 乃放從良桃符家有黃犢宰而獻之因問衰乞姓衰曰止從我姓為韋氏符 稱隴西李模而不銜 李肇國史補李模酒泉公義 四頭曰不敢與郎君同姓衰曰汝但從之此有深意故至今為 李肇國史補四姓惟鄭氏不離榮陽有 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懷州 岡頭盧澤底李士門崔 李肇國史補四姓惟鄭氏不離榮陽有 刺史與人書札惟 李肇國史補四姓惟鄭氏不離榮陽有 銀質而 鈿鏤王家 見天下一家 李肇國史補楊氏自楊震號為關西孔子葬於潼亭 修竹楊家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相國楊收 直蘭溪縣主簿生四子發假收嚴者登進士第收即大拜發以下皆至丞郎發以春為義其房子以視以乘為名假以夏為義 其房子以夏為名收以秋為義其房子以鉅鏤鏤鏤為名嚴以冬為義其房子以注涉洞為名盡有文學登高第號曰 與靜恭諸 欲一見卿家譜 邵伯溫聞見前錄 劉焜為龍圖閣直學士權開封府明肅太后朝獨召對后日知卿名族十 楊比於華盛 數世 恐與吾同宗也 焜曰不敢後數問之度不可免因陸對為風眩仆而出 不在 五派之中 馬永卿懶真子杜氏凡五房一京兆杜氏二杜陵杜氏三襄陽杜氏四涇水杜氏五漢陽杜 宰相郎君狀元先輩 關 之混水燕談錄蘇德祥漢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進士第一人登第初還鄉里太守 百年家鳳闕 陸游老學菴筆記晁氏世居 蜀宴以慶之作樂伶人致語曰昔年隨侍嘗為 豈以其仕宦不達而諸杜不通譜系乎何家譜之見遺也 宰相郎君狀元先輩 人及元符上書籍記不許入國門者數人以道其一也嘗於鄭洛道中遇陸堯作 身為宰相再見子入政府 王明清揮塵前錄 詩云沙場尺筮致堯潭玉陛俱承雨露恩自笑 一生賜斷國西門 一

父子四上鑾坡弟兄三陪鳳閣 張世南游宦紀聞陳文忠公堯叟字唐夫端拱二年狀元及第文惠 公堯佐字希元端拱二年舉進士第十六人康肅公堯咨字嘉謀咸 平三年狀元及第三人皆秦國公省華之子也方仲弟希元登第之明年賜緋與父省華同日歟秘書丞故唐夫有故事云 桂驪珠連歲有弟兄之美魚章象簡同聯父子之榮吾鄉三洪皆忠宣公皓之子也兄弟連中詞科紹興十三年忠宣以徽 猷學士直翰苑紹興二十九年其仲子文安公遵始入西省隆興二年文惠公適繼之乾道二年文敏公適又繼之相距 首尾二十二年故景廬有謝表云 一相承 一之直 一在望 一之游 二事實為本朝儒林榮觀之盛

考康寧 其一 父子四上鑾坡弟兄三陪鳳閣 張世南游宦紀聞陳文忠公堯叟字唐夫端拱二年狀元及第文惠 公堯佐字希元端拱二年舉進士第十六人康肅公堯咨字嘉謀咸 平三年狀元及第三人皆秦國公省華之子也方仲弟希元登第之明年賜緋與父省華同日歟秘書丞故唐夫有故事云 桂驪珠連歲有弟兄之美魚章象簡同聯父子之榮吾鄉三洪皆忠宣公皓之子也兄弟連中詞科紹興十三年忠宣以徽 猷學士直翰苑紹興二十九年其仲子文安公遵始入西省隆興二年文惠公適繼之乾道二年文敏公適又繼之相距 首尾二十二年故景廬有謝表云 一相承 一之直 一在望 一之游 二事實為本朝儒林榮觀之盛

子史精華卷九十八 人事部 門第 五

長纓甚貴韓非子鄒君服左右皆服長纓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越人安越楚人安楚荀子嘗之

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其服不挑流汗荀子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裸入衣出呂氏春秋禹之裸陸事寡水事衆南

地德淮南子含哺而游鼓腹而熙交於於彈骨嚼臂淮南子故胡人越人中鬚首括領冠笄淮南子

一也註鬚音撮以泉束髮括結鬚斷也周士肆秦士拘揚子揚子之也百夫決拾國語夫一人善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國語

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不能居其吹竿鼓瑟擊築彈琴不敵人之善不言人之惡戰國策江乙為

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鬪雞走犬六博踰鞠家敦而富志高而揚見不敵人之善不言人之惡魏使於楚謂楚

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窮鄉多異戰國策窮鄉多異曲鳴雞吠狗烟火萬里亦未嘗至市井亦未嘗至市井

餘錢可謂和樂者乎自年六七十翁游效嬉戲如小兒狀史記律書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固其欲然能不擾亂

君子所稱有德居官者以為姓號史記平準書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粟陳皆滿而

可食者長子孫也徐廣曰漢書地理志云魯濱洙泗之間其民涉渡幼者輕心史記三王世家天江之南五湖之間其

扶老者而代其任俗既博長老不自安與幼者相讓故曰斷斷如輕心史記三王世家天江之南五湖之間其

民俗好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史記循吏傳子產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童子不犁時二年市不

然史記汲黯傳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齊魯於文學其天性史記儒林傳夫之間仰機利而食

貨殖傳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邱紆淫地餘民俗慢急驢欣交通欣然以享其土而天下治以船為家漢書五

少慮史記貨殖傳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越胡上谷中具五民史記貨殖傳臨淄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

搖怯於衆鬪勇於持刺故多胡人者大國之風也其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

於禮故其民嚴凝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刑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飯稻羹魚果脯贏蛤

史記貨殖傳楚越之地地廣人稀或火耕而水驢欣交通欣然以享其土而天下治以船為家漢書五

地以魚為食繫水土之風氣隨君上之情欲漢書地理志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故謂之俗鄉黨慕循其迹

以文辭顯於世漢書地理志初太子丹不愛後宮美女呂至今猶然飲食以籩豆漢書地理志殷道衰其

勇士民化為俗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後稍廢止然終未改飲食以籩豆漢書地理志殷道衰其

禮義田蠶織作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冠帶履履天下合諸侯成霸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

其田民物號為漢書地理志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序衰壞地隳民衆頗有桑麻之

來魯東海多至卿相魯東海多至卿相見上氣力漢書地理志齊魯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承聚會聲色生焉故

齊魯東海多至卿相魯東海多至卿相見上氣力漢書地理志齊魯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承聚會聲色生焉故

齊魯東海多至卿相魯東海多至卿相見上氣力漢書地理志齊魯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承聚會聲色生焉故

齊魯東海多至卿相魯東海多至卿相見上氣力漢書地理志齊魯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承聚會聲色生焉故

齊魯東海多至卿相魯東海多至卿相見上氣力漢書地理志齊魯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承聚會聲色生焉故

齊魯東海多至卿相魯東海多至卿相見上氣力漢書地理志齊魯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承聚會聲色生焉故

齊魯東海多至卿相魯東海多至卿相見上氣力漢書地理志齊魯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承聚會聲色生焉故

齊魯東海多至卿相魯東海多至卿相見上氣力漢書地理志齊魯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承聚會聲色生焉故

齊魯東海多至卿相魯東海多至卿相見上氣力漢書地理志齊魯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承聚會聲色生焉故

齊魯東海多至卿相魯東海多至卿相見上氣力漢書地理志齊魯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承聚會聲色生焉故

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
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眾咸稍解風俗頗革
者悉殺之奠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 汝南月旦
九真俗以... 不知牛耕民常告糶交趾每致困乏
延乃令鑄作田器救之壘關田疇歲歲開闢百姓充給
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老老眉皓首若邪山谷間出入齋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日父老何自若對曰山谷
鄆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
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龍曰吾政何 浴佛設酒飯
及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家書老莊象
人戶每... 豪侈相高 晉書王導傳自魏氏以來迄於
布席於路經數十里 太康之際公卿世族
儒林傳序有晉始自中朝迄於江左莫不
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為流俗目縱誕以清高遂使憲章廢弛名教頹毀 事佛者十室而九
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於永貴里立波若臺於中宮 人胥除國子水嬉
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
七月十四日也自魏以 挾琴容飾赴曲和作
後但用三日不以已也 君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寇在所以感之而已北土重同姓
營膳若不至者以為不義不為鄉里所容 吳音不變 齊書顧琛傳宋世江東達者會稽孔季恭
此州地不為曠西界荒餘密邇寇虜北 出騎射 齊書張敬兒傳南陽新野風 歌聲舞節衫服華粧
垂簫條... 民不識義性戰是習 而敬兒尤多膂力 魏書邢巒傳巴西南鄭相離一千四百
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 桃花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蓋以百數 文學箋啓往往可觀冠帶風流亦為不少
統統勢難故增立巴州鎮靜夷獫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浦何楊非唯五三族落雖在山居多有豪右
靜比建議之始嚴元思自號巴州刺史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西廣表一千戶 盛飾子女以招遊客
餘四萬若彼立州鎮攝華獫則大帖民情從整江以還不復勞征自為國有 仕宦之鄉陶染成俗
稱王僻遠一隅不聞華土楚申公巫臣竊妻以奔教其軍陣然後乃知戰伐 此其土風也 而一習於風故則
由是晚與中國交通俗氣輕急不識禮教... 此其土風也 而一習於風故則
上極惟日此間人物衣服鮮麗容止 閑田與讓相稽反唇
閑雅良中... 而一習於風故則 蓬室柴門食必

五月五日為鬪力之戲 隋書地理志京口東通吳會南接江湖西連都邑亦
各料 一年蠶四五熟 隋書地理志豫章之俗頗同吳中少爭訟而尚歌舞
動於紡績亦有夜沈紗而旦成布者俗呼為雞鳴布 雞鳴布見銅鼓
海交趾各一都會也並所處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璣奇異珍瑋故商賈至者多取富焉其人性和平易與逆節惟結實踞乃
其舊風其俚人則質直尚信諸蠻則勇敢自立皆重賄輕死惟富為雄居崖處盡力農事刻木以為符契言誓則至死不敗
父子別業父貧乃有質身於子諸獠皆然並鑄銅為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同類來者有豪富子女則以金銀為大
銀執以扣鼓竟乃雷遺主人名為... 俗好相殺多構怨欲相攻則鳴此鼓到者如雲有鼓者號為都老羣情推服 競
渡牽釣 隋書地理志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莫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擗爭歸
競會亭上習以相傳為... 之戲其迅捷齊驅擢歌亂響喧振水陸觀者如雲諸郡率然而南郡襄陽尤甚二郡又有
皆存鼓節翠歌謠振驚遠近俗云以此厭勝用致豐稔其事亦傳於他郡 好食榆葉 北史魏高涼王孤傳先是河南人常
踏榆 以刀尺相問遺 舊唐書德宗紀乙卯詔四序嘉辰歷代增置漢崇上巳晉紀重陽或說禳除雖因舊俗與眾共樂咸合當
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數內外官司休假一日宰臣李泌請中和節日令百官進農書司農獻 畏鬼惡疾 舊唐書高士廉傳
種程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 村社中和之酒祭句芒以祈年穀從之
蜀土俗薄... 父母病有危殆者多不親扶 竹茅為屋 舊唐書宋璟傳廣州舊俗皆以
侍杖頭掛食遙以哺之士廉隨方訓誘風俗頓改 瓦改造店肆自是無復延燒之患人皆懷惠立頌以紀其政 家
有鶴膝戶有犀渠 舊唐書鄭惟忠傳詩諷俗頓改 如或禁之豈無驚擾邪遂寢 黃阮 唐書宗室高士廉傳四遷至黃門
度使太原俗為浮屠法者死不葬以屍棄郊餉鳥獸號其地曰... 有狗數百頭 賣膏 唐書高士廉傳劾太宗嘗以山東士人
習食膏頗為人患吏不敢禁擢至遣捕羣狗殺之申厲禁條約不再犯遂革其風 貢膏 尚開閣後雖衰子孫猶負世望嫁娶必
多取賞故人 以紙寓錢 唐書王夔傳漢以來葬喪皆有瘞錢後世 獻生子 唐書李泌傳泌請以二月朔為中和節民間以青囊
謂之... 里俗稍... 為鬼事至是與乃用之 出孝 唐書韋瓘傳瓘葬隣伍會 山東人質江左人文關中人
示務 山棚 唐書呂元膺傳東畿西南通鄧統川谷曠深多麋鹿人 集相與酣醉名曰... 糲沃以蜜粟沃以酪 五代史四
本 業射獵而不事農遷徙無常皆趨悍善鬪號曰... 之... 故尚貴戚其泰可與也 糲沃以蜜粟沃以酪 五代史四
雄代北人武 與也... 之... 故尚冠冕其達可與也... 之... 故尚貴戚其泰可與也 糲沃以蜜粟沃以酪 五代史四
闢其食... 強伎 宋史地理志河北人性質厚少文多專經術大 踏青藥市 宋史地理志川陝四路地狹而腴民勤耕作無
一一之... 宋史外國傳其風俗正月一日率象周行所居 遊船戲上蒸天 遼史禮志人日俗煎餅 刻木為兔分朋馬射
集尤盛焉 逐邪 然後驅逐出郭謂之... 四月有遊船之戲 遊船戲上蒸天 遼史禮志人日俗煎餅 刻木為兔分朋馬射

人事部 風俗
遊船戲上蒸天 遼史禮志人日俗煎餅 刻木為兔分朋馬射

遊船戲上蒸天 遼史禮志人日俗煎餅 刻木為兔分朋馬射

遊船戲上蒸天 遼史禮志人日俗煎餅 刻木為兔分朋馬射

遊船戲上蒸天 遼史禮志人日俗煎餅 刻木為兔分朋馬射

遊船戲上蒸天 遼史禮志人日俗煎餅 刻木為兔分朋馬射

遊船戲上蒸天 遼史禮志人日俗煎餅 刻木為兔分朋馬射

遊船戲上蒸天 遼史禮志人日俗煎餅 刻木為兔分朋馬射

遊船戲上蒸天 遼史禮志人日俗煎餅 刻木為兔分朋馬射

遊船戲上蒸天 遼史禮志人日俗煎餅 刻木為兔分朋馬射

遊船戲上蒸天 遼史禮志人日俗煎餅 刻木為兔分朋馬射

遊船戲上蒸天 遼史禮志人日俗煎餅 刻木為兔分朋馬射

遊船戲上蒸天 遼史禮志人日俗煎餅 刻木為兔分朋馬射

遊船戲上蒸天 遼史禮志人日俗煎餅 刻木為兔分朋馬射

遊船戲上蒸天 遼史禮志人日俗煎餅 刻木為兔分朋馬射

遊船戲上蒸天 遼史禮志人日俗煎餅 刻木為兔分朋馬射

遊船戲上蒸天 遼史禮志人日俗煎餅 刻木為兔分朋馬射

遊船戲上蒸天 遼史禮志人日俗煎餅 刻木為兔分朋馬射

遊船戲上蒸天 遼史禮志人日俗煎餅 刻木為兔分朋馬射

禮志三月三日為上巳國俗... 以船為車以楫為馬... 趨絕晝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 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

日給月單朝歌暮成... 桓寬鹽鐵論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 家無

斗筲鳴琴在室... 桓寬鹽鐵論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 衛保散獵傾蓋社場... 桓寬鹽鐵論

救之祭春秋修其祖祠... 桓寬鹽鐵論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 朝衣新而暮衣弊... 桓寬鹽鐵論

楚之鄂都車掛載民摩肩市路... 桓寬鹽鐵論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 不諱大諱俗防惡

各不... 桓寬鹽鐵論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 無造次辨麗之氣... 常璩華陽國志俗

風土記蜀之風俗晚歲相與餽問謂之... 桓寬鹽鐵論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 守歲息日... 千寶搜神記江南人九月九

食相邀為別歲至除夕達旦不眠謂之守歲... 桓寬鹽鐵論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 務支熟士大夫共會樹下... 常璩華陽國志江州縣有

半楚... 桓寬鹽鐵論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 珠娘珠兒... 越俗以珠為

食之作五百石子... 桓寬鹽鐵論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 單舟採菱疊舸折菱長歌陽春愛深淥水... 鄒道元水經注博水東南逕穀梁亭南又東逕陽城縣散為澤渚

弱年女子或... 桓寬鹽鐵論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 敦養... 鄒道元水經注陳留風俗傳曰大棘

為嫁娶日... 桓寬鹽鐵論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 開北戶以向日... 鄒道元水經注區粟建八尺表日影

以名郡望北辰星落在天際日在故江淮之俗... 桓寬鹽鐵論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 南移之嶺嶂不踰

倉庚懷春於其北... 桓寬鹽鐵論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 懷甄... 揚街之洛陽伽藍記太傅李延實者莊帝舅也永安年中除青州刺史臨去

迫桑榆氣同朝露... 桓寬鹽鐵論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 溫子昇子昇日聞之尊兄彭城王作青州刺史問其賓客從至青州云齊

士之民風俗淺薄... 桓寬鹽鐵論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 向背連於反掌是以京師語語日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道惡腹中不懷愁懷甄之義起在於此也... 圖雞卵... 社臺卿

此其大較也... 桓寬鹽鐵論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 弄假難... 陳鴻祖東城老父傳諸王世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幣

稱畫那今代猶菜藍... 桓寬鹽鐵論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 扇天下... 李石續博物志山東風俗正月取五姓年十餘歲共卧一榻覆之以衾以箕

新婦子催出來至... 桓寬鹽鐵論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 婦上車登騎而環車三... 以乞巧... 陽雜俎北

拜猪穢及寵妾... 桓寬鹽鐵論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 以所生男女小名呼其父母... 范成式西

長安風俗元日以後... 桓寬鹽鐵論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 不事形勢... 鄒伯溫聞見錄洛中風俗尚名教雖公卿家

吳處厚青箱雜記... 桓寬鹽鐵論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 愛枯敬松... 鄒博聞見後錄

皆美木洛陽獨... 桓寬鹽鐵論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 稱尊老者為波... 范成大吳

食後發嘉州... 桓寬鹽鐵論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 天波日波月波雷波... 見打耗... 程大昌演繁露湖

又曰有所謂天波... 桓寬鹽鐵論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 能知者但相傳云此名... 打耗云者言驚去鬼祟也... 孟蘭盆... 饌享先織竹作盆盃狀貯紙錢承以一竹焚之視盆剖所向

以占氣候謂向北則冬寒向南則冬... 桓寬鹽鐵論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 為婦家承門戶... 范致明岳陽風土記湖湘之民生男往往多作贅生女反招婿舍居

溫向東西則溫寒得中謂之... 桓寬鹽鐵論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 不憚勞苦無復怨悔俗之移人有如此者

此其大較也... 桓寬鹽鐵論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 弄假難... 陳鴻祖東城老父傳諸王世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幣

稱畫那今代猶菜藍... 桓寬鹽鐵論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 扇天下... 李石續博物志山東風俗正月取五姓年十餘歲共卧一榻覆之以衾以箕

新婦子催出來至... 桓寬鹽鐵論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 婦上車登騎而環車三... 以乞巧... 陽雜俎北

拜猪穢及寵妾... 桓寬鹽鐵論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 以所生男女小名呼其父母... 范成式西

長安風俗元日以後... 桓寬鹽鐵論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 不事形勢... 鄒伯溫聞見錄洛中風俗尚名教雖公卿家

吳處厚青箱雜記... 桓寬鹽鐵論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 愛枯敬松... 鄒博聞見後錄

皆美木洛陽獨... 桓寬鹽鐵論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 稱尊老者為波... 范成大吳

食後發嘉州... 桓寬鹽鐵論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 天波日波月波雷波... 見打耗... 程大昌演繁露湖

又曰有所謂天波... 桓寬鹽鐵論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 能知者但相傳云此名... 打耗云者言驚去鬼祟也... 孟蘭盆... 饌享先織竹作盆盃狀貯紙錢承以一竹焚之視盆剖所向

以占氣候謂向北則冬寒向南則冬... 桓寬鹽鐵論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 為婦家承門戶... 范致明岳陽風土記湖湘之民生男往往多作贅生女反招婿舍居

溫向東西則溫寒得中謂之... 桓寬鹽鐵論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播菜而播... 不憚勞苦無復怨悔俗之移人有如此者

子史精華卷九十九

人事部 風俗

卷九十九

人事部 風俗

四

子史精華卷一百

人事部四

名譽

光名滿天下

管子四鄰賓客入者說

無翼而飛

管子

管

管

管

管

管

管

外譽內

管子景公使晏子為東阿宰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悅名而死之晏子對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

自長

管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

非道異相

管子其言其行無傳其言則幾乎全

夫欲定一世

管子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

世而無名

管子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

字

管子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

史記

管子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

之而今民奉

管子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

禍不絕也

管子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

名重太山

管子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

右勢不過

管子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

左勢不過

管子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

人事部

名譽

子史精華

卷一百

人事部

名譽

子史精華

卷一百

人事部

名譽

子史精華

卷一百

人事部

名譽

子史精華

卷一百

人事部

名譽

史記張耳陳餘列傳秦滅魏數歲已聞此... 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

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 上譽之不

里不齋糧... 吾聞鄭莊行... 請治行若何也

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 宗正陽城侯劉德

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 輔佐列於方叔

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 而鄭為大冠

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 是京師更謂欽為

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 重樓護為帥陳遵為雄原涉為魁

莫與京兆尹言者... 子雲筆札君卿唇舌

為京兆吏棟博學通達... 雖異然相教友哀帝之末

下惠三黜不去戀父母之邦... 樂於筆駟孔終篇於西狩

白馬陳從事... 歟遺兵不能耐帝議欲討之

劉公一信... 後漢書齊武王續傳

而能獨以信稱者... 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厭詐謀哉

止舍諸將並坐論功... 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

左氏因覽百家羣言... 弟敦字儒卿亦知名援卒後

初即位先訪求茂茂... 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

復興... 後漢書魯丕傳元和元年徵再遷

百姓便之... 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不平

大夫居中東門侯舍... 州事甚悅之賜車馬衣被

得官顯宗敕自整飾... 示遠宜選有威容者帝乃

池廣拓土田郡內... 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

百姓歌曰桑無附枝... 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

稱公然則公者仁德... 公之德而無四牡之路可

門衛令容高車號為... 黃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

客往來之利楷疾其... 鴻傳蕭宗詔鴻與廣平

制問難待中淳于... 追謁不及謂主簿曰趙君

人事部 名譽

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

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 同等與實長君善季布聞之

說足下足下無往因請書... 大悅引入留數月為上客

爭為之死者殺入亡之吳... 郵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

里不齋糧... 吾聞鄭莊行... 請治行若何也

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 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

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 而鄭為大冠杜子夏

南陽朱季 後漢書朱暉傳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樂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為求其理 天下第一 胡廣傳

長大會諸吏真自於隔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舉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為 萬事不理問伯始天

下中庸有胡公 後漢書胡廣傳性溫柔謙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奏道 比東海于公 後漢書郭躬傳父弘習

為決曹掾斷獄至二十年用法平諸為弘 子國有顏子 後漢書黃憲傳世貧賤父為牛醫顏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

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之 若袁閔所未及勞問逆日子園有顏子寧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閔然

關西孔子 後漢書楊震傳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何郁明 八俊 後漢書周舉傳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

州刺史馮羨尚書樂巴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威罪顯明者

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為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 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 荀爽亦為八俊 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 後漢書王符傳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雁門太守

則趙典朱寓亦為八俊 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 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後漢書荀爽傳幼而好學年

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 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吊不 前有趙張三王後有邊延二君 後漢書延篤傳從父爽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仁愛恤

行徵命不應類川為之語曰 嗚呼先是陳留邊鳳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 三君 後漢書黨錮傳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

人為之語曰 陳蕃為三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也

而濟眾賓望為神仙 後漢書郭太傅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 平輿淵有二龍 後漢書

稱 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達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鄭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遂則敬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悅願謂坐中曰此人 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為

諸君分坐坐 北郭先生 後漢書廖扶傳常居先人家刺未會入城市太守謁候先為諸生從扶學後臨 蔣氏翁任氏童 魏志王

任報別傳曰報樂安博昌人世為著姓夙 高俊 蜀志龐統傳雅好人流經學 四英 葛亮孫琦費禕及九為四相一號也 德

行揚君 蜀志楊儀傳註楚國先賢傳云儀兄弟處字城方少有德行為江南冠冕 比肩 吳志吾梁傳孫河為縣長梁為小吏河深

不還為長史治有名迹雖起孤微 與同郡陸遜上靜等 齊聲矣 名擅北州 才藻美瞻 一時人為之語曰渤海赫赫馮陽堅石 與山俱傳 晉書羊祜傳

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前哲令聞望必 此 常言高崢為谷

當如公言耳 杜武庫 數朝野稱善號曰 言其無所不有也 好為後世名 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勳績一沉萬山

諸君分坐坐 北郭先生 後漢書廖扶傳常居先人家刺未會入城市太守謁候先為諸生從扶學後臨 蔣氏翁任氏童 魏志王

任報別傳曰報樂安博昌人世為著姓夙 高俊 蜀志龐統傳雅好人流經學 四英 葛亮孫琦費禕及九為四相一號也 德

行揚君 蜀志楊儀傳註楚國先賢傳云儀兄弟處字城方少有德行為江南冠冕 比肩 吳志吾梁傳孫河為縣長梁為小吏河深

不還為長史治有名迹雖起孤微 與同郡陸遜上靜等 齊聲矣 名擅北州 才藻美瞻 一時人為之語曰渤海赫赫馮陽堅石 與山俱傳 晉書羊祜傳

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前哲令聞望必 此 常言高崢為谷

當如公言耳 杜武庫 數朝野稱善號曰 言其無所不有也 好為後世名 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勳績一沉萬山

之下一立岷山之上曰 後進領袖 秀年十歲有詣徵者出則過秀時人為之語曰 有裴秀 言談林藪 廣嘗與頴清言

欲以理服之而頴辭論豐博廣笑 金聲中朝玉振江表 晉書衛玠傳大將軍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錕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

而不言時人謂頴為 正始之音 八達 晉書安平獻王孚傳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字長兄朗字伯

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 正始之音 八達 達宣帝字仲達孚弟也字季達宣帝次弟也初字長兄朗字伯

俱知名故時 甚得宗室稱 晉書下邳獻王晃傳晃孝友貞 儻望 晉書扶風武王駿傳年五六歲能書疏誦論經籍

樂稱首 晉書樂廣傳廣與王行俱宅心事外名重 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 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為之語曰

南鶴北鷹 晉書崔洪傳少以清厲顯名為尚書左丞時人為 復品 晉書閻續傳父卒繼母不慈續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

無怨色孝謹不怠母後意 斂錢為婚 晉書阮修傳修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 竹林七賢 晉書嵇康傳所與神交者惟陳

解更移中正乃得 王氏有子 禮鄉親皆莫日 雲間陸士龍白下荀鳴鶴 荀隱素未相識嘗

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瑯琊王戎 會華坐華日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雲因抗手曰 二陸三張 晉書張允傳允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 稱為子貢

遂為竹林之游世所謂 隱曰 鳴鶴隱字也按華張華 二陸三張 晉書張允傳允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 稱為子貢

晉書羅憲傳師事 敦煌五龍 晉書索靖傳靖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汜衷張彪 清士 晉書周馥傳馥有子密矯密

周周門人 索紱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稱 清士 字泰元性虛簡時人稱為 洛中英

周周門人 索紱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稱 清士 字泰元性虛簡時人稱為 洛中英

晉書劉與傳與字慶孫備明有才局與現並尚書郭奕

吳為黃門侍郎太子輔義都尉吳平

五傳 晉書薛兼傳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

登宰府世稱 元仁粹字也 盛德絕倫郝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

揚州洛中三報 晉書劉與傳祖宏字終報光祿勳宏兄粹字純報侍中宏弟廣

號日中與二明人為之語曰 深源不起如蒼生何

會稽三康 晉書孔愉傳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與同郡張

南北二元 晉書謝元傳時吳與太守晉寧侯張元之亦以才學顯自吏部

海習鑿齒 晉書習鑿齒傳時有桑門釋道安峻辯有高才自北至荆州與鑿齒

一縣號聖君 晉書曹據傳獄有死囚歲久不獲行獄怒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見家邪眾

王太保家法 宋書王弘傳弘明敏有思致既以名望所造次必存禮法

更相繼為起馬時 張氏五龍 齊書張氏傳張氏少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守鏡

入芙蓉池 齊書庾杲之傳出為王儉衛軍長史時人呼

方軌叔茂追清彥輔 齊書徐孝嗣傳出為吳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

竹帛傳芳烈鐘石紀清英 齊書何昌胤傳昌胤與高祖同遊

風流不墜政在江郎 齊書江革傳少有美譽桂陽王休範臨州時

是以前賢甘心於死所者也 齊書王秀之傳初秀之祖裕性貞正徐羨之傳亮當朝裕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與子贛之書曰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

劉繪貼宅別開一門 齊書劉繪傳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為文章談義皆奏竟陵王西邸繪為後進領袖機悟多

三不事權貴 齊書陸慧曉傳遷右長史時陳郡謝朓為左長史府公竟

有覽舉王有養炬 齊書王筠傳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陳郡謝覽覽弟舉亦有重

左把浮邱袖右拍洪崖肩 齊書王筠傳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並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

東海三何子朗最多 齊書何思澄傳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

人中英爽 齊書顏延之傳釋褐湘東王國常侍又兼府記室世祖出鎮荆州轉正

劉不如一邱 齊書邱仲孚傳遷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百姓為之語曰

但指寄便不欺 齊書張種傳種少恬靜居處雅正不妄交

清虛學尚種有其風 齊書張種傳種少恬靜居處雅正不妄交

遊傍無造請時人為之語曰宋稱數演梁

遊傍無造請時人為之語曰宋稱數演梁

遊傍無造請時人為之語曰宋稱數演梁

遊傍無造請時人為之語曰宋稱數演梁

遊傍無造請時人為之語曰宋稱數演梁

遊傍無造請時人為之語曰宋稱數演梁

遊傍無造請時人為之語曰宋稱數演梁

遊傍無造請時人為之語曰宋稱數演梁

遊傍無造請時人為之語曰宋稱數演梁

遊傍無造請時人為之語曰宋稱數演梁

遊傍無造請時人為之語曰宋稱數演梁

遊傍無造請時人為之語曰宋稱數演梁

遊傍無造請時人為之語曰宋稱數演梁

越府三才 潘滔大才劉與長才裴遜清才 三俊 晉書顧榮

下氏六龍元仁無雙 齊書下壺傳父粹以清

京師三明 齊書諸葛恢傳於時頴川荀闡字道

掩鼻敦洛生 故其音獨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拊鼻

封胡羯末 謝氏九彥秀者稱

蜀有二郎 齊書杜軫傳軫少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

龍躍雲津鳳鳴朝陽 齊書褚陶傳張華見之謂陸

三素望 齊書阮萬齡傳萬齡少知名高祖甚

昇明四友 齊書褚悅傳悅與弟

彌天釋道安 齊書道安傳道安字僧始

彌天釋道安 齊書道安傳道安字僧始

彌天釋道安 齊書道安傳道安字僧始

彌天釋道安 齊書道安傳道安字僧始

彌天釋道安 齊書道安傳道安字僧始

彌天釋道安 齊書道安傳道安字僧始

彌天釋道安 齊書道安傳道安字僧始

彌天釋道安 齊書道安傳道安字僧始

彌天釋道安 齊書道安傳道安字僧始

彌天釋道安 齊書道安傳道安字僧始

彌天釋道安 齊書道安傳道安字僧始

彌天釋道安 齊書道安傳道安字僧始

彌天釋道安 齊書道安傳道安字僧始

彌天釋道安 齊書道安傳道安字僧始

彌天釋道安 齊書道安傳道安字僧始

彌天釋道安 齊書道安傳道安字僧始

彌天釋道安 齊書道安傳道安字僧始

彌天釋道安 齊書道安傳道安字僧始

彌天釋道安 齊書道安傳道安字僧始

彌天釋道安 齊書道安傳道安字僧始

彌天釋道安 齊書道安傳道安字僧始

彌天釋道安 齊書道安傳道安字僧始

彌天釋道安 齊書道安傳道安字僧始

彌天釋道安 齊書道安傳道安字僧始

彌天釋道安 齊書道安傳道安字僧始

彌天釋道安 齊書道安傳道安字僧始

彌天釋道安 齊書道安傳道安字僧始

彌天釋道安 齊書道安傳道安字僧始

彌天釋道安 齊書道安傳道安字僧始

彌天釋道安 齊書道安傳道安字僧始

彌天釋道安 齊書道安傳道安字僧始

彌天釋道安 齊書道安傳道安字僧始

彌天釋道安 齊書道安傳道安字僧始

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

陳書周弘正傳元帝嘗著金樓子曰余於諸僧重招提法師隱士重華

其於義理清轉無窮亦一時之名士也

東府一絕

顧野王傳宣城王為揚州刺史野王及瑯琊王褒並為賓客王甚愛其才野

王又善丹青王於一一起齋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為一野

任防大相賞好坦提攜凝洽二人廣為聲價所生母魏本寒家悉越中之資為二兒

郡為山澤之遊防還為御史中丞後進者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

日至號曰一陸陸倕防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真人遊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邱

聚萬古信為傳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修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劉時謂防為任

文帝云一有而一而一謂杜道鞠彈琴

江右潘陸江左顏謝

靈運久之乃就書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

詩南史任防傳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一傳聖

論以為一發

弘正弘直游厚為之談由是聲譽日重時又有會稽

賀文發學兼經史與越名相將故都下謂之一

日三人才學雖無優劣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沈雅

三哲

泊而清貧守度不失士節時

人甚敬重之皆呼曰一擢穎川閻闈名家魏

亦高允之流後稱一為當時所服

與袁

矜道之所宜慮危然後

安可固豈假道之所全

今日之謙併為崔瞻父子

能賦詩裴讓之

大邢小魏

寺中二絕

黃驄年少

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

八米盧郎

略傳遷相州刺史政為當時第一

五百石班示天下百姓為之語曰

曰世有兩雉

裴會子

曹靖君亮司隸從事鄭祖咸宣城

忠直三日博學四

少好學長於文史皇族中與

越王貞齊名時人號為

時人號為

名時人謂

轉晉州刺史尋復入為司府少卿

人為之語曰

人事部 名譽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問工於詩時人以方之漢世班氏舊唐書徐堅傳堅長姑為太宗充容次姑為高宗婕妤好小楊山人風骨峻峙文藻雄麗汧隴

呼之為四夔舊唐書崔造傳少涉學永泰中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青錢學士再授長安尉遠鴻鸞承凡四舉皆登甲科

錢府之最員外郎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如青大曆十才子舊唐書李虞仲傳工詩大曆中與韓翃錢起盧綸等文詠唱和

先成者賞時端先獻警句云薰香荀令偏憐小傳粉何郎不解愁主即以百縑賞之錢起曰李校書誠有才此篇宿構也願賦

未上弦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暖日此愈工也起等始服元才子舊唐書元稹傳穆宗皇帝在東宮有妃嬪左

其善宮中呼比之漢朝二馮君舊唐書馮宿傳宿弟定字介夫儀貌壯偉與宿俱有文釘座梨舊唐書崔濟傳濟子遠文才清

特目為柳篋子舊唐書柳傑傳傑遷左拾遺公卿朝野托沈宋舊唐書沈佺期傳佺期善屬文尤長七衣冠望風尋訪

言席上之珍也柳篋子為賤奏時譽日冷以其博奧目為又中使臨問索其新文復為人陰中竟不得進新羅

門巷舊唐書李邕傳邕素負美名頗被貶斥皆以邕能文養士賈生信陵之流執事忌勝劉落在外人間素有聲稱後進

不識京洛阡陌聚觀以為古人或將眉目有異北京三傑舊唐書富嘉謨傳嘉謨與少微在晉陽魏郡谷

國人願得為師舊唐書蕭穎士傳是時外夷亦知穎士之名使北京三傑倚為太原主簿皆以文詞著名時人謂之

天上謫仙人舊唐書李白傳浪迹江湖終日沉飲時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見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清以奉國名定不虛

宗室高傳高美風儀以更名千里唐書林王恪傳子仁歷岳州別駕爵郡公嘗使江左州人清以奉國名定不虛

薛仁果時賊珍用山積諸將爭得之通獨無所取帝可語孫吳唐書李靖傳其勇捷擒虎每與論兵輒嘆曰與

也左僕射楊素拊其小杜公唐書杜審權傳與杜棕俱位將相古名臣何以加唐書魏徵傳征曰宴羣臣帝曰貞觀以前從我

正朕違為國家長利微而已雖此此乃今甘棠唐書魏徵傳帝問卿家書詔頗有存者乎徵對惟故笏在詔今方漢石處

亦一一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唐書魏徵傳帝問卿家書詔頗有存者乎徵對惟故笏在詔今方漢石處

其下意元瑞置因之處羅死頃利五語中戰平帝既許史再遷殿中少監數陳時政病利高宗載優納進蒲州

可汗婚元瑞始得還帝勞曰卿不辱於虜兩絕唐書張知審傳知審歷十一州刺史所節有法嚴武后降慶書存問萬歲通天中

白雀巢其庭唐書虞世南傳帝手詔親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十八學士登瀛洲唐書褚

武德四年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寇亂稍平乃鄉儒官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於是下教並以本官為學士凡分三番遞宿於

閣下悉給珍膳每暇日訪以政事討論墳籍權畧前載無常禮之間命閣立本圖像使亮為之贊題名字爵里號一一藏

之書府以章禮賢之重方是時在鳳鳴朝陽唐書韓瑗傳自瑗與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為諱將二十年帝三王唐書王方翼

與魏叔琬齊名子珣字伯玉與洛有前賈後張敵京兆三王唐書張仁愿傳神龍中進左屯衛大將軍兼檢校洛州長史會殺

書為長史有政績時人為之語北門學士唐書劉稹之傳稹之少與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辭稱號劉孟高郭並直昭

扁高宗又密與參決時政以蘇賈唐書賈會傳與蘇晉同掌制健吏唐書崔日用傳日用從父兄日知字子駿少孤貧力學以

分宰相權時謂唐書魏元忠傳元忠始名真宰以諸生見高宗高宗慰遠不知謝即出儀員推章狀唐書韋陟傳陟河南採訪

使韋元甫工書奏時號令君四俊苗呂崔員唐書張嘉貞傳所薦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解事舍

人唐書齊澣傳開元初澣崇復相用為給事中中書舍人論前有裴馬後有盧李唐書盧從愿傳初高宗時吏部號稱職者裴

子何自晦成吾過邪由是名動一州號後尹熙熙唐書李叔明傳遷京兆尹長安歌曰前吳中四士唐書包佶傳佶

和章張旭張若虛有楊穆許李唐書楊憑傳憑重交遊尚氣節然諾與穆質一鄭唐書鄭崇傳崇時鄭以宰相鎮鳳翔發檄

名當時號人號小杜唐書杜牧傳牧於詩情致豪當世仲尼唐書王起傳起兼太常卿禮儀使帝題詩太子笏以賜詔畫像便王荀

李宗閣傳宗閣與貢舉所取多知名似衛玠唐書韋表微傳與王緯司空曙獨孤良弼裴說樂和李公唐書李景讓傳元和後

士若唐中薛稷袁都等世謂之

人事部 名譽

一龍 唐書賈循傳父會有高節嘗紫眉宇 唐書元德秀傳德秀善文辭作塞士賦以自况房琯見

稱清德者號 一云 稱疾不答辟署里中號 一 紫眉宇 唐書元德秀傳德秀善文辭作塞士賦以自况房琯見

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 三賢論 唐書元德秀傳李華兄弟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及辛華謔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

所不恥者識元紫芝 三賢論 唐書元德秀傳李華兄弟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及辛華謔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

類士當以中 五總龜 唐書賈循傳李勉在宣武復辟之俄以駕部郎中知制誥時 三十六英雄 五代史吳世家楊行密所與起事

古易今世 見詩人韓翃 唐書韓翃傳翃在宣武復辟之俄以駕部郎中知制誥時 三十六英雄 五代史吳世家楊行密所與起事

三郎 五代史闕世家王審知為州狀貌雄偉 鐵肝御史 宋史錢顛傳自備從秀州家貧母老至丐貨親舊以給朝餼而怡然無

魚頭參政 宋史魯宗道傳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於帝前折之自 王回文 宋史王博文傳年十六善屬文舉進士開

閻羅包老 宋史包拯傳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童稚婦女亦 童稚婦女亦知其名 七字舍人 宋史呂泰傳泰開

重世并宋敏求蘇頌 但徠先生 宋史儒林傳石介字守道并徠先生 江左二寶胡仲汪藻 宋史汪藻傳汪藻字彥章饒州德

以文名人為之語曰 程門四先生 宋史呂大防傳大防字晦字與叔學於程頤 熙寧三舍人 宋史李太師傳大臨清正有守

而一 宋敏求蘇頌 但徠先生 宋史儒林傳石介字守道并徠先生 江左二寶胡仲汪藻 宋史汪藻傳汪藻字彥章饒州德

十俊 宋史孟奎傳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禮接士 孟四元 宋史楊伯仁傳孟宗獻發解第一伯仁讀其程文稱之此人當成 滿朝

清官國兵西征運餉不絕無毫髮私私時號曰 花馬平章 宋史小童鐵木兒傳常乘花 蕭同 宋史同恕傳時蕭同居南

主恕家士論 聲聞之壽 宋史同恕傳時蕭同居南 蕭同 宋史同恕傳時蕭同居南 蕭同 宋史同恕傳時蕭同居南

元禮 過江第二流 宋史同恕傳時蕭同居南 蕭同 宋史同恕傳時蕭同居南 蕭同 宋史同恕傳時蕭同居南

百步有齊相 家宅在傳學于之宅近市景公欲易之而嬰弗 大才樂繁 宋史同恕傳時蕭同居南

更為誠日吾生則近市 家宅在傳學于之宅近市景公欲易之而嬰弗 大才樂繁 宋史同恕傳時蕭同居南

駢欄與照臨則可全而盈川之言為不信矣張說謂人曰楊盈川之文如懸河 旗亭畫壁 高適王渾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

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 一則信然愧在 一則為誤矣 旗亭畫壁 高適王渾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

處畧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 一 黃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燕三詩人因避席限映擁爐火以觀焉俄

有妙妓四輩尋跡而至者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

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誦若詩入韻詞之多者則為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

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 一 絕句尋又 一 絕句尋又 一 絕句尋又 一 絕句尋又 一 絕句尋又

又引手畫壁曰 二 絕句尋又 一 絕句尋又 一 絕句尋又 一 絕句尋又 一 絕句尋又 一 絕句尋又 一 絕句尋又

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所唱如非我詩者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於下奉吾為

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大至雙鬟散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即

擲論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笑諸伶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權 人有義聲賣藥宋清 宋清國史補

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人有義聲賣藥宋清 宋清國史補

長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販賣藥送之貧士請藥常多折券人有急 文章李益門戶李益 趙麟因語錄李尚書益有宗人庶子同

難傾財救之歲計所入利亦百倍長安言 文章李益門戶李益 趙麟因語錄李尚書益有宗人庶子同 文章李益門戶李益

向書歸笑謂家人曰大堪笑今日局席兩箇坐頭總是李益 孟詩韓筆 趙麟因語錄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 李白梨花

雲仙雜記季白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 銷得錦半臂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鄭愚為尚書廣州人雄才與學擢進士第放歷清

節制經過魏公以常禮延遇榮陽舉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此日於客次 聞於宮禁 歐陽修歸田錄王疇之夫人梅鼎

換麻衣先贊所業魏公覽其卷首尋已賞嘆至三四不覺曰真 一 千軸不如一書 沈括夢溪筆談柳開少好任氣大言凌物應舉時以

夫入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女也 千軸不如一書 沈括夢溪筆談柳開少好任氣大言凌物應舉時以

太厚笑曰是梅聖俞家乎由是知聖俞名 一 也 鮑清風 方勺泊宅編先子既老遠還浙予偶至杭創

欄自擁車以入欲以此駭眾取名時張景能文有名唯袖一書簾前獻 鮑清風 方勺泊宅編先子既老遠還浙予偶至杭創

之主司大稱賞擢景優等時人為之語曰柳開 一 張景 一 鮑清風 方勺泊宅編先子既老遠還浙予偶至杭創

來居二年而先子捐館後因遺棄見先子未第時有贈吳興朱臨詩斷章云安得斷茅環堵地漁樵終老繼清風初以為先

子慕朱早退故有是句也緒與前輩語方知是圖乃鮑當郎中故居鮑有詩編名曰清風集時號 一 而正夫頃亦會寓此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一 人事部 名譽

日月不能磨而竭 王稱東都事畧歐陽修贊孔子既歿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有荀卿荀卿之後而揚

接儒風遂然以所學入發為朝廷之論議志得道行沛然有餘則功利之及 瓦為之碎樹為之折 張溟雲谷雜記司馬溫公元

於物者益天之所昇也故天下尊仰之如泰山大河 一 所 一 矣 瓦為之碎樹為之折 張溟雲谷雜記司馬溫公元

止之日吾非望爾君願一識司馬公耳至於呵叱不從而屋 一 枝 一 政事僕射 馬令南唐書先主書武義元

政事僕射 馬令南唐書先主書武義元 年拜左僕射知政事漸復朝

年拜左僕射知政事漸復朝

年拜左僕射知政事漸復朝

年拜左僕射知政事漸復朝

延紀綱修典禮舉法律以抑
強暴中外謂之
文價謫北土
舉進士清警有才思
於
桃杏嫁東風郎中
范公稱過庭錄張先子野郎
中一叢花詞云懷高望遠幾
時窮無物似情濃離魂正引千絲亂更南陌香絮濛濛漸逐征塵不斷何處即蹤雙鴛池沼水繞通梯橫畫閣黃昏後又
還是斜月朦朧沉思細恨不如桃杏猶嫁東風一時盛傳歐陽永叔尤愛之恨未識其人子野家南地以故至都謁永叔聞者
以通承叔倒屣迎之日
連底清連底凍
李元綱厚德錄應山二連伯氏庶字君錫仲氏庠字元禮少從學於二宋相繼
此乃
之混水燕談錄漢人杜默師雄少有逸才長於歌篇師事石守道作
詩以遺
湖州鏡
陸游老學庵筆記紹興初漕粟嘉陵
之默為歌豪石曼卿詩豪永叔文豪而永叔亦有詩曰贈之三豪篇而我漁一名
潮州鏡
以餉邊每一斛至軍中計其費為七
十五斛席大光胡承公為帥始議轉船摺運於是費十減六
寇巴東
釋文瑩湘山野錄寇萊公詩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
七向非二公蜀已大困矣故至今蜀人謂承公為
章蘇州之類

子史精華卷一百

人事部五

眉壽

無方而富
管子一者生也生全則萬方福壽生盡則鴻
寡疾難老
管子一士女皆好
麥邱封人
晏子景公遊於
問其
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
永年
子華子伏義神農之世其民童蒙
其復之日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於民
林類百歲
列子一且一底春被裝拾遺德
職植植而弗鄙弗天是以難老
華髮鰥鰥
墨子揚之四支接之肌膚
人乎
林類百歲
列子一且一底春被裝拾遺德
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墟墟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遺德林類行不啻歌不輟子
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遺德行歌乎林類笑
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遺德行歌乎林類笑
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
榮啟期三樂
列子孔子遊於太山見
行乎郊之野鹿裘帶索鼓
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
不待將迎
列子一壽者不由接養彭祖八百
子
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罹禍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
也
成鳩萬八千歲
列子一壽者不由接養彭祖八百
子
舜之上而壽
大齊
列子楊朱曰百
彭祖以久特聞
莊子而
乃今
也
成鳩萬八千歲
列子一壽者不由接養彭祖八百
子
祖氣養生則
以治
樂易常壽
荀子一長
翻然齒墜
荀子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辟也憫然乃舉太公於
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為好麗邪則夫
美意延年
荀子得衆動天
一
畢數
呂氏春秋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養生
人行年七十有二而
矣
淮南子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而慧食水者多力而暴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菓
人可壽以其仁
楊子或問
之也
食氣
淮南子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而慧食水者多力而暴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菓
人可壽以其仁
楊子或問
不亦壽乎曰壽曰
眉黎蓋鮑
揚子一老也東齊曰眉燕代之北鄙曰黎
喬松
戰國策君何不以此時歸相
侯世世稱孤而
春秋高
史記漢文帝紀上曰楚王季父也
鬚眉皓白衣冠甚偉
史記留侯世家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
有
之壽
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
修道而養壽
史記老子傳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
口中無齒食乳
史記張蒼
日東園公用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
修道而養壽
言二百餘歲以其
也

相後老... 女子為乳母妻妾... 罷歸已九十餘... 魏文侯樂

人寶公... 漢書文志六國之君... 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 一子不事二算不

事... 師古曰一子不事... 漢書文志六國之君... 一子不事二算不

通數經曉養生之術... 而一... 時人目為仙... 菊水三十家

胡廣父患風... 南陽恒汲飲此水疾遂瘳... 此菊莖短龍大食之甘美異於餘菊廣又收其實種之京師遂處處傳植之度遠將

軍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 魏志明帝紀述世語曰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 遺種之叟

龍之聖主... 僭略盡幸得... 克壯慷慨自遇若少年... 晉書石鑿傳元康初為太尉年八十

燈下細書三千卷... 齊書沈麟士傳守操終老篤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麟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

明上呼為四皓... 齊書徐伯珍傳兄弟四人皆... 頭有肉角

又無生息家... 缺養之是以行役... 大異之召賜之食食兼於人檢其生兒無影

方一... 長寸遂命後舟... 載還都謁見天子與之言往事多異所傳生兒無影

樹木處處... 履行少日而終... 時人以為知命

即號曰羅侯... 城至今猶存... 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訪焉年一百二十歲卒

九... 魏書傅永傳遷左將軍南兖州刺史猶能馳射盤馬奮矜時年記三十五政

唯善治清... 亦徹底... 今失賢君... 緋衫牙笏綠衫木笏

步履輕便... 或祈其術曰吾初無術但... 善言莫離口良藥莫離手

舊唐書張果傳有刑和璞者善算人而知天... 侍老

九益至經月不食... 章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果吉收鄭據劉真盧... 服常春藤

貨張渾秋... 兼讀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繪為... 服常春藤

賜中朝老... 臣因詔天下使自求之... 乞官便養

宋琪傳至道二年春拜右僕射特令日給實奉一百千又以其衰老詔許五日一朝是年九月被

病令其子... 貽序秉筆授辭作... 敘太抵謂洪範五福人所難全而已兼有之實天幸也

序官為堂... 繪像其中謂之... 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

賜器幣給... 全奉詔本府歲時存問弟協以純謹者稱仕至主客郎中雍王府翊善昂以書

招之協亦... 告老歸... 皆... 時人比漢之二疏知府陳堯咨署其居曰東西致政坊

絕粒不食... 一... 皆... 命以策杖為洗兒禮

上下峻坂... 如飛以高壽終... 命以策杖為洗兒禮

壽如松喬... 金齒鐵牙... 舊氏易林... 出入百歲

退老... 太平之世多長壽... 王充論衡聖人稟和氣故年命得正數氣和為治平

穆王享國... 百年并未享國... 壽必用道所以盡命

之時皆出... 百三十四十歲... 壽必用道所以盡命

王澤之壽... 聲聞之壽行仁之壽... 徐幹中論夫壽有三有

拾遺記渠... 搜國之西有新... 淪國其俗淳和人壽三百歲有

經想此水... 下皆不死不病... 或有泛海越山來會其國歸懷其業者則終身不老

中十一年... 正月一日上... 御舍元殿受朝太子太師盧鈞年八士

矣自樂懸... 之南步而及... 殿稱賀上前

退歸耕... 登壽車... 陶穀清異錄太清草木方

小兒... 錢希白洞微志... 太平與國李守忠為承旨奉使南方至瓊道逢一翁自稱楊震舉年八十一邀守忠詰所居見其父曰叔

朔望取... 下子同甲會... 彭乘墨客揮犀文滌公往洛日年七十八同詩有太中大夫程珣朝議大夫司馬日此吾前代祖也

合成商... 嶺採芝仙清... 談壘風盈席素髮飄飄食棋十年

雪滿肩... 此會從來... 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也章申公父銀青光祿大夫... 五老會...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慶曆末杜祁公告老退... 九老且無元老貴莫將西洛一般看五人年皆八十餘康寧爽健相得甚歡故祁公詩云五人四百有餘歲深稱分曹與挂冠... 而嘆慕借其詩觀之有當年春榜首傳名對御如君有幾人之句畢公和贈之多所... 讀千字文有悟... 後年八十五六極康寧... 獎借其詩曰兒童聞說子山名將謂先生是故人海上偶經仙洞府岩前猶見... 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故老而不衰... 開第八秩... 樂天履用之自注... 可謂盡天年又云已開第七秩屈指幾... 人多

早慧

孔子不能決... 列子東遊見兩小兒辨鬮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曰以日初出遠而日中... 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 使嬰兒矜... 淮南子呂望使老者奮項託... 以類相慕... 九齡與元... 不苗者吾家之童烏... 茂良不必父祖... 皆以十二齡茂良乎曰才也... 幼達... 齒瓊曰始冠矣師元曰吁其... 也... 慶辭知三... 國語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 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 焉武子怒... 三掩人於朝... 臣生十二歲於茲君其試臣... 戰國策甘羅曰夫項棄生七歲而為孔... 七歲而為孔子師... 見... 外黃令舍人兒... 擊陳留外黃外黃不... 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十五已上詣城東欲坑之... 年十三在說項王曰彭越張敖外黃外黃恐... 是兒... 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院者... 是多知可令學經... 漢書張禹傳禹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之頗曉其別者... 辭言嫺雅... 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况... 勃衣方領能矩步... 援教知書見之自失况知其意乃自... 七歲通論語... 後漢書馬嚴傳嚴字季則... 能... 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遠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 子... 藟栗積能負重致遠... 後漢書趙惠傳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賈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 有孤孫惠信義者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惠意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 豈... 乎

即除為郎中行偏將軍... 後漢書張堪傳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 張管... 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以為... 我僕為之... 後漢書張勳傳七歲通春秋復進餘經父母... 故字曰饒焉... 凡所經歷莫不暗記... 後漢書應奉傳奉少聰明白為童兒及... 讀書五行並下... 奇童... 後漢書杜根傳父安字伯更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 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 開壁出書印封如故... 上奏拜童子郎... 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責成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 後漢書黃琬傳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 後漢書左雄傳汝南謝康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 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 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 通經雄並... 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 對而未知所况瓊年七歲在傍曰... 可為人師... 後漢書荀爽傳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 吳氏不之季子... 後漢書... 父恢為南海太守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詎諫曰今大人踰越五領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 為國家所疑下為禮成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與諸王陽以衣囊徵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 撫其首曰... 矣... 累世通家... 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廣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 世... 矣... 之膚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 坐莫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燁後至坐中以告燁燁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燁大笑曰高... 明必為... 後漢書黃香傳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 船稱象... 魏志鄧哀王傳鄧哀王冲字... 傳器... 後漢書黃香傳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 船稱象... 魏志鄧哀王傳鄧哀王冲字... 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入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 黃中通理... 魏志劉廙傳廙年十歲戲... 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 黃中通理... 於講堂頴川司馬德操拊... 其頭曰孺子孺子... 一費之備... 魏志管輅傳輅別傳父為郡那穆邱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語及易本便開... 有材度聞輅... 欲得見輅父即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 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而言之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 今欲與輅為對者若府君四坐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與輅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語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 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難者而輅以易邪於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文采葩流枝葉... 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眾士互共攻劫論難鋒起而輅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子春語眾入曰此... 年少盛有材氣聽其言論正似司馬大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於是... 發聲徐州... 先飲三升... 見... 鼓旗相當... 見... 文采葩流... 見... 少引聖籍多發天然... 見... 聽其言論正似司馬大子游獵之賦... 見... 神童... 見... 所見賦成後坐... 吳志朱桓傳注文士傳曰張惇子純與張儼及朱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問三人各欲試之告曰... 老部相聞饒渴甚矣夫饒異以迅驟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乃賦大曰守則有

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鶴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簾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嘗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申獲準高壩三人各一其一一而一之皆一一而一一據大權悅

何亮懼 猛獸咆吼獨立不動 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又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

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 道邊多子必苦李 見人舉動便識其意 晉書王澄傳澄少以才穎見稱羣兒率

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六歲能屬文 晉書陸雲傳雲字 終賈之儔 晉書潘岳傳岳少以才穎見稱羣兒率

衣取其金環與侍者 講未半便已解 晉書王琨傳琨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為詢兄弟講毗曇經時尚幼

畫指授有 講未半便已解 晉書王琨傳琨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為詢兄弟講毗曇經時尚幼

成人之量 著孺下亦當燬 晉書韓伯傳伯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貧實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為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

焉別顏回 晉書謝尚傳八歲神悟風成觀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座 風神秀徹不減王東海 桓爽見而歎曰此兒

後當 及總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 喜喜逼人 晉書孫放傳放字齊莊幼稱令慧

王獻之傳年數歲嘗觀門生榜滿日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晉書孫放傳放字齊莊幼稱令慧

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 亮曰不慕仲尼邪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 欲齊莊周 見神明清審志氣貞立

謂曰君亦來邪應聲答曰 亮曰不慕仲尼邪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 欲齊莊周 見神明清審志氣貞立

亮曰不慕仲尼邪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 欲齊莊周 見神明清審志氣貞立

遂為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請師受業 父耕 作鄭元碑 晉書趙至傳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官至年十

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 作鄭元碑 晉書趙至傳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官至年十

歎 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 晉書符堅載記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符郎此官 下頭上金鏡為母灌

宋書劉敬宣傳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輔國將軍桓序鎮蕪湖牢之參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 先令取弟

佛 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以為母灌因悲泣不自勝序歎息謂牢之曰卿此兒既為家之孝子必為國之忠臣

徐湛之傳年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車車壞左 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宋書宗慤傳叔父炳高尙不仕慤年少時炳問其志慤

右馳來赴之湛之 衆咸歎其幼而有識 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宋書宗慤傳叔父炳高尙不仕慤年少時炳問其志慤

藍田出玉 宋書謝莊傳年七歲能屬文通論語及長詔令美容儀太祖見而 草翁風必負 宋書王景文傳長子絢字長素年七

之戲之曰即耶乎文哉絢即答曰 少以敏惠見知及長篤志好 名冠同門號曰顏子 宋書周續之傳豫章太守范

學官至秘書丞授偃尚之子絢舅也應曰草翁風必舅今作偃刻本之誤 名冠同門號曰顏子 宋書周續之傳豫章太守范

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 王子師之流 宋書自序林子字敬士子弟也少有大度年數歲隨王父在京口王

年通五經并緯候 直去 顧刺史出獵獨避不視 齊書劉懷珍傳常侍伯父奉伯宋世為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至壽陽

不顧刺史出獵獨避不視 齊書劉懷珍傳常侍伯父奉伯宋世為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至壽陽

母文帝女淮陽公主幼以戚屬召見 舉動閑詳應對合旨 齊書謝淪傳淪年七歲王或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孝武

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 舉動閑詳應對合旨 齊書謝淪傳淪年七歲王或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孝武

研 齊書王慈傳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至 析計遂知六甲 齊書顧歡傳歡年六七歲畫甲子有簡三篇歡

半父怒欲提 作黃雀賦而歸 吾宗不哀寄之此子 視習誦如初從父 齊書王泰傳泰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

之見賦乃止 應對爽徹 日送久之顧謂朱異曰可謂相門有相矣 不取自當得賜 齊書王泰傳泰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

淺弗之許焉博士到洽議曰周郎年未弱冠已堪見代為博士

便一雖曰諸生實堪師表無俟策試今茲欲策試不君正曰經義猶淺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

下客岑文豪與憲侯弘正會弘正將登講坐弟子畢集乃延憲入室授以塵尾令憲樹義時謝岐何安在坐弘正謂曰二賢雖

窮與曠得無憚此後生耶何謝於是遞起義端深極理致意與往復數番對問敏弘正謂安曰志卿所問勿以童稚相期時

矣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文豪請具束修君正曰我豈能用錢為兒買第耶學司衡之及憲試爭起劇難憲隨問抗荅剖析如

流到溉顧憲曰袁君正其有後矣及君正將之吳郡溉祖道於征虜亭謂 玉映鵬辰蘭芬綺歲

君正曰昨策生蕭敏孫徐孝克非不解義至於風神器局去賢子遠矣

發德齡年表姿仰 於一岐一於一客前覆局 陳書陸瓊傳大同末雲公受梁武帝詔校定棋品到溉朱異以下八

歲擬回文研銘十三作柳賦 陳書陸瓊傳第三子從典字由儀幼而聰敏八歲讀沈約集見同文研銘從典援筆擬之便有

妨復有顏閔 陳書岑之敬傳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為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

親自論難之敬制釋縱橫應對如響左右 雖小重也 南史謝朓傳宋孝武帝游姑熟莊熟莊搗脂從駕詔為洞井讚於坐奏之帝

莫不嗟服乃除童子奉車即賞賜優厚 必成令器 日誦九紙 南史范雲傳雲六歲就其姑

也今錄南史 殊有局幹 南史齊宗室曲江公遙欣傳遙欣髫髻亂中便毅然明帝 夫袁叔明讀毛詩

讀十萬言 南史王僧孺傳 及長篤愛 追步惠連 南史謝貞傳八歲嘗為春日閒居詩從舅王筠奇

不得無雙 魏書宗室順傳順字和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義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豐

大計 魏書李承傳承字伯業少有榮畧初實欲謀歸款民僚多有異議承時年十三勸

年九歲敬謂之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為嫡長承襲家業今已年老屬汝幼沖 苟非闕力何患童稚

詎堪為陸氏宗首乎琇對曰 敬奇之遂立甥為世子 魏書房景先傳景先字光胃幼

曲禮年十二請其母曰豈可使兒備實以供景先也請自 然後 母哀其小 神駒 魏書裴駿傳駿幼而聰慧親

不許苦請從之遂得 羊裘忻然自足書則 蘇夜則誦經史自是精勤遂大通曉 神駒 表異之稱為 因以為字 鹿雖禽

獸得食相呼 魏書裴安祖傳少而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誦詩至未鳴篇語 意之所悟成人抄屈

論一與一交 卿年尚稚言若老成 魏書程駿傳駿少孤貧居喪以孝稱師事劉炳性機敏好學晝夜無倦稱謂門人曰舉一隅

以經世學意以為不然夫老子者抱一之書莊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謂至順矣

人若乖一則煩傷生爽性則冲真喪曠曰 美哉由是聲譽益播 聖小兒 魏書祖瑩傳瑩年八歲能誦詩書

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 僕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窗戶恐漏光明為家人

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後外親屬呼為 九好屬又中書監高允每嘆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遠至時中書博士張

天龍講尚書選為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書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

敢還取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講罷孝怡異之向博士說學盡驚後高祖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

帝嗟賞之瑩出後高祖戲瑩曰昔流其工於幽州 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 見掩衣左右何足是非

北齊之地那得忽有此子和對曰當是才為世生 景奇其早慧賜以名馬 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

云法為當左為當右尚書敬顯備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為是絃進 侯景與人論掩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一

人事部 早慧

家龍文 魏書楊愔傳愔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會謂人曰 覽便誦 北齊書元文通傳 瑯瑯大曾賓客有人將何

通誦之幾遍可得文遙 時年十餘歲濟陰 忠孝之道貫銘於心 周書李賢傳九歲從師受業譽觀大旨而已不尋章

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邪云此殆古來未有 為戰鬪之戲有軍陣之法 周書李遠傳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志度恢然嘗與

賢豈能強學待問領徒授業耶唯當聽教義補 羣兒 指麾部分便 四歲誦三都賦 周書蕭

已不足至如 之 問者 怨服 羣兒 指麾部分便 四歲誦三都賦 周書蕭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一

人事部 早慧

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懼而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為向 讀數紙纔一編誦之若流 周書長孫紹遠傳父雅魏大師錄尚書

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為將軍非常人也 讀數紙纔一編誦之若流 周書長孫紹遠傳父雅魏大師錄尚書

朋儕莫敢褻狎雅好墳籍聰慧過人時雅作牧壽春紹遠幼年甫十三雅管記王碩關紹遠強記心以為不然遂白雅曰伏承

世子聰慧之姿發於天性自所一見誦之於口此既歷世罕有竊願驗之於是命紹遠試焉 月令 四歲誦三都賦 周書蕭

是碩乃 累石為營伍折 周書宇文深傳年數歲便 布置行列皆 四歲誦三都賦 周書蕭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一

人事部 早慧

大園字仁顯幼而聰敏神情俊悟 年 自杖三十 隋書皇甫績傳績三歲而孤為外祖章孝寬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寬以其情業督

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 自杖三十 隋書皇甫績傳績三歲而孤為外祖章孝寬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寬以其情業督

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 不令韓白衛霍擅高名 止行刑無不用命有識者見而異之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

飛恒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為美談吾察其行事未 若假其年必為天下偉器 隋書李德林傳德林幼聰敏年數

足多尚若使與僕並時不令堅子獨擅高名也其少小慷慨如此 若假其年必為天下偉器 隋書李德林傳德林幼聰敏年數

隆之兒而嗟歎遍告朝士云... 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 年十三作國僑贊... 唯締與裕服之無數... 知州瑯琊事... 觀者壓藩... 此生

竊其姊筆牘用之... 義善於文詠吳人呼為神童每辰美景吳人造門觀神童請為詩什... 甘露頂... 性又端謹宗族咸重之號為... 此生

岐嶷出自天然... 皆出諸儒意表抗大奇之問曰蓋生就誰受學劉焯對曰... 以多問寡焯為師首抗曰可謂

寒於水而指之無... 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其試而指之不差則知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 器大

適小... 釋唐書孫思邈傳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兼好... 年十四作蓮華賦... 唐書岑文本傳父之象仕

覽千言... 唐書蘇頌傳頌字廷碩弱... 童卯不凡器不可量... 唐書盧懷慎傳懷慎在... 善文辭書有楷法一時知名士皆與游

封論吏部侍郎房穎叔秘書少... 哀江南賦再讀輒誦... 唐書蔣又傳又性銳敏七歲時... 黃初元年無二月... 同為唐容管經畧使策

少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教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同以為奇策時年十三居同側... 指顧

如將帥... 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叔父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 大吾門者此兒... 上童子及第... 宋史趙贊傳七歲誦書二

日都尉之子太尉之孫幼能誦書弱不好... 手不執錢... 宋史宋綬傳為兒... 畫地為大第... 宋史查道傳兒時嘗戲... 進揖應對如

成人... 宋史司馬池傳字文季少育於外祖范純仁純仁黃州疾失明客... 蘭筋未就... 宋史王珪傳珪幼時嘗驚出語驚人從

里之志但... 持石擊囊... 宋史司馬光傳羣兒戲於庭一兒登囊足跌沒水中眾皆棄... 銀杏對金桃... 宋書陳瑛傳瑛父叔平與同

四歲出揖如成人鑰指梁中... 使屬一頃應聲曰... 以指畫八卦... 宋史道學傳朱熹嘗從羣兒戲沙... 得汗青一幅紙不負

問何所據對以杜詩鸚鵡啄金桃鑰悚然曰以友不死矣... 讀書自能成句... 遼史楊佺傳幼穎悟異常... 識者奇之... 臥看青天行白雲... 金史程輝傳輝性儇敏言喜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一

人事部

早慧

每有觀者稱云振古無倫門徒來學不遠萬里贈獻者積振古無倫見舌耕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劉義慶世說梁園楊氏子九歲甚聰慧孔君平

栗盈倉或云遠非力耕所得誦經口倦世所謂舌耕也項託揚鳥之儔賦詩時人以爲積先生復出劉峻世說注

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項託揚鳥之儔賦詩時人以爲積先生復出劉峻世說注

傳曰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褚先生後也陶聰惠絕倫年十三小兒當取小者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融融別傳曰融四歲與兄食梨誦

枯樹賦避字易韻張鷟朝野僉載元嘉少聰俊左手書圖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羊以公配木以鬼配木劉肅大唐新語賈嘉隱年七

齊舉張鷟朝野僉載元嘉少聰俊左手書圖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羊以公配木以鬼配木劉肅大唐新語賈嘉隱年七

無忌司空李勣於朝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應聲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一二則爲松鄉人

號洪兒紙馬贊雲仙稗記姜澄十歲時父苦無紙澄乃燒糠團沙成紙馮贊雲仙稗記房瑄少時曾至洲渚上一高軒過

王保定撰言李賀年七歲名動京師韓退之皇甫湜覽其文曰若是古人吾曾不知若是韓邊是鹿鹿邊是犗王秀字光澤數

今人豈有不知之理二公因詰其門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命賦一篇目爲一

勞實未識長久對曰鹿同籠以問旁何者是犗何者是鹿見陛下一如父母彭乘墨客揮犀楊大年內翰七歲對客談論有老

對曰臣鹿一上欺賞久之二公警絕葉夢得避暑錄語晏元獻楊文公皆神童元獻十四歲文公十一歲真

文公初試一賦立成繼又請至五賦乃已皆古所未聞也納珠帽於懷岳珂程史神宗朝王襄敏詔在京師會元夕張燈金

言珠帽襟服馮肩以從至宣德門上方御樓蕭雲綵簾吹雷動士女仰視喧擁闐咽轉盼已失所在騁馭皆恒擾不知所爲

家人不復至惟欠狼狽歸未敢白請捕裏斂訝其反之亟問知其爲南陔也曰他子當遂訪若吾十三必能自歸怡然不復求

成巨測居旬日內出懷車至第有中大大人下宣旨抱南陔以出諸車家人驚喜迎拜天語既定問南陔以所之乃知是夕也姦

人利其服裝自襄敏第中已竊跡其後既負而趨南陔覺負已者之異也亟一適內家車數乘將入東華南陔過之

攀德呼焉中大人悅其韶秀抱置之膝翌早擁至上閣以爲宜男之祥上問以誰氏棟然對曰兒乃韶之幼子也具道所以

願以占對不凡且嘆其早慧曰是有子矣令暫留飲聖鞠視密詔開封捕賊以聞既獲盡戮之乃命載以歸且以具獄示襄敏

賜歷驚金犀錢果直鉅萬其機警見於幼年者已如此絃誦如流王明清揮塵後錄李撰字子約昆陵人曾文肅在真定李爲

南陔來自號政和間有文聲敢爲不訕充其幼者也絃誦如流王明清揮塵後錄李撰字子約昆陵人曾文肅在真定李爲

妻亦預席宋妻盛飾而至珠翠耀目李之姑婦所服浣衣不潔青各攜避雨屬對陶宗儀輟耕錄湖廣行省平章歸自雨中

其子俱來宋之子眉目如畫衣裝華煥李之子卷甚然悉皆一童子年七八歲直造傘下一平章問曰

學生能一否曰能平章曰青衿來避雨即應聲曰紫綬去朝天平章喜引

至家遣以果肴明日除書至拜中書平章之命復大喜再以楮幣綵繪贈之

子史精華卷一百一 人事部 早慧

人事部六

交與

魚牲菓酒相召

管子以爲一所以屬親戚也馬往犬報管子諸侯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禮成文於前行成章於後晏子景公

數百社使晏子致之魯使子叔昭伯受地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廉也曷爲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於君曰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受少行之實也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

如比目鬼谷子其相知也無町畦莊子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亦與之無崖見之俞瘳是以不盡受也貌執荀子一也槐榆橘柚合爲兄弟淮南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响

巷結朱輪堂列赤紱抱朴子聲譽翕習秦胡景附之軌一也遺食經答酒誥文

爲大人羈羈之費戰國策爲大人羈羈之費戰國策爲大人羈羈之費戰國策

市道史記廉頗傳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雅游史記張耳陳餘傳張耳

持羊酒賀兩家史記盧縮傳盧縮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縮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盧賓客隨者千餘乘官舍皆滿史記陳豨傳豨常告歸過趙相周昌見豨之

跪起如子姪史記武安侯傳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粉為諸郎其游如父子然史記灌夫傳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執卿相侍

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及鄭亦云悲夫漢書韓王信傳增為人寬和自守門可設雀羅見相賀召

乃以導漢書王信傳增為人寬和自守結以朱顏漢書淮陽憲王傳博自以棄捐不意大王還

民也漢書王信傳增為人寬和自守官屬兩立閭巷漢書游俠傳樓護

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賜咳唾共壹飯之漢書杜鄴傳晉文侯寤大厲之獻而父

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導至尊不宜入閭巷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漢書游俠傳樓護

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收贍交結漢書王莽傳名士解瑒以進漢書王莽傳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

玉具寶劍欲以為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瘡美玉可以滅瘡欲獻其珠耳漢書王莽傳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

豫之城獲觀乎在位通人處逸大登龍門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寬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

結豪桀家富於財坐坐客恒滿尊中酒不空後漢書孔融傳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倒屣迎

從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出同與坐同席為左將軍禮之愈重則則獨拜牀下

重朝廷常車騎填巷客盈坐問察在門不知何者是客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護其

每至其家德公初不令止不知何者是客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護其

德公還直入相就門無停賓尚書令衆事無留傾財醫療廣漢太守蜀郡何祗名為通厚疑宿

與疎濶乃自疊詣祗託以治疾祗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同年獨相友善推道南大宅以舍策門無雜賓

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皆此類也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晉書庾徵傳王衍不與徵交徵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為耳徵

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惟公榮可不與飲坐籍以酒少酌不及和和無恨色或異之他日問籍曰彼

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殷洪喬不為致書郵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奉揚仁風

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為二十石吾奉揚仁風刺史宏自史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

所徵也今吾齊耳何故不見迎欲以使我長死鶴乎半道要晉書陶潛傳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

賢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卿半道要晉書陶潛傳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

以贈行宏應聲答曰願當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焉半道要晉書陶潛傳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

押世因疾守閤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為榮邪夫認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誘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

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人之相知豈可以一塗限或問混曰卿未嘗輕交於人而傾蓋於萬壽何也混曰

嘗詣領軍將軍謝混混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久由相敬絕由相狎宋書顏延之傳游道雖廣交義為長得在

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知名欽決定交款著分好齊書張敬兒傳與足下

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誨必藏其枉情輔以藝業會以文辭使欽決定交款著分好齊書張敬兒傳與足下

親不可褻疎不可間每存大德無挾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終危拱傍暹路不矜裾齊書王敬則傳教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

相然諾義信之篤誰與間之後此太祖報沈攸之書危拱傍暹路不矜裾齊書王敬則傳教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

五交三疊其風塵四海疊其煙灼靡不望影星奔籍響川鶯鷄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且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騰騰抽

勝約同要離焚妻子誓徇荆卿滿七族是日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貴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

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鹿踊香麟萃分騰鶯之稻梁沾玉萃之餘瀝銜恩遇

仙加以顛顛感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鷄之雄辯欲溫煥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沉出其顧指榮辱定

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芒毫寡忒是日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買驚故桓譚譬之於閭閻林同喻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瘁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彼波瀾此則荷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斯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一見生一敗德珍義禽獸相若一豎也難固易攜警訟所聚二豎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豎也古人知三豎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槓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

屬鼻息 見候者滿水陸 梁書張稷傳初去吳與郡以僕射徵道由吳鄉 單席而航學不倦嗟嘆久之乃一稷 稷單裝徑還京師人莫之識 脫襦割 梁書江革傳齊中書郎王融吏部謝朓雅相 著一井手一與革充臥具而去 以麈尾况重席 梁書謝舉傳北齊人盧廣有儒術為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 寄金獨在 陳書歐陽頠傳初交州刺史袁曇緩密以金五百兩寄頠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為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之 知也頠尋為蕭勃所破貲財盡盡唯所 曇緩亦尋卒至是頠並依信還之時人莫不嘆服其重然諾如此 儒者稱為口實 魏書崔休傳時大儒張吾貴有盛名於山東四方學士咸相宗慕弟子自遠而至者恒千 遣 周書寇雋傳少為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屬與雋結友雋每造光常清言移日小宗伯盧辯以雋業行俱 崇待以師友之禮每有問輒指雋語雋曰恒謂人曰 其為通人所敬重如此 謝章 周書真雋 書學考亦行束脩 契分愈密 唐書裴寂傳大業中為齊州司戶參軍歷侍御史晉陽宮 海物十瓶 宋史趙普傳開寶六年帝又 於普及 置於麻下會車駕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即命啟 真率會 宋史范純仁傳 臺時普賢多在洛純仁及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 荷插刻雪解錦裘質錢 宋史王陶傳陶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 相約為 脫粟一飯酒數行浴中以為勝事 京子敬乃 一枝遺列國君 劉向說苑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以之臣曰韓 京子敬乃 一枝遺列國君 劉向說苑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以之臣曰韓 京子敬乃 一枝遺列國君 劉向說苑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以之臣曰韓

折柳贈別 三輔黃圖霸橋在長安東跨水作 我成輕薄京尹 劉義慶世說許元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 牽拂相招 鄒道元水 公庶友 者每云索郎有 千里面目 顧氏家訓江南謠云尺 金龜換酒 蘇特衣冠盛事實知章一見李白呼 顧思同旅語索郎反語為桑落也 贈鳩十二籃 馮贊雲仙雜記毛傳好食鳩人與已相 贈鳩牙餅千枚 馮贊雲仙雜記許康年詣劉遜 雲仙雜記進士不第者親 贈鳩十二籃 馮贊雲仙雜記毛傳好食鳩人與已相 贈鳩牙餅千枚 馮贊雲仙雜記許康年詣劉遜 雲仙雜記進士不第者親 贈鳩十二籃 馮贊雲仙雜記毛傳好食鳩人與已相 贈鳩牙餅千枚 馮贊雲仙雜記許康年詣劉遜

暖寒會 王仁裕開天遺事巨家王元寶每至冬月大雪之際令僕夫自本家坊巷口掃 書問與詩往來無虛月 鄭厚堂 之費 雪為徑路躬親立於坊巷前迎揖賓客就本家具酒炙宴樂之為 之 書問與詩往來無虛月 鄭厚堂 談郎簡侍郎錢堪人慶曆間能吏與杜岐公極相厚善簡長岐公十餘年岐公以兄事之既老謝事居里中築別館徑山下善 服食得養生之術即徑山湖旁種葛蒲數畝採以自餽山中入目之昔蒲田時岐公亦以老就第居宋簡數以書招岐公同 處不果往然 簡版簡牌 陸游老學庵筆記元豐中王荆公居半山好觀佛書每以故金漆版書藏經名遣人就蔣山寺取 者久之其製漸精或以絨囊盛而封之南人謂 品字封 陸游老學庵筆記紹興初趙相元鎮貴重時方多故人恐其不暇盡 之簡版北人謂之牌了後又通謂之 或 品字封 陸游老學庵筆記紹興初趙相元鎮貴重時方多故人恐其不暇盡 復止用雙書而小 燠屋 陶宗儀輟耕錄今之人宅與遷居者隣里釀金治具過主人飲謂之日 簡多其福至十幅 燠屋 陶宗儀輟耕錄今之人宅與遷居者隣里釀金治具過主人飲謂之日

其身甚靜而使人求 管子守委閒居博分以致東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 壺士 管子 以為亡資注每以 示 散施於人不顧其沉所以示 分倉粟府金 晏子齊有北鄙驛者結累罔相蒲蓋繼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 財也不得其報曰沉得報日浮 子日癩說先生之義願行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 而遺之 壽三族 子 賴君之賜得以 天布 莊子施於人而 張羅於有鳥無鳥之際 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 者張之於 及國游士皆得生焉 不志非 也 張羅於有鳥無鳥之際 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 者張之於 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 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 戰國策驅而 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及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燒券 戰國策驅而 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福合赴矯 因士大夫以致此可獨享乎 後漢書寇恂傳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 命以責賜諸民因 其一民稱萬歲 故及從吏士常日吾 其一 之一時 人歸其長者以 揮金 後漢書荀彧傳贊公業稱豪駿 九族中外同其饑寒 傳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以來與羣士相隨每有 為有宰相器 聲升騰權詭時逼 一條朋 其紀綱 何心獨飽 吳志陸統傳統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為之飲食衰少 患急常先人後已與 一 其紀綱 何心獨飽 吳志陸統傳統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為之飲食衰少 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 其姊仁愛有行寡居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 糠不足我 一 姊日誠如是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 空船而還 吳志全琮傳琮父柔嘗使琮齋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 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 空船而還 吳志全琮傳琮父柔嘗使琮齋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 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 請 國租錢以散親族 晉書裴楷傳裴楷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貯楷成 一 焚車 便賑贖不及啟報柔更以奇之 請 國租錢以散親族 晉書裴楷傳裴楷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貯楷成 一 焚車 晉書阮裕傳在剡會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取 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賙貧乏 晉書祖逖傳每至田舍 一 鄉黨宗族 言後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命焚之 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賙貧乏 晉書祖逖傳每至田舍 一 鄉黨宗族

人事部 交與 施予

人事部 交與 施予

以是積錢數千萬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晉書郝超傳惜又好聚歛平生無長物晉書王恭傳與王忱齊名友善慕劉惔之為人

謝安嘗曰王恭人地可以為將來伯舅嘗從其父自會稽至都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所得祿秩悉散親故宋書顏延之傳善施者唯發自人心乃出天則

賈人之急雖乏必先使施如王丹愛如杜林亦可與言交矣所得祿秩悉散親故

一之正色曰食祿之豈可與農人競利作襦袴賜凍者

諸兄曰當今草竊人不圖久奈何有此而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

不共之於是計口平分其周給如此

基入寺門之仍謂德基曰君方為重器

不久貧棄故以此相遺耳德基問姬姓名不答而去

將其所知廣寧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備備壺執榼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敬煌泥潘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與著作佐郎博陵許赤虎河東裴定宗等謂潘曰再三之惠以為過厚子惠於叟何恒也潘曰我

者以潛為君子矣賈了矣

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糧種分給貧乏趙郡農民德之撫其子孫曰此乃李參軍遺惠也李參軍遺惠

嬌幼唐書蕭復傳廣德中連歲不稔穀價翔貴家貧將鬻昭應別業時宰相王綰聞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絃誘焉曰足下之才固宜右職如以別業奉家兄當以要地處矣復對曰復以家貧而

令門內凍餒非鄙夫之自視衡量

傾積唐書樊澤傳舉賢良方正次潼關雨澤困不能前有熊執易者

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儲橋皮

以鄭莊稱元史胡長孺傳脫略豪雋

梁仲曰今與與何人來對曰臣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父死無以葬我為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我為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為出之是以得三人來仲曰嗟嗟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

葉濃陰范滂雲漢友議鄭太穆中為金州刺史致書於襄陽于司空顧書傲視自若無郡吏之禮書曰閣下為南漢之郡俸薄尚為衣食之憂溝壑之期斯須至矣伏唯賢公息雷霆之威垂特達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匹器物千事未一千石奴婢各十八且日分千樹

解金帶置庭下李元綱厚德謝趙國趙少保常知趙州值歲大歉公召州之富民畢集勸誘

清波雜志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如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茂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所載

故舊乎日曼卿為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泰費佛子

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陶宗儀輯耕錄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費榮敏公案余內子

義人皆稱曰

意行以天管子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數椽自庇一簞糊口子華子夫士之自好者削劍

耕溪飲坐嘯行歌子華子子留子築居於五源之溪使其徒公子賓晉見子華子於齊曰先生之役子留子使賓晉也敬以有請夫五源之溪天下之至處也聽吟而聽啼且曉昏而日映也蒼蒼如對西顧而無有人聲雖然其土脈膏以發其植物也兌兌以澤其清流四注無乏於濯漑其蘋草之毛足以供祭也流光馳景却顧於斷溪絕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也其石皴栗爛如精霞鶴草之芬從風以揚

以蘊藏者無期惟是河汾之間不吾容也而寄食於海濱歲又弗稔其何以供億今之諸侯其地相埒也其德相若也先生之所車軫其將誰氏之之是以子留子使賓晉也敬以有請無寧先生而肯照臨於山溪之中將使斯人也耳聞而目明先生豈無意於此乎鹿裘索琴而歌

此乎鹿裘索琴而歌

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南郭隱几

穠樛者吾既已待年九十矣是三樂也南郭隱几

也壹夫相樂漢書薛宣傳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保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遺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穠

一為歡笑耳樂志

代古笑字居清曠以

奉之跼蹐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雲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閑房思老氏之元虛呼吸精和

求至人之仿佛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道遙一世之上睇視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美夫入帝王之門哉又作詩二篇以見其志曰飛鳥遺迹輝蛇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韓張霄成幢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為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項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 寄愁天上埋憂地下 元氣為舟微風為楫上合榻促從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元氣為舟微風為楫上合榻促

席量敵選對 奕或有樗蒲技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 彈琴詠詩自足於懷 修養性服食之事 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 史此事便廢安能令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 一行作 濁酒一杯彈琴一曲 守隨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敘離關陳 散髮嘯嘯 晉書嵇康傳採薇山阿 據胡林談詠 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其登南樓說平生 志意畢矣 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 當其為通旁若無人 宋書顏延之傳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 據鞍索酒類

然自得 宋書顏延之傳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麋牛笨車逢竣輒即屏謂曰善為之無令 按絃拭徽警方校石 宋書周朗傳吾幸病不及死夜不至身遂瘳既滿方杜長者之輟穀稼是誇自絕世家後人笑汝拙也 陳局露初莫爵星晚 居負南郭杖策獨遊 宋書袁粲傳粲開賭券官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賭券

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宅宇平素器物取給好飲酒善吟詠獨酌園亭以此自適 一 時 臥遊 宋書宗炳傳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石炭遠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觀唯當澄懷觀道 以 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令衆山皆響 撫琴動操衆山皆響 亦自不得得亦不賣 魚賣不弘之日 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素琴無絃葛巾漉

酒 宋書陶潛傳潛不解音聲而畜 一 張 一 每有酒適輒無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 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酒其酒熱取頭上 一 便 一 見樹木交蔭時鳥 自謂是羲皇上人 垂簾開卷有得欣然忘食 宋書陶潛傳少年來好書偶愛閑靜 一 便 一 見樹木交蔭時鳥 自謂是羲皇上人 垂簾

鼓琴風韻清遠 齊書柳世隆傳在朝 不 干 世 務 獨 浪 煙 霞 高 臥 風 月 足 滄 洲 陳書陸瑜傳吾監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 論者以為優得其人 擬向湖父 寢處風雲憑樓水

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 南史謝靈運傳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 坐處獨淨 南史王微傳微常住門不履地終日端坐林席皆 直是愛閑多病 南史王僧祐傳遷司空祭酒謝病不與公卿游齊高帝謂王儉 直造竹所嘯詠自得

不履地終日端坐林席皆 直是愛閑多病 南史王僧祐傳遷司空祭酒謝病不與公卿游齊高帝謂王儉 直造竹所嘯詠自得生塵埃唯當 南史袁粲傳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 一 恒居鹿牀環植竹木 南史劉訔傳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

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 林嬉水晏 魏書李諧傳山隱於石水回流於激沙樹先春而動色草迎歲而 山園游燕執射詩經一造孝緒即願以神交 林嬉水晏 魏書李諧傳山隱於石水回流於激沙樹先春而動色草迎歲而 山園游燕執射賦詩 尚書耶妙選入地以充之至於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為賓客每 一 必見招攜

所長以為娛適 北山之北乘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 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者有優游之美朝廷者有贊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

衡於辛文良有以焉况乎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幸苦一生何其醉也豈知知足止蕭然無累 一 幽蘭而漫芳桂仰瞻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 困 在 後 開 意 以 臨 花 卉 蔬 圃 居 前 坐 簷 而 看 灌 圃 二 項 以 供 饋 粥 十 畝 以 給

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蹟歌纂纂唱鳥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權古今田峻相過劇談務穡斯 果園在後開意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圃 上 歌纂纂唱鳥烏 晨荷簑笠夕談穀稼 隋書盧思道傳

足矣樂不可支 常願追禪理安能罷化源 然賦詩曰 棲息往來放懷事外 酒琴書自適不從科試京城光福里第起兄弟

外之交 唐書李泌傳初泌流放江南與柳渾頗況為 一 棲息往來放懷事外 酒琴書自適不從科試京城光福里第起兄弟

同居斯為宏敞龜意在人外倦接朋游乃于承達里園林深僻處創書齋吟嘯其間日為半隱亭及從父起在河中于中條山

谷中起草堂與山人道士游朔望一還府第後人目為邱君谷及起保釐東周龜于龍門西谷構松齋 一 起

人事部 閔適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鍾與元又于漢陽之龍山立隱池上篇舊唐書白居易傳初居易罷杭州歸洛陽于履道里得故散騎常侍楊馮宅竹木池館舍每浮舟而往其間適如此池上篇舊唐書白居易傳居易既以尹正罷歸每獨酌賦詠於舟中因

為拂揚石舉陳酒援琴彈秋思舊唐書白居易傳居易既以尹正罷歸每獨酌賦詠於舟中因

為太子賓客分秩於洛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泊吾不才身今奉為池中物每至池香火社香火社舊唐書白居易傳

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且露清鶴唳之夕香火社香火社舊唐書白居易傳

少傳以刑部尚書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奏清商樂奏清商樂唐書尉遲敬德傳敬德晚節謝賓客不與通飭觀沼

乃舍濟源墅優游窮年醉吟先生唐書白居易傳居易官輒病去遂無立功名意與弟行簡從祖弟敦中友受東

振薪唐書元結傳父延祖三歲而孤結勤其母且祀我因名而字之建長不仕年過四十親癡強勤之七松處士

鄭薰傳薰端勁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不問賢鄙為酣飲不問賢鄙為酣飲唐書元德秀傳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箭餘一

既老號所居為隱巖時松于庭號同年會比唐九老同年會比唐九老宋史司馬池傳池生於丙午與文彥博程公珣席汝言

妾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烏帽皂履綉袍革帶烏帽皂履綉袍革帶宋史杜衍傳衍清介不殖私產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宅

娛人以酒有從之或勸衍為居士服衍築室東坡宋史蘇軾傳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見燕游十

書吟詠自適與家人言未嘗及朝廷事築室東坡宋史蘇軾傳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見燕游十

日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築室東坡築室東坡宋史蘇軾傳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見燕游十

友宋史李昭玘傳居閑十五年自號樂靜先生寓意法書圖畫貯于十囊命曰擷杞菊取溪魚屏居十二年未嘗以得喪

關其心作園龜潭之上客不至以掛鵲酒賦詩時事不以掛口上作滄浪亭宋史文苑傳蘇舜欽在焚香煮茗終日不聽客去

金史世宗諸子承功子琦傳居汴中家人口多俸入少客至貧不能具酒肴蔬飯居家類素居家類素金史承嗣傳承嗣生而富貴

共食於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平章師司馬友蘇公見讀書黃華山寺讀書黃華山寺金史王廷鈞傳明昌元年四月召廷鈞試館職中選御

政事完顏守貞素敬之與為忘年交師司馬友蘇公師司馬友蘇公見讀書黃華山寺讀書黃華山寺金史王廷鈞傳明昌元年四月召廷鈞試館職中選御

乃卜居彰德買田墾慮杜門有琴籍寄臥有蒲榻杜門有琴籍寄臥有蒲榻黃憲天祿閣外史春秋之期有牲醴足以供祭一日之餐有藟食足自有

濠梁間想劉義慶世說新文在濠梁間想宋史王廷鈞傳明昌元年四月召廷鈞試館職中選御

常言經有五法其四州有九遊其八欲類此子矣暑月臨水以荷為杯暑月臨水以荷為杯龜璘因語錄靖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隔物與

言昨飲大歡者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之不歡無論好惡一不得言看盤鈴傀儡看盤鈴傀儡軍狗劉賓客嘉話錄大司徒杜公在維揚

朝八九千者飽食訖而踴之者一芳草多情賴此點綴芳草多情賴此點綴馮贊雲仙雜記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晉公每載浮萍為鴨作稠

龜布襦衫入市足矣足矣馮贊雲仙雜記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晉公每載浮萍為鴨作稠

百隻置後池數車數車入池使入池使鶴飛為驗鶴飛為驗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適常泛小艇遊西湖寺時有客至通所居則

一童子出應門延客坐為開籠縱鶴良久江山風月主人江山風月主人東坡志林臨臯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飲

通必掉小艇而歸蓋常以也也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本無常主關者便是四

不出四不赴鄧伯溫聞見前錄康節先公每歲春二月出四月天氣漸熱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漸寒即止故逍遙內階詠詩

南軒葉夢得避暑錄話夕則竹簟暑風茅檐冬日葉夢得避暑錄話夕則竹簟暑風茅檐冬日葉夢得避暑錄話夕則

落星灣因家焉常乘壺壺山童山童終日醉吟淡上終日醉吟淡上羅誘宜春傳信錢朝議大夫李觀字夢符歷官知處州不就

總角負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絕意世事酒肆神仙酒肆神仙周密齊東野語林外字豈凡泉南人詞翰滿腹詠詠不羈飲酒無算在

日所日香雪塢有泉花處曰繡錦谷貯書史酒肆神仙酒肆神仙周密齊東野語林外字豈凡泉南人詞翰滿腹詠詠不羈飲酒無算在

然神仙中人也豫市虎皮錢篋數枚藏腰間每出其一入酒家保傾倒便視其數酬酒直即藏去酒且盡復出一篋傾倒如初

速暮所飲幾斗餘不醉而篋中錢若循環無窮者肆人皆驚異之將去索筆題壁問曰藥爐丹竈舊生煙白雲深處是吾家江

南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明分漁樵半席分漁樵半席周密齊東野語余負睡仙周密齊東野語杜牧有夢亦成趣釋惠洪冷齋夜

目都下盛傳其家有有至云至云分漁樵半席分漁樵半席周密齊東野語余負睡仙周密齊東野語杜牧有夢亦成趣釋惠洪冷齋夜

久超然山水問問久超然山水問久超然山水

人事部七

遊覽

發地氣管子君子修游管子減度而席晏子後至左右列子初子列子好游壺邱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

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壺邱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

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

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壺邱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抵物物皆游矣物皆游矣

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

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也

遊離陵莊子莊周莊子一乎莊子之楚觀一異謁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子曰此何鳥哉翼殷

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醉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

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逃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離陵而忘吾

身異鵲感吾類遊於栗林而忘真栗莊子忘身見山林阜壤莊子使我欣欣然而樂與莊子忘百憂遺朝饑抱朴子登峻則望遠以探禹

穴史記太史公自序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莊子九疑浮於沅湘北涉尤樂杜鄴之間漢書宣帝紀數上下諸陵周

率常在下社每風景必造峴山晉書羊祜傳祜樂山水高陽倒載晉書山簡傳簡優游卒歲惟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

日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一池日夕一歸登臨山水竟日忘歸晉書阮籍傳或閉戶視書累月樂其風

土晉書阮籍傳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遊東平帝大悅即常自得於林阜之間晉書阮修傳性簡任不修人

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百錢掛杖頭會其得意焉忘反

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志百錢掛杖頭見會其得意焉忘反晉書謝

晉書嵇康傳康常採藥遊名山勝川靡不窮究晉書孫統傳性好山水乃求為鄴令轉在吳寧居每游賞必以妓女從

雖放情邱壑然蘭亭修祓其志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義之自為之序以申我卒當以樂死

義之既去官與東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為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竹下諷嘯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與造

久主人灑掃請坐徽之不願將出主人無車公不樂謝安遊集之日輒開筵待之窈窕尋壑崎嶇經邱

陶潛傳既以隨御者所之宋書鄭鮮之傳性好游行命相賞有松石間意有磐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

酒謂曰一而一以宋書宗炳傳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人外之游

敬弘等共為步屣白楊郊野齊書高帝紀蔡位任雖重無經世之畧疎放好酒携手春林負杖秋澗

為青冀二州善明遺書曰昔時之游於今逸矣或一或一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

園垂上談討芝桂借訪荔蘿齊書褚伯玉傳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册

臨滄窺烟液臨滄洲見欣玩水石齊書明僧紹傳紹弟慶符為青州僧紹之糧食隨慶符

劉蚪傳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蚪答曰蚪四節即病三時嘗聯藉岑瞻鵲岸鳥嶼蒼萍風雲蕭散適性遊履

尚釋教為新安太守郡多山水漾桂棹於清池席落英於曾岵梁書謝靈運傳下官自奉遠南浦卷迹東郊望日臨風瞻言佇

御羽鶴鏡集側聽餘論沐浴元流瀟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之辭麗不覺春日為遷更謂修夜為促

文無以匹莫不相顧動容服心勝不覺春日為遷更謂修夜為促不覺春日為遷更謂修夜為促

梁書何遜傳點點不入城府而遊遊人世致醉而歸泛長江而置酒陳書孫瑒傳瑒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為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

有濟勝之具必盡幽遐人莫能及皆歎其素玩麗曠南史隱逸傳論松山桂渚非無高不升無小不入

節袪服華放無往非適素玩麗曠南史隱逸傳論松山桂渚非無高不升無小不入

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後東閣庶堂粗復始快彈携壺遊遊里開北齊書李元忠傳元忠雖居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

就故今與諸賢飲而

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踏青舊唐書代宗紀上元二年文會之盛當時莫比

雅善篇什又工草隸耐蕭然自得二月壬午幸昆明池時英俊安集園池而

如宿構太宗每見師道所製必吟嗟嗟賞之樂游原唐書太平公主傳始主作觀池

符彭御傳居洛陽七八年每春月一優游自適老稚爭為挽舟金史許古傳古性嗜酒老而未衰每乘舟出村落間留飲或十數日

從家僮一二一優游自適老稚爭為挽舟金史許古傳古性嗜酒老而未衰每乘舟出村落間留飲或十數日

造仙府願謂同游曰汨沒塵土中一不意一年乃一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山水佳處鳴琴賦詩

王嘉拾遺記王嘉行天下取黃金碧玉之車傍氣乘風起朝陽之岳自明及晦窮萬瑤華載書

縣之表有其所之地又副以瑤華之輪十乘隨王之後以載其書也瑤華載書

望海云雖未觀三山應接不暇劉義慶世說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人情開滌

便自使人有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人情開滌

遠勢盡川陸明中之壽春路直也

為二城南面兩坡左右澤渚東坡世謂之晉興澤東西二十五里南北八里南對鹽道山其西則石壁千尋東則峭壁萬仞

嶺雲迴奇峯霞舉孤標秀出單絡羣山之表翠栢陰峯清泉灌頂郭景純云世所謂鸞巢也發于上而潛于下矣歟項方平有

良藥神農本草曰地有固活女煎銅芸紫苑之族也是以緇服思元之士鹿裘念一之夫代往遊焉路出北嶽勢

多懸絕來去者咸於東則連木乃陟百梯方降巖側鑿鎖之跡仍存焉故亦曰百梯山也尋梁契集

元水經注昔智伯之過晉以水灌晉陽其川上源後人踵其遺跡蓄以爲沼沼西際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側有涼堂

結飛梁於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希見曠景至有滯朋密友驕遊童子莫不用相娛樂慰於晉川之中最為勝處俯仰目

對魚鳥極望水木明瑟道元水經注其水北為大明湖西即大明寺寺東北兩面側湖此水便成淨池也池

心妙遠餘文雷朴之聲震動山谷左右壁層深蹻跡不交際中散水霧合視不見底南峯北嶺多結禪榻之士東巖西谷又是

深更爲勝處也其水歷澗流飛清洞觀謂之清水矣思不周賞情之圖狀

返水捍注後深澗墮間積石下通水穴爲變觀者若

風烟被薄觸目怡情方外之士尚一嬉處

按注云二館謂樊於期館荆軻館並有一城木一作水嬉處謂之唐池蓮荷被水勝遊多萃其上信爲一也俯仰池潭意深

人事部 遊覽

魚鳥鄺道元水經注桑乾水又東流津委浪通結雨湖東湖西浦淵潭相接水至清林淵錦鏡綴目新眺鄺道元水經注其

深晨見夕鳥泛濫其上黛甲素鱗潛躍其下所寡唯良水耳

南鑿石開山因崖結構其容巨壯世法所稀見沒響巖鄺道元水經注渠水又東枝分南入華林園歷疏圃南圃中有古玉井

山堂水殿烟寺相望一宮南歷景陽山北山在都亭堂上結方湖湖中起御坐石也御坐前建蓬萊山曲池接筵飛沼拂席南面射侯夾席武峙背山

堂上則石路崎嶇巖嶂峻嶮雲臺風觀纓帶阜遊觀者升降耶閣出入虹陛望之狀一矣其中引水飛翠傾瀾瀑布

或枉渚聲瀟瀟潺湲不斷竹栢蔭於層石猶薄叢泛舟昇陟取暢幽情鄺道元水經注頽水又東五渡水注之其水導源崇高縣

於泉側微巖暫拂則芳溢於大空入為神居矣東北太室東谿縣漢武帝置以奉太室山俗謂之崧陽城

及春夏雨泛水自山頂而迭相灌澗流相承為二十八浦也陽早輟津而石潭不托道路遊憩者唯得食飲而已無敢深盤

其中苟不如法必數日不潔是以行者憚之山下大澤周數里而清深肅潔水中有立石高十餘丈廣二十許步上甚平整細

素之士多一其水東流南陽綠竹蔭清善實望鄺道元水經注離水又東南流歷於竹園水深沈幽翳可

城西石瀉紫委瀾者五涉故亦謂之五渡水世入言梁王竹園也

以託業怡生鄺道元水經注自入萊蕪谷夾路連山百數里水陸多行石澗中出草藥饒松柏林藿綿濛崖壁相望或傾岑阻

山谷有清泉泉上數丈有石穴山曰引灌之從尚存出谷有平邱面山傍水土人悉以種麥云此邱不宜種稷黍而宜麥齊人

密行人勤有能至矣又有少許山曰引灌之從尚存出谷有平邱面山傍水土人悉以種麥云此邱不宜種稷黍而宜麥齊人

相承以殖之意謂麥邱所栖惠公谷也何其一提琴命友嬉娛永日桂權尋波輕林委浪鄺道元水經注巨洋水自

想一如此也余時逕此為之踟躕為之屢眷矣朱虛北入臨朐縣東治泉

水注之水出西谿飛泉側瀨於窮次之下泉路之上源麓之側有一祀目之為治泉祀按廣雅金神謂之清明斯地蓋古治官

所在故水取稱焉水色澄明而清冷特異淵無潛石淺鑿沙文中古壇參差相對後人微加功飾以為嬉遊之處南北遠岸

凌空疎木交合先公以太和中作鎮海岱余總角之年持節東州至若炎夏火流開居目不周翫情不給賞鄺道元水經注

縣西清谿水注之水出縣西青山山之東有濫泉即青谿之源也口徑數丈其深不測其泉甚靈潔至於炎陽有亢陰雨無時

以積物投之輒能暴雨其水導源東流以源出青山故以青谿為名尋源浮谿奇偽深峭盛弘之云稠木傍生交空交合危樓

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後流一山水有靈亦驚知已於千古鄺道元水經注宜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

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若一吳越之士號為水仙袁郊甘澤謠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目製

中夜半不見日月絕壁或于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類林木高茂畧盡冬春猿鳴至清山谷傳響冷不絕所謂三峽此

其一也崧言常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臨懼相戒會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意既至欣然始信所謂三峽不

如親見矣其巖峭秀峯奇構異形固難以辭敘林木蕭森難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映彌習觸岫延賞鄺道元水經注

彌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觀一當一西南臨沅水又東逕平山

山接二山雖曰異縣而峯嶺相連其間傾瀾瀾烟泉霧神明境上棲託者不能自絕於其側鄺道元水經注沅水又東逕平山

帆隨湘轉望衡九面鄺道元水經注衡山東南二面臨湘湖川自長沙至此江湖七百里有九背故漁者

圖百花帶馮贊雲仙雜記宗則春游山山谷見奇花異草則係於人多效之吳越之士號為水仙袁郊甘澤謠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目製

許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饌委其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與則窮其景物與盡

而行情且聞名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塵鹿間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自請者繁方伯之

為人江山之可駐小留龍門賞雪鄺道元水經注見前錄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游嵩山自穎陽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

吏傳公言曰山行良勞當府自序遊山錄鄺道元水經注見前錄司馬溫公凡所經從多載酒持囊往來嵩少間

事簡無遠歸也錢相過諸公之厚類如此府有詩什一曰一士大夫爭傳之載酒持囊往來嵩少間

葉夢得石林燕語凡本武士元豐間換文資以中大夫致仕居洛中幸騎牛挾女奴五七輩一初浣花

不為定所遇得意處即解囊藉地傾壺引滿旋度所聲自為辭使女奴共飲之醉則就枕不去雖暴露不顧也浣花

邀頭陸游老學庵筆記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宴於杜子美草堂記意宛然張仲才文始真經音坐釣臨邊行歌續

外陶宗儀輟耕錄林助田問書載會友人遊山徽云人有發緣敗素繪一山一水愛之若寶售之必千金至於目與真景會則

樂幾何有核孟盤隨意所命毋以褚攄林坤誠齋雜記長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則一於一或一於一百年瞬息僅

豐約拘也傲書馳告孟勇而前褚攄林坤誠齋雜記長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則一於一或一於一百年瞬息僅

行旅

樂與餌過客止老子一一注通義日今有鼓樂飲食於此能重南燭於晉國將四海之士一狎至以承主君之令

問夫豈暴糧一一而之於他國轍環河許子一華子一日者主君之召也孔載書甚多墨子一子墨子一南游使衛關中一一

惟亡臣暴糧一一而之於他國轍環河許子一華子一日者主君之召也孔載書甚多墨子一子墨子一南游使衛關中一一

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嫁術列子一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

故周公旦佐天子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農耕之難吾安敢廢此嫁術列子一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

耶 稅車放馬設舍以宿 韓非子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而 見大樹必寢其下 呂氏春秋今行者

也陵上巨木人以 還軫 國語臣從君 贏滕履躡負書擔囊 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

為期易知故也 遇奪釜鬲 戰國策蔡澤見逐於趙而 約車治裝 戰國策於是 日百而舍 戰國策蘇子說李兌曰維陽乘軒車蘇某家

有愧 衣焦不申頭塵不去 戰國策魏王欲攻邯鄲李梁問之中道而 伏軾結鞶 戰國策中

囊獨塵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繭 一車兩馬 史記孔子世家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

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 結軼 史記文帝紀今朕風與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

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 路襄即橋 史記河渠書陸行載車水行 一車兩馬 史記孔子世家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

氏按司馬彪云結謂 莊烏越聲 史記陳軫傳越人 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

云 突不黔 漢書叙傳聖詰之治棲棲皇皇 持衰 後漢書東夷傳倭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櫛沐不食

如病疾遺害以為持 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 後漢書西域傳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

衰不謹便共殺之 鶴望 蜀志諸葛亮傳注郭冲五事曰去 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顛 晉書趙至傳迴

歲者故入海人皆齋三歲糧 牽牛 陳書徐陵傳 情馳揚越 唐書錢徽傳居穀城穀城令王郢善接 遊客以

光儀荷交錯陵相望 夜視星斗而行 全史趙興祥傳興祥以父任閭門祇候謁告省親於白雲會遼季土賊據郡作

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之心所懼也 涉澤求蹊披榛覓路 見 總轡遐路懸鞍陋宇 晉

趙至傳飄飄遠游之士托身無人之鄉 則有前言之難 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 晨看旅鴈昏望

而過征太陽跋履則情劬而夕惕肆日平曠則寥廓而無視極聽修原則掩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瘁矣 晨看旅鴈昏望

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 夜視星斗而行 全史趙興祥傳興祥以父任閭門祇候謁告省親於白雲會遼季土賊據郡作

軍而不知遼主所向遂還柳城及婁室獲 津濟道宿所至如歸 通周書四方遊旅旁生忻 九登十陟 魏氏易林 乃能上山

遂主與祥乃歸國從宗望伐宋為六宅使 舉瓦觴殮鬼草 黃憲天祿閣外史今日暮重關渭水東流秦嶺蒼然鳥懸雲木 朝發白帝暮到江陵 蜀道元水經注自三峽

無關處重巖疊嶂天截日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流阻絕王命急宣有時

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瀟瀟迴清倒影絕巘多生檉栢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

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引聲哀空谷傳響哀 朝發黃牛暮宿黃牛 蜀道元水經注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

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朝發黃牛暮宿黃牛 蜀道元水經注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

黑牛黃成就分明既人跡所絕莫得究焉此巖既高加江湍紆迴雖途徑信 開囊取練償囊 李肇國史補瀘州道中有車載瓦

宿猶望見此物故行者謠曰 言水路行深迴望如一矣 開囊取練償囊 囊塞於隘路屬天寒水雪峻滑進

退不得日向暮官私客旅羣隊鈴鐸數千羅擁在後無可奈何有客劉頤者揚鞭而至問曰車中亮直幾 漁釣舊想 范成大吳

錢谷曰七八千頗遂開囊取練立償之命僮僕登車斷其絡悉推覆於崖下須臾車輕得進羣噪而前 漁釣舊想 范成大吳

江浙奔走川廣乍入舴舺蕭然有 辦嚴 王林野客叢書明帝諱莊以老莊為老嚴以辦裝為 辦嚴 或

不知其身之自天來歸也 辦嚴 者以為稱人當日辦嚴自稱曰辦嚴不知辦嚴即辦裝也

子史精華卷一百四

人事部八

十謁

錦衣吹笙

呂氏春秋墨子見荆

苞苴竿牘

莊子小夫之知不離一微精神乎寔淺而欲兼禽犢其子君子之學也以美

負鼎鼓刀

淮南子伊尹一而干

早夜掃門

史記齊王世家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一掃

御言事參

以爲賢言之齊悼惠王召見拜爲內史

承意觀色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

事來

以是漢王與語悅之

所言不可過今日

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爲漢王中涓受平謁入見平

右獨坐而再見

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

躡蹻擔簦

史記平原君傳虞卿者游說之士也

生載聖人也

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驢

一語連三日

夜無倦見牛鼎

之意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躡蹻擔簦

謂之狂生

謂我非狂生

謂之狂生

謂我非狂生

吾高陽酒徒

非儒人

日臣里中有

鄭生年六十餘長八尺

吾高陽酒徒

非儒人

客冠儒冠來

者沛公解其冠漫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

吾高陽酒徒

非儒人

引兵過陳

雷鄭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鄭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軍助楚誅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

吾高陽酒徒

非儒人

者入通沛公

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

吾高陽酒徒

非儒人

儒人也

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

吾高陽酒徒

非儒人

足杖矛曰

延客入鄭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

吾高陽酒徒

非儒人

爲事未暇見

儒人也夫足下欲與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

吾高陽酒徒

非儒人

又不加吾若

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

顧金錢

史記季布傳楚人曹邱

謝曰向者

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

顧金錢

史記季布傳楚人曹邱

曳長裾

漢書鄒陽傳今臣盡智畢議易

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

之心則何王之門 刺字漫滅 後漢書 刺字漫滅 避難荆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頰川通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

又先責統食 蜀志 彭美傳 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坐坐業 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於經日統大善之 自銜焉 蜀志 彭美傳 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坐坐業 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於經日統大善之 自銜焉

制局監俱見愛幸自江始安王遙光等謀殺及左右應救批刀之徒並專國命 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嶽 齊書 魏蘭 制局監俱見愛幸自江始安王遙光等謀殺及左右應救批刀之徒並專國命 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嶽 齊書 魏蘭

言極爲簡要更不須多語數日除霍州刺史 我禮蘭根族弟 善附會 齊書 魏蘭 言極爲簡要更不須多語數日除霍州刺史 我禮蘭根族弟 善附會 齊書 魏蘭

車盈巷卓蓋填里 隋書 盧思道傳 朝露未晞 董 刺促望塵 隋書 盧思道傳 朝露未晞 董 刺促望塵 隋書 盧思道傳

與王 殷殷云俾夜作書 徐幹中論 桓靈之世其甚者也 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客爲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 殷殷云俾夜作書 徐幹中論 桓靈之世其甚者也 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客爲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

書袋裏譬如望火馬日遊神 吳處厚青箱雜記 皇祐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騁請託而法官尤甚有一 風雪一家寒 吳處厚青箱雜記 皇祐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騁請託而法官尤甚有一 風雪一家寒

庭綠建業進士遊上都貧不能自給以詩干韓相公 一聯云 隨燕入長安 范公稱過庭錄 庭綠建業進士遊上都貧不能自給以詩干韓相公 一聯云 隨燕入長安 范公稱過庭錄

溫卷 趙彥衛雲麓漫抄 唐之舉人先齊當世顯人以姓達之至可然後 廣爲道徑 陸游老學菴筆記 司馬安四至九卿當時以爲善官以今觀之則謂之拙 溫卷 趙彥衛雲麓漫抄 唐之舉人先齊當世顯人以姓達之至可然後 廣爲道徑 陸游老學菴筆記 司馬安四至九卿當時以爲善官以今觀之則謂之拙

所事之地常無怨 管子 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 弱子下瓦慈母操箠 管子 生棟覆屋怨怒不 風雨無鄉 管子 所事之地常無怨 管子 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 弱子下瓦慈母操箠 管子 生棟覆屋怨怒不 風雨無鄉 管子

金受粟有問 晏子見疑於景公 出奔北郭 子召其友而告之曰 吾說晏子之義 願乞所以養母者焉 吾聞之 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之 免於三怨 列子 孤邱丈人謂孫叔敖曰 何謂也 金受粟有問 晏子見疑於景公 出奔北郭 子召其友而告之曰 吾說晏子之義 願乞所以養母者焉 吾聞之 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之 免於三怨 列子 孤邱丈人謂孫叔敖曰 何謂也

對曰 爵高者人妒之 官大者主惡之 祿厚者怨遠之 孫叔敖曰 吾聞益高 辱我以腐鼠 列子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 家充殷盛 錢 對曰 爵高者人妒之 官大者主惡之 祿厚者怨遠之 孫叔敖曰 吾聞益高 辱我以腐鼠 列子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 家充殷盛 錢

陳酒擊博樓上 俠客相隨而行 樓上博者射明項張中 反兩輪魚而笑 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 俠客相與言曰 虞氏富樂之 日久矣 而嘗有輕易人之志 吾不侵犯之而乃 此而不報 無以立懼於天下 請與若等戮力 一志率徒 屬必滅其 家爲等倫 許諾至期 日之夜 不折鏃 干不怨 飄瓦 莊子 復仇者 虛船獨舟 莊子 方舟而濟於河有 一人在其上 則呼 張歎之一呼而不聞 再呼而不聞 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 向 逆言過耳 兵甲相李 莊子 冠子 殊君異長不能相 則跪乞飲 也不怒而今也 怒向也 虛而今也 實人能虛已 以遊世 其孰能害之 請曰 足下無意賜之餘 溼乎 夷射曰 此去刑餘之人 何 事乃敢 一長者則跪走 退及夷射去 則跪而捐水 即門雪下 類溺者之狀 明日王出而訶之曰 誰溺於是 則跪對曰 臣不見 也 雖然 昨日中大夫夷射立 樹黍不獲 獲 淮南子 一者 怨府 國語 苦成氏有三十少德而多寵 位下 委土可以爲師 保 於此 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樹黍不獲 獲 淮南子 一者 怨府 國語 苦成氏有三十少德而多寵 位下 委土可以爲師 保

國語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 曰 必墮其壘 培吾將往焉 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 尹鐸往而培之 簡子如晉 陽見壘怒曰 必 殺鐸也 而後入大夫辭之 不可曰 是昭余警也 郵無正進曰 昔先主文子少譽於難 從姬氏於公宮 有孝德 以出在公族 有恭 德 以升在位 有武德 以羞爲正 卿有溫德 以成其名 譽失趙氏之典 刑而去其師 保基於其身 以復其所 及景子長於公宮 未及教訓 而嗣立矣 亦能纂修其身 以受先業 無謗於國 順德以學 子擇言以教 子擇師以保 子今吾子嗣位 有文之典 刑 有景之教 訓重之以師 保加之 以父兄子皆疏之 以及此 難夫 尹鐸曰 思樂而喜 思難而懼 人之道也 一 吾何 爲不增是以修之 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 若罰之 是罰善也 罰善必賞惡 臣何望矣 備子說曰 微子吾幾不爲人矣 以見難 之賞 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 以其賞如伯樂氏曰 子 怨若怨焉 見 德 國語 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 趙厚送 五百牒 削 免吾死 敢不歸 辭曰 吾爲主圖 非爲子也 怨若怨焉 見 德 國語 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 趙厚送 五百牒 削 去 戰國策 孟嘗君逐於齊 而復反 諱拾子迎之 於境 謂孟嘗君曰 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 有君滿意 殺之乎 孟 嘗君曰 然 諱拾子曰 事有必至 理有固然 君知之乎 孟嘗君曰 不知 諱拾子曰 事之必至者 死也 理之固然者 富貴則就之 貧賤則去之 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 請以市 諭市朝 則滿夕 則虛 非朝愛市而夕 將其頭爲飲器 戰國策 趙襄子最怨智士 憎之也 求存故往 亡故去 願君勿怨孟嘗君 乃取所怨 一 之不敢以爲言 將其頭爲飲器 戰國策 趙襄子最怨智士

人事部 恩怨

好史精華 卷一百四

人事部 恩怨

人事部 恩怨

人事部 恩怨

人事部 恩怨

人事部 恩怨

人事部 恩怨

人事部 恩怨

人事部 恩怨

人事部 恩怨

人事部 恩怨

人事部 恩怨

為知己者死

戰國策一也為知己者客

質首仇

戰國策夫周君實屬奉陽

感忿驅馳

戰國策夫賢者以

者色於市

戰國策無奈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矣

杯羹毒

戰國策中山君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福司馬子期

乘少期於當厄怨不期深浸期於傷心

史記越世家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

坐臥仰瞻

史記越世家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

會稽痛入於骨髓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

願得張儀

史記張儀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

且甘心於子

史記范雎傳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

實客更濁

史記范雎傳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

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責中

史記范雎傳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

之乃遂操范雎之衣而從之

史記范雎傳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

不也雖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公知何事范雎曰臣無恙乎范雎曰然則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

史記范雎傳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

君不而出范雎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

史記范雎傳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

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見賈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

史記范雎傳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

必報

史記范雎傳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

後葉

史記李將軍傳廣家與故穎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常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霸陵亭霸陵醉

之者

史記李將軍傳廣家與故穎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常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霸陵亭霸陵醉

民

漢書循吏傳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相卿吏其民愛我必葬我相鄉後世

伯及莽篡位後

漢書循吏傳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相卿吏其民愛我必葬我相鄉後世

君謀不為蘇正和

後漢書蓋勳傳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

先升講舍

後漢書蓋勳傳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

君

後漢書蓋勳傳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

私求必白

後漢書蓋勳傳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

王

後漢書蓋勳傳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

決下婢子品

後漢書蓋勳傳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

而

後漢書蓋勳傳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

諷州郡公府不得辟

後漢書蓋勳傳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

人事部

恩怨

恩怨

恩怨

按珍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晉書潘岳傳初岳為琅邪內史孫秀為小史給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為人數推辱之秀常銜忿及
 哲兄自知不免 **割炙啗之**
晉書顧榮傳初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曰
 是日若不自知不免 **割炙啗之**
按此岳父
大繫肘
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願喜飲酒致醉而後出導不答曰若不自知不免
 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邪又不答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又無言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頭表救已殷勤款
 至導執表涕泣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 **雷射**
晉書劉毅傳初江州刺史庾悅隆安中為司徒長史會至京口毅時甚屯
 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不許射者皆散惟毅一人如故既 **參伍時望**
宋書劉穆之傳
 而悅食子鸞殺求其餘悅又不答毅常街之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悅忿懼而死
 守侍中何偃嘗案云 一 **遊殷氏者不得入劉氏之門**
宋書庾炳之傳於時領軍將軍劉湛協附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而與僕射殷景仁
 亦幸 **遊殷氏者不得入劉氏之門**
有隙凡朝士

可失貴在人心
齊書到揭劉峻胡諧之傳論送錢龜兩言此
三始
梁書裴邃傳昔阮咸頗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為
 怒曰汝等 非其願也將如之何
回酒炙以授
陳書阮卓傳時有武威陰鏗字子堅梁左衛
 因 之眾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
 亂鏗常為賊所擒或救之獲免鏗問其故乃前所行勸者 按事與顧榮傳同兩錄之以備考
 子元履幼有操業甚開政體為司徒竟陵王子良法曹參軍元履拜謝廣之曰 父母之年自此
 密令於北殺之廣之先為安人所厚甚擁護之會鬱林敗死元履引為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郡蕃規隨從江夏遇續出之湘嶺路
酒殺三人
南史張纘傳初纘與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為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郡蕃規隨從江夏遇續出之湘嶺路
 而和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纘憤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 **慶汝得陪**
魏書宗室壽與傳初壽與為中庶
 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翼日又亡時人謂壽與 吳氏
 杖之三十及顯有寵為御史中尉壽與在每一言謗誹朝廷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奏其事命帝注可直付壽與賜死
 帝書半不成字當時見者亦知非本心但懼壽與威不敢申救及行刑日願自往看之壽與命筆自作墓誌銘云洛陽男子姓

論語
 上內銜之而未嘗出口
北齊書清河王岳傳初岳為領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德已更倚賴之歸彥密構其短岳於城南起宅聽事後開巷
 歸彥奏帝曰清河造宅僭擬帝宮制為 **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
北齊書魏收傳收性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
 巷但惟無聞耳顯祖聞而惡之漸以疎岳 **不射南向烏獸**
周書賀拔勝傳在江表三年梁武帝遇之甚厚勝常乞師北討齊神武既不果乃求還梁武
 帝許之親餞於南苑勝自是之後每行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志也 **反為昨暮**
兒之所屈
隋書蘇威傳威子夔少有盛名於天下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後議樂事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
 是夔委俱為一議使百僚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慶者十八九妥志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 **願阿武為老鼠**
舊唐書
 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為朋黨省中呼王弘為世子李同和
 為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微肅等因言為官又國子學請蕩陰人王孝逸為書學博士威屬盧
 愷以為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治之事皆驗上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 **願阿武為老鼠**
舊唐書
 讀之威惶懼免冠頓首上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 **願阿武為老鼠**
舊唐書
 長初初四大馬曰 吾作貓
官爵迴授
舊唐書李亮傳大亮少文武才幹清末署韓國公龐玉行軍兵曹在
 見生扼其喉武后怒自是宮中不畜貓 **恩怨**
 定交於幕下義兵入關大亮自東都歸國授土門令貞觀十七年晉王為皇太子東宮僚屬皆盛選重臣以大亮兼領太子右
 衛率儀工部尚書大亮雖位望通顯而居處卑陋衣服儉嗇至性忠謹雖妻子不見其情容事兄嫂有同於父母每懷張弱

之恩而久不能得... 武人性快文士難犯... 行入指樹懷之... 浮屠合尖... 入草物

此輩清流可投濁流... 栽花接木乃加爵命... 庭前老柏樹... 易口自毀貨手自毀... 心如火與金

乃釋鄭國... 投金水中... 誰能向狗尾底避陰涼... 飯後鐘... 每遇寒食至贊墓拜掃桑氏子孫待如骨肉

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 飲器賤行... 寫福建子三字... 人事部 恩怨

子史精華 卷一百四 人事部 恩怨

為至此其以情告且致欲自新之意丞相曰爾果能自悔乎某感
泣應命即命罰放非特某... 鬼劈口... 恨豈送面可消... 沒齒敬養不怠... 依樣畫葫蘆... 駕幸見之愈不悅卒不大用

樂部一

雅樂

人與天調

管子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
象周禮虞... 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 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 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 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 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 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 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 愚愚故道可載而與之... 見有焱之頌上充滿天地... 調其聲故其德... 不求其餘養耳... 能無形而不為道則不... 曲直繁省廉肉節奏... 之本六經者皆... 不錄而特錄此

樂部 雅樂

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

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

喜 荀子且樂者先王 中平莊肅 荀子樂則民和而不亂 使人心莊 荀子神端章甫舞韶 順氣成象 荀子凡姦聲感人而逆氣

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 清明象天廣大象地 荀子君子以鐘鼓導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故其

血氣和平移風 樂行而民嚮方 荀子故樂者所以導樂也金石絲竹 窮本極變 荀子樂之情也 和適 荀子春秋萬物所出造於太

易俗天下皆寧 樂行而民嚮方 荀子故樂者所以導樂也金石絲竹 窮本極變 荀子樂之情也 和適 荀子春秋萬物所出造於太

以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 伊尹作大濩 呂氏春秋殷湯即位乃命 皇陶作夏籥 呂氏春秋禹立勤勞天下

鑿龍門降通滌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 三象 呂氏春秋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周公遂 無聲者正可聽 淮南子朱絃

以刑於首於是命 為 九成以昭其功 三象 呂氏春秋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周公遂 無聲者正可聽 淮南子朱絃

三象可聽而不可快也故 民神禽鳥之般 揚子大樂無間無不懷也 鄭衛不能入 揚子黃鐘以生之中正以 惟正之聽 揚子

君子聽聲乎曰君子 荒淫佛 九變而淳氣洽 文中子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 矣裝晞曰何謂

正沉而樂者君子弗聽也注佛違也 王化始終可見 見 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 國語物得其常曰樂極

御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

喜 荀子且樂者先王 中平莊肅 荀子樂則民和而不亂 使人心莊 荀子神端章甫舞韶 順氣成象 荀子凡姦聲感人而逆氣

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 清明象天廣大象地 荀子君子以鐘鼓導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故其

血氣和平移風 樂行而民嚮方 荀子故樂者所以導樂也金石絲竹 窮本極變 荀子樂之情也 和適 荀子春秋萬物所出造於太

易俗天下皆寧 樂行而民嚮方 荀子故樂者所以導樂也金石絲竹 窮本極變 荀子樂之情也 和適 荀子春秋萬物所出造於太

以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 伊尹作大濩 呂氏春秋殷湯即位乃命 皇陶作夏籥 呂氏春秋禹立勤勞天下

鑿龍門降通滌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 三象 呂氏春秋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周公遂 無聲者正可聽 淮南子朱絃

以刑於首於是命 為 九成以昭其功 三象 呂氏春秋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周公遂 無聲者正可聽 淮南子朱絃

三象可聽而不可快也故 民神禽鳥之般 揚子大樂無間無不懷也 鄭衛不能入 揚子黃鐘以生之中正以 惟正之聽 揚子

君子聽聲乎曰君子 荒淫佛 九變而淳氣洽 文中子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 矣裝晞曰何謂

石并其書表付外考試登依旨款以去八月初詣署集議但一正聲五十曲

懸八以黃鐘為宮 隋書盧夔傳黃以古樂宮懸七入損益不同歷代通儒議無定準於是一上表曰殷人以此上通用五音周武克

儀同楊慶和剛定周齊音律 一千八百聲 隋書萬寶常傳萬寶常傳萬寶常傳萬寶常傳萬寶常傳萬寶常傳萬寶常傳萬寶常傳

清商署以掌之 清商署 魚麗驚翼張翼舒 元會第一奏 朱鴈天馬之義制景雲河清歌名曰讚樂奏之管絃為諸樂

樂 舊唐書音志太和三年八月太常禮院奏謹按凱樂鼓吹之歌曲也周官大司樂王師大獻則奏凱安樂注 君臣同慶

補之 龍池 亦異焉故中宗季年汎舟池也明皇龍潛之時宅在龍慶坊宅南坊人所居變為池望氣者 鳳曲登歌

乃曰大樂與天地同和者也製一以法天之成數號大唐雅樂一日豫和二日順和三日永和四日肅和五日功成慶善

賞賜閭里同漢沛宛帝歌賦詩起居郎呂才破之管絃名曰一樂 七德舞 唐書禮志唐之自製樂凡三大舞一

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於樂章示不忘本也右僕射封德彝曰陛下以聖武戡難陳象德文容豈足道哉帝覽然曰朕雖以

亮員外散騎常侍虞世南太子右庶 秦王破陣 二舞在北登歌在上 五代史崔悅傳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

史中丞寶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廷設宮縣 一 武舞 八佾六十有

二按負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按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鈸一歌簫各二人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元同三舉登歌奏文同

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高 可密 劉向說苑樂之 一者琴最宜 一足 孔叢公曰吾聞夔 一有異於人信乎

本以通八風變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 兜禁昧離 班固曰虎通故南夷之樂曰 一合觀之樂儂於堂四

陳於右 東方持矛南方歌西方戚北方擊金 夷固曰虎通故南夷之樂曰 一合觀之樂儂於堂四 者殷之樂人也精

述陰陽曉明象緯莫測其為人世載遠絕在軒轅之世為司樂之官及 十部伎 唐六典凡大燕會則設 一之於庭以備華

天竺伎五日高麗伎六日龜茲伎七日安國 伎八曰疎勒伎九曰高昌伎十日康國伎

音律 有唱必和 管子 荷 一之 有 一之 和 風律 管子 君 失音 吹風動音 管子 填篋之 一鑿 一金石之 一

徵如 一 凡聽羽如鳴馬在野 凡聽宮如牛鳴 鳴馬在野 見 牛鳴窮中 見 離羣羊 見 雉登木 以 鳴 見 宮徵還激 子青

黃敲 一 凡聽商如離羣羊 凡聽角如雉登木 以 鳴 音疾以清 鳴馬在野 見 牛鳴窮中 見 離羣羊 見 雉登木 以 鳴 見 宮徵還激 子青

鬼谷子 商角不 二合徵羽不相 商角不 二合徵羽不相 上 草木成實溫風徐迴霜雪交下堅冰立散 列子 瓠巴鼓琴而鳥舞

從師襄游柱指鈞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
 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
 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鐘————草木發榮當
 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鐘————川池暴注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
 雲浮甘露降澧泉湧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湧見師曠清角鄰衍吹律上高
 之清角鄰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湧見師曠清角鄰衍吹律上高
山流水 列子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鍾子期曰善哉峩峩今若泰山志在——鍾子期曰善哉洋洋
 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 每奏輒窮其趣 上 人籟 莊子女聞——而未聞地籟 二十五弦皆動
 日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每奏輒窮其趣 上 人籟 莊子女聞——而未聞地籟 二十五弦皆動
 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意達金石 而擊之則樂其聲變其聲亦變——誠感之——於
 人乎 清商清徵清角 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為聽而寫之師涓
 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謂明曰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
 平公鶻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村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
 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曰不可古
 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
 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
 有元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即門之境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於天平公大說坐者皆
 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
 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並鎗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
 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
 有元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墜廊瓦坐 田連鼓上成寢檝下 者也然而——
 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瘞病 田連鼓上成寢檝下 者也然而——
 而不能 流魚出聽六馬仰秣 伯牙鼓琴而——大麗統寶 蕭和箏箏發極填箏翁博瑟易良琴婦好 翁博婦好見
太鉅太清太小太濁皆非適也 呂氏春秋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弗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動大小則志
 不整則竭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惟天之合正風乃行 呂氏春秋帝頌項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為帝
 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 以尾鼓腹其音英 上黃鐘律呂之本 呂氏春秋晉黃帝命伶倫作為律

乃令鐘磬為樂借鐘乃優優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 上黃鐘律呂之本 呂氏春秋晉黃帝命伶倫作為律
 取竹於密箏之谷以生空篴厚約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次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陰之陰
 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之宮——
鳴六雌鳴六上分審 呂氏春秋五音之無不應也其一——也宮徵 日至則月鍾其風 呂氏春秋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
 日短至則生黃鐘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鍾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日長至則生 東音南音西音北音 呂氏
 疑實季夏生林鐘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鐘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
 春秋夏后氏孔甲田於東陽黃山天大風晦首孔甲迷惑入於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見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
 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折持斧斫斷其足遂為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
 命矣夫乃作為破斧之歌實始為——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之女乃令其妾侍禹於塗山之陽
 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將實始為——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周昭王親將征荆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遠
 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孫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於西翟實為長公殷整甲徒宅西河猶思故處
 實始作為——長公纓是音以處西山秦穆公取風焉實始為秦音有城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
 往視之鳴若謠二女雙雙而爭搏之覆以重篋少選發而視之燕 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 呂氏春秋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
 遣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為——身得生而為公家擊磬臣不親臣之母三年矣昔為舍氏
 答曰臣之不幸而殺人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擊磬臣不親臣之母三年矣昔為舍氏
 親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歎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
 彼感乎已而發乎人豈必強說乎哉 後世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 呂氏春秋晉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師曠曰
 之不調也也師曠欲善調鐘以為後世之知音者也 音倍為日律倍為辰 而為音合陰而為陽合陽而為律故曰五音六律
 白——而——自——而—— 律九寸因而九之 淮南子故黃鐘之——而宮音調——以五立以八生 淮南子物以三成音——
 八數律之初生也寫 和穆 淮南子姑洗生應鐘比於正音故為 浸濁浸清 淮南子日冬至音比林鐘——以 三百六十音當一歲
 風之音故音——和穆 淮南子姑洗生應鐘比於正音故為 浸濁浸清 淮南子日冬至音比林鐘——以 三百六十音當一歲
之日 淮南子其以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 放意相物 淮南子善師之——以——寫神愈 廉隅
 六三十六故——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 舞而形乎絃者凡不能以喻弟 廉隅
修營 淮南子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唐牙莫之鼓也 中正則雅多哇則鄭 揚子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 美哉
 遇人則不然鼓琴者期於鳴廉隅修營而不期於濫觴號鐘 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廓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礪溪則仲尼
琴意 文中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廓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礪溪則仲尼
 之宅酒饋也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知舜自鼓也聲存而

舊唐書音樂志太宗曰夫音聲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歡者搖筆誤中琴絃有所屬也非由樂也搖筆誤中琴絃有所屬也非由樂也

心聞之則悅憂者聽之則悲以片竹約而東之使絃急而一律生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

淮南本數用京房舊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其月律而為一部以律數為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為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皆依運行每日各以本律正聲調

其七餘有五俗號一莫能通者文收吹律律度量衡相用為表裏

調之聲一徵時人咸服其妙尋授協律郎

法以著之故始求聲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為分寸一黍之多積而為會合一黍之重積而為銖兩此造律之本也故為之長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為之多少之法而著之於量為之輕重之法而著之於權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時而衡則又總其法而著之於數使其分寸會合銖兩皆起於黃鐘然後

衡亦可以制律不幸而皆亡則推其法數而制之用其長短多少輕重以相參考四者既同而聲必至聲至而後樂可作矣

均二變循環無間故一宮二商三角四變徵五徵六羽七變宮其聲絳濁至清為一

宗軌甚後人習為一識臥吹

瑟六絃也樂家以自下逆

鼓曰琵琶上順鼓曰瑟云琵琶多聲聲少見金石諧婉將有大慶

室子孫乎是月中宗復位振鐸得鐘

宮為均以土為德

由羅葛附灌木

器之中琴德最優白虎通曰琴者禁止於五行之符佐勝之徵

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青龍此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張急調下

子日夫一人者孰識諸會子對曰問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和而相飲

後趙女鼓瑟於左吹律致氣寒谷為溫

秦娥一於右歸風送遠

皆悲不能自攝

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為聲璧之為五絃也

段成式酉陽雜俎蜀將軍皇直別音律擊陶器能知時月好彈琵琶元和中嘗造一調乘涼臨水池彈之本黃鐘而聲入絃

復鳴彈於池上覺近岸波動

客車水竭池窮池索之數日泥下丈餘得鐵一片乃方響琴寶鐵也

雀噪蛇胡瓜苑

莫不流涕其妹請學之乃教數聲須臾總忘後不成曲

建詩云聽風聽水作霓裳白樂天詩注云開元中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遣鄭愚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嘗引上入月宮聞仙樂及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遣妻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為散序用敬述所進為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諸說各不同今蒲中

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韻有獻仙音曲乃其遺聲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法曲今獻仙音乃小石調耳未知孰是虞美人操

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災福尤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草聞人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誠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

美人曲全不相近始末無一聲相似者而草輒應之與虞美人曲無異者律法同管也其知者秦不得正聲不足為器不得中聲不得為樂

沈括補筆談樂有中聲有正聲所謂中聲者聲之高至於無窮聲之下亦無窮而各具十二律作樂者必求其高盈丈之絃其節亦十三盈尺之絃其節亦十三故琴以為十三徽不獨絃如此金石亦然考工為聲之法已上則磨其端已下則磨其旁磨之至於聲而有韻處即與徽應過之則復無韻又磨之至於有韻處復應以一徽石無大小有韻處亦不過十三

為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為也

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

後趙女鼓瑟於左吹律致氣寒谷為溫

秦娥一於右歸風送遠

皆悲不能自攝

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為聲璧之為五絃也

段成式酉陽雜俎蜀將軍皇直別音律擊陶器能知時月好彈琵琶元和中嘗造一調乘涼臨水池彈之本黃鐘而聲入絃

復鳴彈於池上覺近岸波動

客車水竭池窮池索之數日泥下丈餘得鐵一片乃方響琴寶鐵也

雀噪蛇胡瓜苑

莫不流涕其妹請學之乃教數聲須臾總忘後不成曲

建詩云聽風聽水作霓裳白樂天詩注云開元中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遣鄭愚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嘗引上入月宮聞仙樂及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遣妻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為散序用敬述所進為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諸說各不同今蒲中

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韻有獻仙音曲乃其遺聲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法曲今獻仙音乃小石調耳未知孰是虞美人操

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災福尤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草聞人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誠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

美人曲全不相近始末無一聲相似者而草輒應之與虞美人曲無異者律法同管也其知者秦不得正聲不足為器不得中聲不得為樂

沈括補筆談樂有中聲有正聲所謂中聲者聲之高至於無窮聲之下亦無窮而各具十二律作樂者必求其高盈丈之絃其節亦十三盈尺之絃其節亦十三故琴以為十三徽不獨絃如此金石亦然考工為聲之法已上則磨其端已下則磨其旁磨之至於聲而有韻處即與徽應過之則復無韻又磨之至於有韻處復應以一徽石無大小有韻處亦不過十三

猶絃之有十三沉聲也此天地至理人不能以毫釐損益其間近世
金石之工蓋未嘗及此也
須依此用之欲知其應者先調諸絃令聲和乃一人加絃上鼓其
紙人躍他絃即不動聲律高下苟同雖在他琴鼓之應絃亦震此之謂正聲
陸游南唐書雜藝傳李范履霜陸游老學庵筆記范文正公喜彈琴然
冠春吹洞簫
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同然有慕心則聲裴然所以悲思怨
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之
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之神其餘聲者猶
之魂魄知夫倏往倏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焉
剪紙應絃
沈括補筆談琴瑟絃皆有應聲官絃則應少宮
商絃應少商其餘皆隔四相應今曲中有聲者
轆轤護索
葉夢得避暑錄話琴之用指
得心符手得符物
張仲才文始真經如桴扣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
聲者我之感也一已矣餘一尚一終亦不存而已矣

歌舞

異傳皆樂
歌一而一也張躬
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
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
自謂盡之遂歸秦青弗止錢于郊衢撫節悲歌
相和而歌
莊子或編曲或鼓琴
上折揚皇考
莊子大聲不入於里耳木聲與人聲犁然當於人心
而歌於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官商
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誠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
陶唐氏作舞
呂氏春秋音一之始陰多滯伏而濇積水道壅塞
乃令人拊或鼓擊擊鐘磬吹苓展管篪因
效山林谿谷之音
呂氏春秋帝堯立乃命質為樂質乃
陽阿采菱
淮南子欲學歌詠者必先徵羽樂
舉節
淮南子舞者一坐者不
繞身若環
淮南子今鼓舞者
會撓摩地
約被風髮若結
勁容轉曲便媚擬神
見秋葯被風
上發謀動慮和神定氣
文平謂昭德之舞開而泰其
下平謂昭德之舞開而泰其
王克殿而作此詩也以爲一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
楚歌
史記項羽細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
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
日力披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驍不逝驍不逝兮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
視虞兮見發德明功
史記文帝紀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
也舞者所以也高廟耐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耐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帝臨天下通

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孥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
人重絕人之世歷既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
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
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
春陽朱明西暉元冥
有流星經于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
歌一冬三候
史記樂書高祖過沛詩
康樂
人皆衣文衣而舞
注王肅云舞曲名也
和歌市中
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
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刺軻而
度曲
吹洞簫自
一被歌聲分判節度窮極幼眇
分判節度窮極幼眇
見幡比趨回
集貳雙飛常羊
漢書禮樂志節玉稍以舞歌體招搖若永望星留俞塞隕光照紫帷珠熒黃
習歌中和樂職宣布

漢書王褒傳便衰作中和樂職宣布詩
象教田
初為支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獲刈春籟之形象其功也
改雲翻曰鳳翔
魏志
紀注魏書魏一漢一舞一舞有命舞曰雲應舞
雞鳴歌
晉書武帝紀二年春
白符
晉書樂志拂舞出自江左舊云吳舞
武德舞曰武頌無文昭舞曰大昭舞五行舞曰大武舞
白鳥鳴舞
見鶴鳴舞
小安豐舞
為採葉父爵成亭侯始到府通謁導以
十年矣察其辭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晉也
白鳥鳴舞
見鶴鳴舞
小安豐舞
為採葉父爵成亭侯始到府通謁導以
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向曰佳便著
俯仰在中傍若無人
見以足叩船引聲喉轉
晉書夏統
永懷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向俯仰在中傍若無人其率詣如此
會萬國投化郡邦崩而悲思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咸感詠述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越梁宋其父墜江
不得尸娥仰天哀號中流悲歎便投水而死父子喪乃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為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
獸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為作小海唱今欲歌之眾人僉曰善統於是
清激慨慨大風應至含水噴雲雨
響集叱咤雷電畫集氣長蕭沙塵烟起王公以下皆恐止之乃已諸人顧相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歌之聲
便髮鬋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流即謂伯姬高行在目前也領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
充實充
作土地間曲
見慕歌
上河女之章
見小海唱
白團扇
宋書樂志團扇歌者晉中書令王珣與嫂婢有情愛好甚
故制此歌
丁督護
宋書
督護歌者有城內史徐逵之為督護所殺宋高祖使府內直督護丁所收歛殮之遠之妻高祖
韓舞鐸舞
鐸舞
宋書樂
長女也不時至問下自問敘送之事每問輒歎息曰
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
韓舞鐸舞
鐸舞
宋書樂
未詳所起漢代已施於燕享矣傳張衡所賦皆其事也曹植舞鐸序曰漢靈帝西園故事有李堅者能舞鐸舞西隨
段熲先帝問其舊有技名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改作新歌五篇不敢充之黃門近以成
下國之陋焉音一歌亦五篇又一歌一篇一歌一
七架起長袖
宋書樂志音初有格樂舞格樂今之齊世寧也張衡
篇一
伎六曲並陳於元會今備鼓吹詞猶存舞並調

世文士類苑之云世間關於樂屬題略云
皆以七聲為舞也按神記云晉太康
皎皎白緒節節為雙
左有白絳絳
中天下為晉世寧舞矜手以接栝梓反覆之此則漢世惟有梓舞而晉加以絳反覆之也
宋書樂志魏晉之世有
善一
又云
吳音呼絳為絳絳白絳即白絳
孫氏弘舊曲朱生發新聲
宋書樂志魏晉之世有
宋
郝索善彈琴一善琵琶尤一傳元著書曰人若欲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惑乎設此六
兜鈴曹子
宋書五行志魏明帝太
人生於上世越古今而無優何但琴牙同契哉按此說則自茲以後皆孫朱等之遺則也
兜鈴曹子
宋書五行志魏明帝太
其唱曰其襄陽樂
南史劉道產傳為雍州刺史領寧蠻校尉加都督兼襄陽太守善於臨職在雍部
懷懷
南史王敬則傳敬則
奈汝曹何
政績尤著蠻夷前後不受化者皆願服百姓樂業由此有
歌自道產始也
懷懷
南史王敬則傳敬則
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人衣庫上教五日一給仲雅仲雅在御前鼓
各令為其方舞
魏書文成文明后馮氏傳太后曾
琴作一
曲歌曰常歎負情懷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
山雲
周書武帝紀天和元年十月甲
大壯大觀
隋書音志以武
使人諸方渠帥
高祖帥羣臣上壽太后忻然
山雲
周書武帝紀天和元年十月甲
大壯大觀
隋書音志以武
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羣臣各言其志於是和歌者九十人
樹梨普梨之曲
北史朱榮傳酒酣耳熱必自匡坐唱虜歌為
舞取易云大觀在上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也
樹梨普梨之曲
北史朱榮傳酒酣耳熱必自匡坐唱虜歌為
暮罷歸便與左右連手
救勒舞
見六合還淳
諸州都督刺史於洛城南門樓奏新造
之舞
連袂踏歌
隋書中宗
上皇御安福門觀燈出內人
白雪歌辭
舊唐書音志太常上言自宋玉以後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者臣今準教依
樂府奏曲之後皆別有送聲君唱臣和事彰前史輒取侍
送聲
見方象城郭
舊唐書音志安樂者後周武帝齊所作也
臣等奏和雪詩以為送聲各十六節今悉教訖並皆諧韻
送聲
見方象城郭
舊唐書音志安樂者後周武帝齊所作也
刻木為面狗喙狀耳以金飾之垂線為
行列成字
舊唐書音志聖壽樂高宗武后所作也舞者百四十人金銅冠五色畫云
髮畫皮制舞制制胡狀
行列表字
舊唐書音志聖壽樂高宗武后所作也舞者百四十人金銅冠五色畫云
字
倒舞伎
舊唐書音志胡狀
風管雲歌
舊唐書音志迎祖樂
舞之
一必
一十六變而畢有聖起千古道奏百王皇帝萬年寶祚彌昌
圍雪散雪
舊唐書王十平傳
十平尚義陽公主公主縱恣不法士平與之爭忿憲宗怒幽公主於禁中士平幽於私第不令
之狀往往歌于酒席
迎波辭
舊唐書李景伯傳景龍中遷諫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令各為
一眾皆為
非弘農得寶
舊唐書宇文融傳
先是人間戲唱歌詞云得體貌那也紀獲得體那潭裏船車開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看唱
以為殊祥改桃林為靈寶縣及此潭成陝縣尉崔成甫以為陝郡太守鑿成新潭又致揚州銅器翻出此詞廣集兩縣官使婦
人唱之言得寶弘農野
一那潭裏船車開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看唱得寶歌成甫又作歌詞十首白衣缺勝綠衫

成字 周密齊東野語州郡遇聖節錫宴率命俄坡數十羣舞於庭作天下太平字殊為不經而唐樂府雜錄云舞有字以舞人...

俗樂

諛心 管子潘聲語耳潘觀語日耳目 材女樂三千人 鍾石絲竹之音不絕 國人難 呂氏春秋季春之月...

彈箏搏髀

彈箏搏髀 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 嗚嗚 見 巴俞于遮 有俞水猋人居其上皆剛勇好舞漢高祖此以平三秦後使...

海中磔極

海中磔極 漢書西域傳覽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與造都盧之帳落以隨...

化魚化龍

化魚化龍 後漢書禮儀志正月旦劉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

自支解

自支解 見 易牛馬頭 見 跳丸 見 蜀技 皆為之感憤而禱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此乎...

足以前天

足以前天 以履地 宋書樂志晉成帝咸康七年散騎侍郎顧臻表曰臣聞聖王制樂贊揚治道養以仁義防以邪淫上享宗...

高祖紫鹿

高祖紫鹿 見 齊王捲衣 見 斧兒 見 三日弄具 承為百戲之具雕弄技巧增損無常 臥駟倒騎 論案晉中...

尤艷麗者以 被以新聲選官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誦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

大指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 璧月瓊樹上為愚癡 魏書前廢帝紀太樂奏伎有倡優

也其畧曰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 而絃歌之名曰 無愁曲 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數人間謂之無愁天子 乞寒 外命婦大列妓樂又縱胡人 用水澆

一詔樂府合樂奏之 沃為地厚天高 隋書音樂志高祖龍潛時頗好音樂常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 玉女行 鶉神仙 鶉客 樂志楊

戲樂正白明達造新聲 帝命樂正白明達造新聲 帝命樂正白明達造新聲 帝命樂正白明達造新聲 帝命樂正白明達造新聲

此理之當然也 彈曲多即能造曲 四方散樂 都初於芳華苑積翠池側帝帷官女觀之有舍利先來戲於場內須臾跳躍

激水滿衢電鼉鼉水人蟲魚偏覆於地又有大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聳踊而出名曰黃龍變又以繩繫

二人戴竿其上有舞忽騰透而換易之又有神龜負山幻人 大鯨噴霧 見神龜負山上 西涼女樂 隋書音樂志西涼女樂

吐火千變萬化曠古莫儔染于大駭之自是皆於太常教習 人戴獸面男為女服 隋書柳或傳正月

拜榮定為洛州總管以鎮之前 吳樂 復為右武侯大將軍尋除秦州總管賜 奏 此聲似啼 文帝紀

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會不相避 弄珠 之樂投壺圖碁橋蒲擲梁 此戲 分朋拔河 唐

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會不相避 弄珠 之樂投壺圖碁橋蒲擲梁 此戲 分朋拔河 唐

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會不相避 弄珠 之樂投壺圖碁橋蒲擲梁 此戲 分朋拔河 唐

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會不相避 弄珠 之樂投壺圖碁橋蒲擲梁 此戲 分朋拔河 唐

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會不相避 弄珠 之樂投壺圖碁橋蒲擲梁 此戲 分朋拔河 唐

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會不相避 弄珠 之樂投壺圖碁橋蒲擲梁 此戲 分朋拔河 唐

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會不相避 弄珠 之樂投壺圖碁橋蒲擲梁 此戲 分朋拔河 唐

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會不相避 弄珠 之樂投壺圖碁橋蒲擲梁 此戲 分朋拔河 唐

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會不相避 弄珠 之樂投壺圖碁橋蒲擲梁 此戲 分朋拔河 唐

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會不相避 弄珠 之樂投壺圖碁橋蒲擲梁 此戲 分朋拔河 唐

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會不相避 弄珠 之樂投壺圖碁橋蒲擲梁 此戲 分朋拔河 唐

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會不相避 弄珠 之樂投壺圖碁橋蒲擲梁 此戲 分朋拔河 唐

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會不相避 弄珠 之樂投壺圖碁橋蒲擲梁 此戲 分朋拔河 唐

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會不相避 弄珠 之樂投壺圖碁橋蒲擲梁 此戲 分朋拔河 唐

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會不相避 弄珠 之樂投壺圖碁橋蒲擲梁 此戲 分朋拔河 唐

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會不相避 弄珠 之樂投壺圖碁橋蒲擲梁 此戲 分朋拔河 唐

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會不相避 弄珠 之樂投壺圖碁橋蒲擲梁 此戲 分朋拔河 唐

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會不相避 弄珠 之樂投壺圖碁橋蒲擲梁 此戲 分朋拔河 唐

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會不相避 弄珠 之樂投壺圖碁橋蒲擲梁 此戲 分朋拔河 唐

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會不相避 弄珠 之樂投壺圖碁橋蒲擲梁 此戲 分朋拔河 唐

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會不相避 弄珠 之樂投壺圖碁橋蒲擲梁 此戲 分朋拔河 唐

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會不相避 弄珠 之樂投壺圖碁橋蒲擲梁 此戲 分朋拔河 唐

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會不相避 弄珠 之樂投壺圖碁橋蒲擲梁 此戲 分朋拔河 唐

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會不相避 弄珠 之樂投壺圖碁橋蒲擲梁 此戲 分朋拔河 唐

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會不相避 弄珠 之樂投壺圖碁橋蒲擲梁 此戲 分朋拔河 唐

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會不相避 弄珠 之樂投壺圖碁橋蒲擲梁 此戲 分朋拔河 唐

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會不相避 弄珠 之樂投壺圖碁橋蒲擲梁 此戲 分朋拔河 唐

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會不相避 弄珠 之樂投壺圖碁橋蒲擲梁 此戲 分朋拔河 唐

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會不相避 弄珠 之樂投壺圖碁橋蒲擲梁 此戲 分朋拔河 唐

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會不相避 弄珠 之樂投壺圖碁橋蒲擲梁 此戲 分朋拔河 唐

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會不相避 弄珠 之樂投壺圖碁橋蒲擲梁 此戲 分朋拔河 唐

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會不相避 弄珠 之樂投壺圖碁橋蒲擲梁 此戲 分朋拔河 唐

嘗謂願聖樂舞獻諸朝又教女伎為**競度**唐書杜亞傳日夜召賓客言嘍流連方春南民為一獻亞欲輕駁乃梟舡底使篙

八僧聲態雄俊號一云也既泛九曲池曳繡為韻詭曰要當稱**拍彈**唐書曹確傳時帝薄於德昵寵優人李可及可及者能新聲自度曲辭調悽折京

是林沼衡日未有錦纜云何亞大慙**拍彈**師媮薄少年爭慕之號為一昌公主喪畢帝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為帝

造曲日數百年致舞者數百皆珠翠矚矚刻畫魚龍地衣度用繪五千倚曲作辭哀思裴同聞者皆涕下舞闋珠寶覆地帝

以為天下之至悲愈寵之家嘗娶婦帝曰第去吾當賜酒俄而使者負二銀植與之皆珠珍也可及憑恩橫甚人無敢斥

百年見安十五絃五代史死事傳王從珂反鳳翔遣伶奴**大食小食**宋史樂志鄭譯之八十四調出於蘇祇婆之琵琶

是也且其名八十四調者其實則有黃鍾太簇夾鍾仲呂林鍾夷則無射七律之官商羽而已於其中又太簇之商羽焉

見**綠腰**見誕黃龍上玉應寒宋史樂志燕樂小曲二百七十正官十一陽生一息聲鼓勸流霞**瓊樹枝**見上落梁塵上青驥馬

上見**仙盤露**宋史樂志燕樂南呂宮十一上林春一樹花壽無疆萬年醉紅樓上見一園花上紫蘭香折紅粟鵲度河一

波綠春擊珊瑚柳垂絲醉紅樓折紅杏一園花下醉遊春歸千樹柳醉紅樓上見一園花上紫蘭香折紅粟鵲度河一

見時荷蘭殿步踏階千佩珊珊上菊花屏風折葉莫望春雲苑中鶴賜征袍望回文稻稼成泛金英翽翠帷樂越調八

秋樂百和香佩珊珊佩珊珊上菊花屏風折葉莫望春雲苑中鶴賜征袍望回文稻稼成泛金英翽翠帷樂越調八

頂鶴得賢臣蘭堂燭金鐘流香旂旒上汀洲綠花飛王澤新飛瑤簪玉階曉春清和人歡樂征戍同一院香一片雲千萬年

紫絲囊宋史樂志燕樂林鍾商十採秋蘭一留征騎塞紫玉簫宋史樂志燕樂徵調九榆塞清聽秋風一林紅

宋史樂志燕樂小石調九月宮春折仙枝春日暹玉鈎欄宋史樂志燕樂仙呂調十五喜清和菱荷新清世歡一

綺筵春登春臺紫桃花喜春雨汎春池玉鈎欄宋史樂志燕樂仙呂調十五喜清和菱荷新清世歡一

騎喜海山青見青絲騎上如蚊蚋聲諸蠻來貢方物上因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一四時樂王嘉拾遺記師涓寫列代

以足頓地為節詞水曲見鼓盤者抱以着腹以左手五指更彈之以為節舞者應節而舞

其曲則名曰水曲有離鴻去雁應蕩之曲冬有凝河流陰沉雲之操弄假官參軍椿趙遠因話錄肅宗宴於宮中女優有一踏搖

之調秋有商風白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陰沉雲之操弄假官參軍椿趙遠因話錄肅宗宴於宮中女優有一踏搖

百戲於殿前時有妓女石火胡本幽州人也學養女五人纔八九歲於百尺竿上張弓弦五條命五女各居一條之上衣五色

衣執戟持戈舞破陣樂曲俯仰來去赴節如飛是時觀者目眩心怯火胡立於十重朱畫牀子上令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中

皆執五彩小幟牀子大者始一尺餘俄而手足齊舉為之一歌神仙紫雲曲張讀宣室志唐明皇嘗夢仙子十餘輩御卿

呼抑揚若履平地上賜物甚厚文宗即位惡其太險傷神遂不復作神仙紫雲曲雲而下立於庭各執樂器而奏之其度曲清

越真仙府之音也及樂闌有一仙人揖而言曰陛下知此樂乎此也今願傳授陛下為聖唐正始音河市樂王會

與夫咸池大夏固不同矣明皇甚喜即傳受焉俄而寤其音律故聲伎之妙冠於當時法部中精絕者殆不過之宋城南抵汴渠

駢馬都尉高懷以節制領陽歲久性頗奢靡而洞曉音律故聲伎之妙冠於當時法部中精絕者殆不過之宋城南抵汴渠

五百里有東西二橋舟車交會民居繁夥倡優雜戶厥類亦衆然率多鄙俚為高之伶人所輕請每宴飲樂作必効其朴野之

態以為戲玩謂之一打標馬令南唐書後主書保大中許郡縣社競渡每歲端午官給綠旱教葉夢得石林燕語金明水

之今非復常有此戲打標銀俾兩兩較其遲速勝者加以銀碗謂之一舟子皆籍其名旱教戰不復習而諸軍猶為鬼

子史精華卷一百七

釋道部一

釋上

運轉亡已天地密移

列子弼熊曰——時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時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却世皆當作生按此即楞嚴觀河之謂又按周秦西漢以上無言佛者魏書釋老志云劉歆志七略班固志藝文釋氏之學所未會紀隋書經籍志云推尋典籍自漢以上中國未傳或云久已流布遺秦湮沒而辭而闕之者則如北魏世祖詔云漢人劉元真呂伯彊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唐傅奕云熾見幼夫慕擬莊老宋宋初作唐書李蔚傳贊云華人之謠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皆以為釋氏本於莊老然自白馬馱經以來貝葉流傳於今具在皆本橫行梵字譯為震旦之文非剽竊老莊以成篇句也顧嘗詳讀內典衆求宗旨與老氏則秦越與列莊實伯仲豈所為三代之時久已流布遺秦湮沒之說信歟抑是法不二不隔華戎有自然而合者歟今周秦西漢既無言佛之書可編錄輒未始出吾宗列子有神至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擇列莊之語同於宗門者著於篇而每語各著其所以同者焉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邱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無其又未既其實出而謂列子曰請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曰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乎不該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幾發於踵此為杜權是殆見我善者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是殆見吾衝氣幾也旋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汙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吾與之虛而倚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擊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稀如食人於事無親雖復朴塊蘇獨以其形立怏然而封戎壺以是終按西陽雜俎曰相傳云一公初謁華嚴命坐頃曰爾看吾心在何所一公曰師馳白馬過寺門矣又問之一公曰危乎師何為處乎利未也華嚴曰聰明果不虛試復觀我一公良久泚頰面赤作禮曰師得無入善賢地乎集賢校理鄭符云柳中庸善易嘗詣普寂公公曰筮吾心所在也柳曰和尚心在前簷第七題復問之在某處寂曰萬物無逃於數也吾將逃矣嘗試測之柳久之瞿然曰至矣寂然不動吾無得而知矣又說禪師本傳云日照三藏詣說不迎接直責之曰僧何為俗入器湫處說微蹟亦不答又云夫立不可過人頭豈容標身鳥外說曰吾前心於市後心剌末三藏果聰明者且復我日照乃禪指數十日是境空寂諸佛從是出也又按大藏振字函第四卷云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肅宗符



以師禮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慧眼勒令與師試驗師問曰汝得他心通耶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在天津橋看弄處日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師再問汝道老僧即在什麼處日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看弄處此數公案皆與季咸相壺子一例段成式亦云恐諸書皆點竄列子事也

杜權 見善者幾 **太冲莫朕** 見衡氣幾 **茅靡波流** 見視聽不用耳目 非孔子邪日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曰吾嘗聞之顏

回曰孔子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所知而已矣此即所謂

視人如家視吾如人 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視生如死視死如生

心齋 莊子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喪足猶遺土 莊子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其

秋毫大太山小鴟子壽彭祖天 莊子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鴟子而彭祖為

有人之形無入之情 莊子無入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彭子小故所以

尊足者存 莊子無入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彭子小故所以

外生朝徹見獨 莊子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將告之參日

無為首生為脊死為尻 莊子子祀子微子來問之元冥聞之參寥子來問之疑始按外物

釋道部 釋上

於人也善乎大哉獨成其天我有人之形人之情至此則五波羅蜜已究竟而般若波羅蜜在其中圓而通之則形情多忘而有無習思也
心指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按頭頭無取捨處處勿爭奪其斯之謂歟
尊足者存 莊子無入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彭子小故所以
外生朝徹見獨 莊子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將告之參日
無為首生為脊死為尻 莊子子祀子微子來問之元冥聞之參寥子來問之疑始按外物
釋道部 釋上

合無言 莊子言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 **西方之教** 教何如曰一也中國則泥金人

在螻蟻在稊稗在瓦甓 莊子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在乎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其愈甚耶曰在屎溺按如何是佛乾屎橛辭旨

雞彈輪馬鼠肝蟲臂 莊子曰一曰

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 史記匈奴傳漢使驃騎將軍去病

釋道部 釋上

符學七進針與常食不別晉書鳩摩羅什傳嘗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

畜室耳因諸僧愧服乃止按與姚興

鹿野靈鷲堅固菴羅宋書謝靈運傳必資以善成欽一之華苑羨一之名山企一之貞林希一之芳園雖粹容之福遠請哀音之

三世以其夢撫六度以取道宋書謝靈運傳苦節之僧明發懷抱事緒人徒心通世表是遊是憩倚石構草寒暑有移至業莫

雖一日以千載猶恨相遇之不早注謂曇降法流二法師也按六度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靜慮智慧

各造其極也梵書謂之檀波羅蜜尸羅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毘梨耶波羅蜜禪那波羅蜜般若波羅蜜

謝靈運傳安居二時冬夏三月遠僧有來近眾無不敬法鼓即響頌頌清發

宋書謝靈運傳太守孟頊事佛精懇而為靈運所輕嘗謂頊曰

元謨向破破成王奔走遂圖滑臺積旬不克麾下散亡盡肅肅將斬之沈慶之固諫乃止初元

天竺遺文星華方策草腐人天宋書周朗傳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淵檢精測固非深矣舒引容潤既亦廣矣然習

延殊滿室置酒泮堂寄夫託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有而猶倚靈假像背親傲君欺費疾老震損宮邑是乃外刑之所不容

則令先習義行本其神心必能疎精以往者雖侯王家亦不宜拘習慧求誠立頓悟義宋書天竺迦提黎國傳

人也父為廣武令生出家為沙門法大弟子幼聰悟白學黑學宋書天竺迦提黎國傳慧琳者秦郡人姓劉氏少出家住冶城

年十五便能講經及長有異解人推服之白學黑學寺有才章兼外內之學為虛陵王義真所知嘗著均善論其詞

釋迦闍無窮之業披重關之險陶方寸之慮宇宙不足盈其明設一慈之故羣生不足勝其化效地獄則民懼其罪敷天堂則

物歡其福抱泥洹以長歸乘法身以遠覽神變無不周靈譯靡不尊先覺翻翔於上世後得騰翥而不紹坎井之局何以識大

方之兼外內學見泥洹長歸法身遊覽上關場禪師窟東安談議林宋書天竺迦提黎國傳元嘉中又有慧嚴慧謙道人並住

家于兼外內學見泥洹長歸法身遊覽上關場禪師窟東安談議林東安寺學行精整為道俗所推時關場寺多禪僧京師為

之語曰多出新經見重內學節有精理於京師大明中外國沙門摩訶衍苦賦食行水躬親其事齊書竟陵王

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梯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造經明新聲齊書竟陵王子良傳招致名僧講論佛

集朝臣眾僧至於或世頗以為失宰相體造經明新聲齊書竟陵王子良傳招致名僧講論佛

夢見優曇鉢華齊書竟陵王子良傳世祖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啟進沙門於殿戶三宗齊書周顒傳顒音

宮商朱紫發口成句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論立空假名立不空假名設不空假名難空假名設空假名難不空假名

每歡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者老多云關中高勝乃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過江東界是無一貧

道捉麈尾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認真一時餘義頗見宗錄唯有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為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始是

真實行道第一功真實行道第一功德見周妻何肉日三塗入難其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日所累伊何對曰

德其論見重如此齊書虞願傳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利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刹各五層

罪高佛圖有何功德齊書虞願傳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利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刹各五層

賣見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憫尚書淨妙齊書顧歡傳歡著論曰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

千史精律

卷一百七

釋道部

釋上

四

天果報自然飲食

上見

波若無照萬法皆空

四部無遮大會

梁書武帝紀真駕幸同

乞受菩薩戒

因果而高祖未知謂革不奉佛教乃賜革意詩五百字云惟當勤精進自強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因此告革并及諸貴遊又手教云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革因啟

云豈得底突見苦斷習證滅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聖

如對元延明見苦斷習證滅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聖

教等差而義歸汲引吾始乎幼學及於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

老釋之談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能修之吾之志也

二株時忽有

光顯著自門而入墨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

之乃於寺變服改名慧地

善寺藏法師與僧過於秦望後還都卒於鍾山其死日

函乃是莊嚴論世中未有又於寺內立明珠柱乃七日

美以哀

明珠柱放光

學道清淨登佛如此三說

道入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說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

來不可入住顏色不變言終而卒時年七十八舉室咸

有王像

夜常放光明又問空中有金石之響經一歲捕魚人張

安初歷三十餘年光賦始具初高得像後西域胡僧五

邊今尋覓失所五人嘗一夜俱夢見像日已出江東為

瓦官寺慧遠欲模寫像形寺主僧尚慮損金色謂遠曰

同中出舊塔舍利劫劫十餘年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

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

形秦僧伽經云

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蓋文則與高祖

髮成蓋文

見一日一夜造八萬四千塔

有王即鐵塔王同

高祖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役鬼神之

顯繼而修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西河

十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像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

門浴下齊城丹陽會稽道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者壽終

次至丹陽未知塔處乃登越城四望見長千里有異氣

掘之入一丈得三石塔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有

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十六年又使沙門僧

鏡鋼銀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方至石礫下有石函

光澤函內又有琉璃瓶內得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

下是日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鉢不出高祖

正慧念今日見不可思議事不慧念答曰法身常住湛

導大會遣皇太子王侯朝貴等奉迎是日風景明利京

千萬為寺基業至四年九月十五日高祖及至寺設無

石函盛寶塔分入兩斜下及王侯如主百姓富室所捨

釋教等四僧及舍人孫照暫迎還臺高祖禮拜竟

印送還縣入新塔下此縣塔亦是劉隆何所得也

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謂為三絕至齊東昏暎遂毀玉像

又崇信佛法及下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畫

宴饗之際請停殺一羊羊于園前跪拜又宴于昆明池

麟不獲

持戒振錫度影甘蔬

四辯三乘十纏五惑

松枝代塵

既有叙勳僧正何為無隊父道人

釋道部 釋上

龍樹創源提

慧超尚空席... 父唐突人因命... 邑年已五六十矣... 微索酒肴或累日... 遊行市里既而檢... 吏門外有兩與食... 六宮遷洛陽及后... 衰昭儀自以年長... 為庶人后貞謹有... 日亦能食之因出... 不飽及辭出後酒... 當死夢沙門教誨... 折主者以問放之... 哀為當時傳焉... 魏書于闐傳城南... 審是... 火之上經日不... 佛圖... 夢金人頂有白光... 涼臺及顯節陵上... 而至漢因立白馬... 號曰佛隨佛隨與... 之類皆因行業而... 修心則依佛法僧... 生天人勝處... 淨行乞以自給謂...

法者男曰優婆塞... 謂之三業清淨... 乘取其可乘運以... 上根人為大乘則... 修進萬行慈度德... 佛釋迦繼六佛而... 神聖維別名也初... 六佛見賢劫上彌... 身... 感故莫得常見耳... 生非實生滅非實... 為本後數百年有... 諸感部大義假立... 問而內法釋之... 四十二所... 門... 乃率門徒南遊新... 素欽德問既見宗... 慨道安所正經義... 徵赴京師後以道... 安成公之號皆同... 公... 羅什更定章句... 辭義通明至今沙... 羅什之撰譯僧肇... 釋道部 釋上

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十年乃于南海師子國隨商人汎舟東下晝夜昏迷將二百日乃至青州長廣郡不其勞

山南下乃出海焉是歲神瑞二年也 所經諸國傳記之今行于世其所得律通譯未能盡正至江南更與天竺禪師跋施

羅辯定之謂之 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 見白脚師 魏書釋老志統萬平惠始到京師多所訓導時人莫

備于前為今沙門所持受 神出五寸志入四行 魏書釋老志高祖二十一年五月詔曰羅 阿禿師 北齊書文宣

稱五十餘年未嘗寐臥或時既行雖履泥 帝曾與諸 佛性法性止是一理 讀莊子便值泰名定是體道得真元同齊物聞卿精學

塵初不汚是色愈鮮白世號之曰 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為 佛性法性止是一理 讀莊子便值泰名定是體道得真元同齊物聞卿精學

童共見之歷問祿位至帝舉手再三指天而已 詔又問曰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為一對曰性無不在故不說

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為一為異師對曰 謂又問曰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為一對曰性無不在故不說

二詔又問曰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狹寬狹既別非二如何隔又對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寬非狹詔問曰既言

成寬成狹何得非寬非狹若定是狹亦不能成寬對曰以非寬狹故能成寬狹 贊頌 北齊書崔暹傳暹魏梁通和要黃皆遣人隨

寬狹所成雖異能成恒一上悅稱善乃引入經書庫賜地持經一部帛一百匹 聘使交易暹惟奇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為

繕寫以幡花寶蓋 造浮圖攝基得瓦鉢錫杖 周書羅光傳光性崇佛道至誠信敬嘗從太祖狩於檀臺山時羅既合太祖遣

一丈 送至館焉 即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 四果 隋書經籍志曰公等有等之一日須隨恒二日斯陀舍三日阿那舍

薩者深見佛 正象末 復佛教而業行轉惡年壽漸短經數百十載間乃至朝生夕死然後有大水大火大風之災一切除去之

性以至成道 依佛戒削髮 佛經多於六經數百倍 氏城得泥洹經及僧祇律東至高昌譯泥洹為二十卷後

而更立生人又歸淳朴謂之小劫每一小劫則一佛出世 每一小劫則一佛出世 黃初中中國人始為僧 隋書經籍志三國

僧會齋佛經至吳譯之吳主孫權甚大敬 佛經多於六經數百倍 氏城得泥洹經及僧祇律東至高昌譯泥洹為二十卷後

信魏 有天竺沙門曇摩羅復齊胡本來至河西沮渠蒙遜遣使至高昌取獲本欲相參驗未還而蒙遜破滅姚萇始十年猛本

始至長安譯為二十卷曇摩羅識又譯金光明等經時胡僧至長安者數十輩惟鳩摩羅什才德最優其所譯則維摩法華成

實論等諸經及曇無讖所譯金光明曇摩羅識所譯泥洹等經並為大乘之學而什又譯十誦律天竺沙門佛陀那舍譯長阿

含經及四方律兜勒沙門雲摩難提譯增一阿含經曇摩耶舍譯阿毗曇論並為小乘之學其餘經論不可勝記自是佛法

流通極於四海矣東晉隆安中又有劉賓沙門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及中阿含經義熙中沙門支法領從于闐國得華嚴

經二萬六千偈至金陵宣譯又有沙門法顯自長安遊天竺經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還至金陵與天

竺禪師跋羅參共辯定謂僧祇律學者傳之齊梁及陳並有外國沙門然所宣譯無大名部可為沙門者梁武帝崇佛法於華

林園中總集釋氏經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門寶唱撰經目錄及後魏時太武帝西征長安以沙門多違佛律基聚穢亂乃詔有

司盡坑殺之焚破佛像長安僧徒一時殲滅自餘征鎮豫聞詔書亡匿得免者十一二文成之世又使修復熙平中遣沙門慧

生使西域采諸經律得一百七十部永平中又有天竺沙門苦提留支大譯佛經與羅什相埒其地持十地論並為大乘學者

所重後齊遷都鄴佛法不改至周武帝時蜀郡沙門僧元嵩上書稱僧徒履屣武帝出詔一切廢毀開皇元年高祖嘗謂天下任

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而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於寺內而又別寫藏於祕閣

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慕民間 大業時又令沙門智果於求都內道場撰諸經日分別條貫以

佛所說經為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雜經其餘似後人假託為之者別為一部謂之疑經又有菩薩及諸深解與義贊

明佛理者名為論及戒律並有大小及中三部之 佛 隋書李士謙傳客問二教優劣士

好史精華

卷一百七

釋道部

惟擬饑貧眾生非要營修土木 日臣以法王慈愍菩薩護持

正法在心 舊唐書姚崇傳遺令誡于孫曰夫釋迦之本法為蒼生之大

正法在心 舊唐書姚崇傳遺令誡于孫曰夫釋迦之本法為蒼生之大

傳則天說天下僧尼出錢欲於白司馬坂營建大像廷珪上疏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

傳則天說天下僧尼出錢欲於白司馬坂營建大像廷珪上疏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

傳則天說天下僧尼出錢欲於白司馬坂營建大像廷珪上疏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

傳則天說天下僧尼出錢欲於白司馬坂營建大像廷珪上疏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

傳則天說天下僧尼出錢欲於白司馬坂營建大像廷珪上疏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

傳則天說天下僧尼出錢欲於白司馬坂營建大像廷珪上疏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

傳則天說天下僧尼出錢欲於白司馬坂營建大像廷珪上疏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

傳則天說天下僧尼出錢欲於白司馬坂營建大像廷珪上疏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

傳則天說天下僧尼出錢欲於白司馬坂營建大像廷珪上疏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

傳則天說天下僧尼出錢欲於白司馬坂營建大像廷珪上疏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

傳則天說天下僧尼出錢欲於白司馬坂營建大像廷珪上疏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

傳則天說天下僧尼出錢欲於白司馬坂營建大像廷珪上疏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

傳則天說天下僧尼出錢欲於白司馬坂營建大像廷珪上疏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

傳則天說天下僧尼出錢欲於白司馬坂營建大像廷珪上疏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

傳則天說天下僧尼出錢欲於白司馬坂營建大像廷珪上疏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

釋道部

釋道部

釋道部

一朝盡去遠近驚歎歸伏焉神秀嘗奏則天請追慧能赴都慧能固辭神秀又自作書重邀之慧能謂神秀曰吾形貌陋陋

北土見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師以吾一中有不可違也竟不度嶺而死天下乃散傳其道謂神秀為北宗慧能為南宗

北宗南宗見後生顏子舊唐書僧一行傳一行少聰敏博覽經史尤精曆象陰陽五行之學時道士尹崇博學先達素多墳籍

吾子試更研求何遠見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元圖及義訣一卷以示門前水西流求訪師資以窮大衍至天

崇崇大驚因與一行談其奧蹟甚嗟伏之謂人曰此一行也一行由是大知名門前水西流求訪師資以窮大衍至天

台山園濟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僧於庭布算聲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求吾算法

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也即除一算又謂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曆云後八百歲當差一

水果却西流道士邢和璞嘗謂尹惜日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曆云後八百歲當差一

日必有聖人政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非聖人而何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

帝王所尚慕今筆梵言口佛音不若懲謬賞濫罰振歎祈福況佛者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

帝書傳奕傳武德七年上疏極詆浮圖法日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帝雖昏縱猶嘉其言

道愚欺庸迫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至有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帝雖昏縱猶嘉其言

僧尼溫戶疆丁因避賦役至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於心行事利益帝雖昏縱猶嘉其言

有烏用姦人以沮真教帝善之詔天下沙僧偽濫髮而農者餘萬二千人

宋史徽宗紀大觀四年二月庚大覺金仙宋徽宗宣和元年春正月乙卯詔佛改號德士見女德見

鮮宋史方技傳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有具齋操短引船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記其貌真引舟者也按言僧志言

鮮宋史方技傳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有具齋操短引船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記其貌真引舟者也按言僧志言

鮮宋史方技傳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有具齋操短引船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記其貌真引舟者也按言僧志言

鮮宋史方技傳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有具齋操短引船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記其貌真引舟者也按言僧志言

鮮宋史方技傳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有具齋操短引船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記其貌真引舟者也按言僧志言

鮮宋史方技傳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有具齋操短引船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記其貌真引舟者也按言僧志言

鮮宋史方技傳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有具齋操短引船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記其貌真引舟者也按言僧志言

鮮宋史方技傳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有具齋操短引船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記其貌真引舟者也按言僧志言

鮮宋史方技傳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有具齋操短引船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記其貌真引舟者也按言僧志言

鮮宋史方技傳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有具齋操短引船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記其貌真引舟者也按言僧志言

鮮宋史方技傳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有具齋操短引船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記其貌真引舟者也按言僧志言

鮮宋史方技傳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有具齋操短引船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記其貌真引舟者也按言僧志言

鮮宋史方技傳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有具齋操短引船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記其貌真引舟者也按言僧志言

鮮宋史方技傳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有具齋操短引船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記其貌真引舟者也按言僧志言

鮮宋史方技傳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有具齋操短引船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記其貌真引舟者也按言僧志言

鮮宋史方技傳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有具齋操短引船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記其貌真引舟者也按言僧志言

鮮宋史方技傳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有具齋操短引船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記其貌真引舟者也按言僧志言

鮮宋史方技傳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有具齋操短引船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記其貌真引舟者也按言僧志言

鮮宋史方技傳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有具齋操短引船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記其貌真引舟者也按言僧志言

鮮宋史方技傳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有具齋操短引船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記其貌真引舟者也按言僧志言

鮮宋史方技傳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有具齋操短引船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記其貌真引舟者也按言僧志言

鮮宋史方技傳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有具齋操短引船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記其貌真引舟者也按言僧志言

鮮宋史方技傳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有具齋操短引船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記其貌真引舟者也按言僧志言

鮮宋史方技傳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有具齋操短引船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記其貌真引舟者也按言僧志言

鮮宋史方技傳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有具齋操短引船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記其貌真引舟者也按言僧志言

鮮宋史方技傳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有具齋操短引船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記其貌真引舟者也按言僧志言

鮮宋史方技傳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有具齋操短引船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記其貌真引舟者也按言僧志言

鮮宋史方技傳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有具齋操短引船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記其貌真引舟者也按言僧志言

鮮宋史方技傳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有具齋操短引船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記其貌真引舟者也按言僧志言

鮮宋史方技傳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有具齋操短引船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記其貌真引舟者也按言僧志言

作諸天侍從皆金銀雕鑿懸於虛空像去門百步王脫天冠易著新衣徒跣持華香翼從出城迎像頭面灑足散華燒香像入城時門樓上夫人采女遙散華粉粉而下如是莊嚴供具車各異一僧如蓋到一日行像四月一日為始至十四日行像乃訖行像訖王及夫人乃還宮耳

般遮越師釋法顯佛國記到竭叉國與慧景等合值其國王作一僧如蓋到一日行像四月一日為始至十四日行像乃訖行像訖王及夫人乃還宮耳

如法供養或一月二月或三月多在春時王作會已復勸諸羣臣設供供養或一日二日三日五日供養都畢王及羣臣所乘馬鞍勒自副使國中貴重臣騎之并諸白髮種種珍寶沙門所須之物共諸羣臣發願布施布施已還從僧賈佛唾壺顯佛國記其國中有一人持一印封印守護薄七寶校尉國王敬重頂骨處人抄奪乃取國中豪姓八人

人持一印封印守護釋法顯佛國記其國中有一人持一印封印守護薄七寶校尉國王敬重頂骨處人抄奪乃取國中豪姓八人

清晨八人俱到各視其印然後開戶開戶已以香汁洗手出佛頂骨置精舍外高座上以七寶圓礎礎下琉璃鐘覆上皆珠琅校飾骨黃白色方圓四寸其上隆起每日日出後精舍人則登高樓擊大鼓吹螺鼓王聞已則詣精舍以華香供養供養已大第頂戴而去從東門入西門出王朝朝如是供養禮拜然後聽國政居士長

柱頭師子乃鳴吼見證釋法顯佛國記此處僧及尼可有千人利天上來向上下時化作三道寶階佛在中道七寶階上行梵天王亦化作白銀階在右邊執白拂而侍天帝釋化作紫金階在左邊執七寶蓋而侍諸天無數從佛下階既下三階俱沒於地餘有七級現後阿育王欲知其根際遣人掘看下至黃泉根猶不盡王益信敬即於階上起精舍當階作丈六立像精舍後立石柱高三十肘上作師子柱內四邊有佛像內外映徹淨若琉璃有外道論師與沙門諍此住處時沙門理屈於是共立誓言此處若是沙門住處者今當有靈驗作是言已

身作天香釋法顯佛國記佛以受天食三月故不白耳龍作檀越皆同食食雜大小乘學住處一伏而退

人歡喜刺刺地頭面作禮杖遂生長大人童之無敢伐者遂成爲椽是故以得眼爲名祇園衆

得眼釋法顯佛國記精舍西北四里有椽名曰一椽本有五百盲人依精舍住此佛爲說法盡還得眼盲之其處續生如故

使鬼神累作大山釋法顯佛國記阿育王弟得羅漢道常住耆闍崛山志樂閑靜王敬心請於家供養以樂僧中食後多往

此苑本有辟支佛住常有野鹿棲宿世尊將成道諸天於空中唱言白淨王子出家學道却後七
日當成佛辟支佛聞已即取泥洹故名此處為仙人鹿野苑世尊成道已後入於此處起精舍
法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口傳無本可寫是以遠步乃至中天竺於此摩訶衍僧伽藍得一部律是摩訶衍僧
律佛在世時最初大眾所行也於此地是薩婆多眾律即此秦地眾僧所行者也亦皆師口相傳授不書之於文字復於此眾中得雜
阿毗曇心可六千偈又得一部經經三千五百偈又得一卷方等般泥洹經五千偈又得摩訶衍僧阿毗曇故法顯住此三年
學梵語寫律一既到中國見沙門法則眾僧威儀觸事可觀乃遣款素上邊地眾僧戒律殘
缺誓自今已去至得佛願不生邊地故遂停
大弘佛寺升其 羣石點頭 蓮社高賢傳法師道生入虎邱山聚石為徒講涅槃經至闍
堂者號 舍利八斛四斗 鄗道元水經注支倉載外國事曰佛泥洹後天人以新白練裹佛以香
佛所到國也佛遺 至於猶爾及曬衣石尚在 舍利八斛四斗 鄗道元水經注支倉載外國事曰佛泥洹後天人以新白練裹佛以香
他薪不燒而自然也王飲 用金作斗量得 諸國王天龍神王各得少許齋還本國以造佛寺乳作五百道俱墜
三子口中 鄗道元水經注城之西北三里塔名放弓仗恒水上流有一國王王夫人生肉胎大人如之言之生不祥之
征伐無不摧伏次欲伐父王本國王夫大愁憂小夫人問何故愁憂王曰彼國王有子勇健無比欲來伐吾國是以愁爾小夫
人言勿愁但於城東作高樓賊來時置吾樓上則吾能却之王如言賊到小夫人於樓上語賊云汝是吾子何故反作逆事
賊曰汝是何人云是吾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吾語盡張口仰向小夫人即以兩手持乳
母即放弓仗二父王作是思惟皆得辟支佛今二塔猶在後世尊成道告諸弟子是昔昔日放弓仗處後人得知於此處立塔
故以名焉于小兒 各持半舍利還起二塔 鄗道元水經注阿難從摩竭國向毗舍離欲般泥洹諸天告阿難世王王追至河上
者即賢劫于佛也 梨車復怨即於中河入火光三昧燒身而般泥洹 天魔化雕鷲恐阿難 未至頂三里有三窟南向佛坐禪處西北三十步復有
身二分各在一岸二王 一石窟阿難坐禪處 一波旬一作 佛以神力隔 三女變為老嫗 鄗道元水經注菩薩前到貝多樹下數吉祥草
石舒手摩阿難肩得止鳥跡手孔悉存故曰雕鷲窟也 摩上佛得乳糜住尼連河浴浴竟於河邊噉糜竟 鉢緣未至 鄗
從南來試菩薩以足指按地 擲鉢水中逆流百步 鄗道元水經注法維日波羅奈國在迦維羅衛國南二百里中間
鉢取在官供養 樹名春淨摩所處 鄗道元水經注法維日波羅奈國在迦維羅衛國南二百里中間
進王知 於是起塔雷鉢供養鉢容二斗雜色而黑多四際分明厚可二分甚光澤貧人以少華投中便滿富人以多

華供養正復百千萬萬終亦不滿佛國曰佛鉢青玉也 貧人少華便滿富人多華不滿 並以靜外致稱 鄗道元水經注導源
受三斗許彼國寶之供養時願終日香華不滿則如言 現瑞溪有沙門竺僧明少事佛圖澄學淵通尤明氣稜隱於此谷因謂之謂公谷故車頻奏書云荷堅時沙門竺
僧明嘗從隱士張巨和遊巨和嘗穴居而閉居現瑞山突起殿舍連樓臺閣雖素飾不同 即此谷也 西制甚妙
工在窳雙 鄗道元水經注又南逕皇身寺西是太師黎昌惠晉國所造有五層浮圖其神圖像皆合青
元水經注水西有永寧寺熙平中始創也作九層浮圖浮圖下基方一十四丈自金露軒下至地四十九丈取法代都七級而
又高廣之雖二京之盛五都之富利剝靈圖未有若斯之構按釋法顯行傳西國有得離浮圖其高與此相狀
矣 取法代都七級 鄗道元水經注穀水入南逕白馬寺東是漢明帝夢見大人金衣項佩白光以問羣臣或對
馬負圖表之中夏故以白馬為寺名此榆櫨後移在城內慈懷 繩坐疏班錫鉢開設 鄗道元水經注陽水東逕故七級寺禪房
太子浮圖中近世復遷此寺然金光照法輪東轉劍自此矣 繩坐疏班錫鉢開設 鄗道元水經注陽水東逕故七級寺禪房
修修釋子珍珍禪樓者也 修修釋子珍珍禪樓 百里遙見寶鐸聲聞十餘里 楊街之洛陽伽藍記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
高九十丈有利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一已一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像三十軀太后以為信法之徵是
營建過度也利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鏤復有鐵鐸四道引剝向浮圖四角鏤上
亦有金鐸大小如一石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鏤復有鐵鐸四道引剝向浮圖四角鏤上
風永夜 和鳴鏘鏘之 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起自荒裔來遊中土見金盤炫日光照雲
表寶鐸合風響出天外歌詠讚嘆實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遍而此寺精麗閑淨所無也極佛境界亦
未有 金盤炫日光照林表 像與菩薩合聲嗚賊 楊街之洛陽伽藍記寺南有宜壽里內有苞信縣令段暉宅地下常聞鐘聲
菩薩跌上銘曰晉大始二年五月十五日待中中書監荀勗造暉宅為光明寺時人咸云此荀 鳩鳴不入鳥雀不棲 楊街
陽伽藍記修梵寺有金剛 面恒東立不肯西顧 楊街之洛陽伽藍記從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婁城南十五里有
即起塔封四百戶供灑掃戶人有患以金箔貼像所患處即得陰愈後人於像邊造丈六像者及諸宮塔乃至數千懸絲幡蓋
亦有萬計魏國之幡過半矣幡上隸書多云太和十九年 佛影 楊街之洛陽伽藍記道榮傳云至那迦羅阿國有佛頂骨方圓
景明二年延昌二年唯一幡觀其年號是姚秦時幡 佛影 四寸黃白色下有孔受人手指因然似仰峰巢至香賀蓋寺有
佛袈裟十三條以尺量之或短或長復有佛錫杖長丈七以水當盛之金箔其上此杖輕重不定值有重時百人不舉值有輕
時一人勝之那竭城中有佛牙佛髮並作寶通盛之朝夕供養至羅羅羅羅塵見 八山窟十五步四面向戶遙望則眾相炳
釋道部 釋上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一

釋道部

釋上

然近看雖然不見以手摩之惟有石壁 佛晒衣石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水東有一處初刻來在鳥窠國行化龍王顯怒與
 漸漸却行始見容顏挺特世所希有 佛晒衣石 大風雨佛僧迦梨表裏通濕雨止佛在下東面而坐晒袈裟年歲雖久彪
 炳若新非直條縫明見至於細縷亦彰午 以清靜慈悲為宗 唐六典凡天下寺總五千三百五十八所每寺上座一人寺主一
 往觀之如似未徹假令剖其文轉明 人

為之也上強使之日人苦暑疾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無畏不得已乃奉詔有司為陳請雨之具幡儀俱備無畏笑曰斯不足
 畏復以刀攪水項之白氣自鉢中與如爐烟上數飛稍稍引出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丞丞去雨至矣力十疾馳去顧見白氣疾
 起自講堂而西如一疋練既而昏霾大風雷霆而雨力士驚及天津之南風雨亦隨馬而去馳至衢中大雨多披力士比復奏
 衣盡八字佛 韓鄂歲華紀麗 之 段成式酉陽雜俎 大 百頭頭有十牙牙端有百浴池頂有山名曰界莊
 沾濕 愛來五香之水乃浴 五香水 見象河 嚴粲有 如閻牟那河水散落世界為霖麟有二園一名喜林一名榮林
 菩薩身沒佛法亦盡 段成式酉陽雜俎 西域佛金剛座有標界刻觀自在像兩 往返一日萬里 段成式酉陽雜俎 僧萬週年二
 絕音問或傳其死其家為作齋萬迴忽卷餅茹大言曰兄在我將饋之出門 如意影 段成式酉陽雜俎 明皇又嘗召術士羅公
 如飛馬馳不及及暮而還得其兄書緘封猶濕計 因號焉 如意影 遠與不空同祈雨互較功力上俱召問之
 不空曰臣昨夜焚白檀香薰上令左右拘庭水喚之果有檀香氣又與羅公遠同祈雨不空曰借尊 水有檀氣
 師一殿上花石堂滑遂激穿至其前羅羅再三取之不得上欲取之不空曰三耶勿起此耳因舉手示羅如意 水有檀氣
 見 垢面不洗洗之輒雨 段成式酉陽雜俎 蘇州貞元中有義師狀如風狂有百姓起店十餘間義師忽運斤壞其簷禁之不止
 存焉常止於廢寺殿中無冬夏常積火壤播大象悉火之好 蟻像 段成式酉陽雜俎 一健駃邏園石壁上有佛像初石壁
 塔 段成式酉陽雜俎 一有隋朝舍利塔下有記云爰在宮中 桐無汗 段成式酉陽雜俎 東廊之南素和尚院庭有青桐四株
 如飛馬馳不及及暮而還得其兄書緘封猶濕計 因號焉 如意影 遠與不空同祈雨互較功力上俱召問之

至多足無是令他去及 一正塔僧 趙瑗因詠說文宗時有 履險若 會稽二清東陽二乾 趙瑗因詠
 有乾俊乾輔時謂之 碎金面暴盤 馮贊雲仙雜記 蘇尚書年八十猶參禪大渴 眉曉開化佛 雜記清涼
 僧海豐者行二十餘年人見其 常 上屬鬼宿 李緯尚書故實 佛教矣吳先生有靈鬼錄佛乃一靈鬼耳 萬佛山 蘇鶴杜陽雜編
 春百品香和銀粉以塗佛室遇新羅國獻五彩璣璣製度巧麗亦冠絕 一時每方寸之內即有歌舞伎樂列國山川之象忽微
 風入室其上復有蜂蝶動搖雀飛舞而視之莫辨真假又獻 一可高一丈因置山于佛室以璣璣籍其地焉萬佛山
 則彫沉檀珠玉以成之其佛之形大者或逾寸小者七八分其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半菽者其眉目口耳髮髻毫相無不
 悉具而更鑲金玉水精為幡蓋流輪羅罽等樹構七瑤為樓閣臺殿其狀雖微而勢若飛動又前有行道僧徒不啻千數
 下有紫金鐘徑闊三寸以繩口銜之每擊其鐘則行道之僧禮拜首至地其蛤中二菩薩 蘇鶴杜陽雜編 上好食一蝸一日左
 中隱隱謂之梵音蓋關其在乎鐘也其山雖以萬佛為名其數則不可勝紀 右方盈盤而進一有孽之不裂者上
 檀香合以玉屑覆之賜與善寺令致敬禮至會昌中毀佛舍遂不知所按此與酉陽雜俎所載相類而異 羣即呼觀音菩薩
 張讀宣室志唐敬宗皇帝御曆以天下無事視政之餘因廣淨居教由是長安中緇徒益多及文宗嗣位親閱萬幾思除其害
 于不能補化而盡于物者但言之左右或對曰獨淨居氏不能補于大化而盡于物亦甚可以斥云于是文宗病之始命有
 司詔中外罷緇徒說佛書義又有請斥其不修教者詔命將行會尚食廚吏修御膳以鼎烹鷄卵方燃火于其下忽聞鼎中有
 聲極微如人言者迫而聽之乃 世 一也聲甚悽咽似有所訴尚食吏異之具其事上聞文宗命左右驗之如開
 尚食所奏文宗歎曰吾不知浮屠氏之力乃如是耶翌日勅尚食吏無以鷄卵為膳因頒詔郡國各于精舍塑觀音菩薩像
 山石 袁郊甘澤謠 懶殘者名明擢天寶初衡岳寺執役僧也刺史祭岳岳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頽下其綠山磴道為大
 去之眾皆大笑以為狂人懶殘曰何必見噓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 迎真身 康駢劇談錄 咸通十四年詔自鳳翔
 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山石既開寺僧皆羅拜一郡皆嘖至聖刺史奉之如神 迎真身 至子輦下都城士庶奔走雲
 集自開遠門達于岐川車馬晝夜相屬飲饌盈溢路衢謂之無碍檀施自京日上與諸王親御城樓坊市以繪綠結為龍鳳象
 馬之形紙竹作僧佛鬼神之狀幡花幢蓋之屬羅刹二十餘里間之歌舞管絃雜以禁軍兵仗繼從梵誦之聲佛語天地民庶
 間有嬉笑踴躍者有悲慘涕泣者真身以寶軀昇 無礙檀施 孟啟本事詩 太和末敕僧尼 西方達人 宋祁筆記 余謂佛
 之居于內殿數月俄屬慈皇獻代密使送于鳳翔 無礙檀施 孟啟本事詩 太和末敕僧尼 西方達人 宋祁筆記 余謂佛
 言茫茫誕誕實生死鬼神無有遺滙合萬物之妄言 剗言之癢刮法之痕 宋祁筆記 待言而立不得無言迷待法而悟不
 為一真真立而妄隨又去真括妄以無修無證為極 剗言之癢刮法之痕 宋祁筆記 待言而立不得無言迷待法而悟不
 佛牙舍利 沈括夢溪筆談 熙寧中子察訪過咸平是時劉定子先知縣事同過一佛寺子先謂子曰此有一 一甚異子乃
 齋潔取視之其牙忽 一人身之汗凝然湧出莫知其數或飛空中或墜地人以手承之即透過著牀榻攝

釋道部 釋上

然有聲透下光明壁微燭然滿目予到京師盛傳于公卿間後有人迎至京師執政官取入東府以次蛤筒沈括夢溪筆談鄧州漁人擲網于漢水至一潭底舉之覺重得一石長尺餘圍直如斷椽細視之乃群小蛤鱗次相比綉鞞固以物試挾其一端得一書卷乃唐天寶年所造金剛題誌其詩字法奇古其末云醫博士攝比陽縣令朱均施比陽乃唐州屬邑不知何年墜水中首尾略無沾漬為土豪李孝源所得孝源奉佛寶藏其書一復養之水中客至欲見則出以視之孝源因感經像之勝異施家財萬餘緡寫佛經一藏于郢州與陽寺特為嚴麗小龍求夾注維摩經孫升談圃荆公為江

堂中有是經因錄而送廟及在相府夢小龍來謝無縫塔張邦基墨莊漫錄東坡自常州赴登州經過揚州石塔寺長老戒公來別東坡云經過草草恨萬一別石塔塔起立云這箇是磚浮圖耶坡云有縫答曰若無縫何以容得世間蟻蝨坡首肯之元豐八年八月二十七也明日坡又比七賢葉夢得避暑錄話孫綽道作詩以贈之云升西失却上方老石塔還逢惠照師我亦化身東漢去姓名莫遺世人知賢論以當時七僧一竺法護比丘巨源魯法祖比稽叔夜竺法乘比王濬衡竺法深比劉伯倫支五家宗派葉夢得避暑錄話傳禪者以雲門道林比向子期竺法蘭比阮嗣宗于道遠比仲容各以名跡相類者為配臨濟馮仰洞山法眼為一僧來掛塔周輝清波雜志向見蕪後湖之子扶携古畫羅漢十有六入關出以相示且云家世珍藏殆百餘年大父昔在廬山

灑掃新浴寶陳焉死心偈之山谷書之扶又言家有瑪瑙盃夢求齋見一葦浮渡范成大吳船錄丙辰發建康丁巳泊長用以食飯一尊者失其飯太夫人夜必夢求齋其靈異如此蘆襪被宿寺中此為達磨一知之杲起奏廟一孟一投江陸游老學庵筆記僧法一宗杲自東都避亂渡江各攜一笠果笠中有黃金釵每自檢視一伺知之杲起奏廟一孟一擲江中杲還亡釵不敢言而色變一叱之曰與汝共學生死大事乃眷眷此物耶我適已為汝一之流矣杲展坐具

而行戴花和尚留常插花滿頭伴狂歌中自稱一言人休咎頗驗伏蠟後即受戒若或斷酒色等若干件每歲禁足結夏自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終西方之教結夏之時隨其身之輕重以蠟為其人解結夏解夏見六根六入王達蠡海十八地獄之說贈炙人口矣其義未詳然釋氏有三毒之分緣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因六入開雲孤鶴何天不可飛集釋氏有

包聲香味觸法皆有三毒貪嗔癡之惡業故三六共成十八之數也又九地而兩之亦具十八之數焉文瑩續湘山野錄唐昭宗以錢武肅鏐平董昌于越拜鏐為鎮海鎮東節度使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子孫二死羅隱表畧日鏐金作誓指日成文蓋陛下憫臣處極多虞憂臣防奸未至所以廣開聖澤永保私門屈以常刑者其必死雖君親屬意在

其必恕必容而臣子盡心亦豈敢傷慈傷愛謹當日慎一日戒子戒孫不可以此累思不可因茲而買禍始莊宗入洛又遣使貢奉懇承旨改回請玉冊金券有司定儀非天子不得用後竟賜之鏐即以節鉞授其子元璿自稱吳越國王各其居日殿官屬悉稱臣又于衣錦軍大建玉冊金券詔書三樓復遣使冊東夷諸國封拜其君長幾極其勢與向之謝表所陳處極防微累恩賈禍之誠殊相戾矣禪月貫休嘗以詩投之曰貴極身來不自由幾年勤苦踏山邱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光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閣豈羨當時萬戶侯鏐受其詩遣客吏謝之日教和尚改十四州為四十州方與見休性福介謂吏日州亦難添詩亦不改然而一邪遂飄然入蜀以詩投孟知祥有一瓶一鉢垂垂

老萬水千山得得來供羊心陶宗儀輟耕錄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寶而近侍僧位者必九人或七人詳語謂之版之句知祥厚遇之答世此國俗然也今上之初入戒壇時見馬哈喇佛前有物為一因問學士沙刺班曰此何物曰一日曾聞用人心肝者有諸日嘗聞之而未嘗目觀請開刺馬刺者帝師也上遂命沙刺班傳旨問之陶宗儀答日有之凡人萌友心害人者事覺則以其心肝作供耳以此言復奏上再命問曰此羊會害人乎帝師無答輟耕錄李木魯神子輦公在翰林時進講罷上問日三教何者為貴對日釋一道如白璧儒陶宗儀輟耕錄唐鄭熊番馬雜如五穀上日若然則儒賤耶對日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于世豈可一日關哉上大說梵嫂記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宋陶穀清異錄京師大刻像騰空陶宗儀輟耕錄京師旃檀佛以靈異著聞海宇王侯公相士庶婦女捐金莊嚴以丐福利

相國寺僧有妻日一無礙今則不然矣按翰林學士程鉅夫瑞像殿碑刻云釋迦如來初為太子生七日母摩耶棄世生切利天佛既成道思念母恩遂昇切利天為母說法優填國王自以久失瞻仰于如來欲見無從乃旃檀為十日健連尊者慮有關陋躬以神力攝三十二匠昇切利天諦觀相好三返乃得其真既成國王臣民奉之猶真佛焉及佛自切利天復至人間王率臣庶同往迎佛此像一步一中向佛稽首佛為摩頂授記日我滅度千年之後汝從震旦廣利人天

子史精華卷一百八

釋道部一

釋下

知足即是富樂安隱四十二章經佛告比丘若欲脫諸苦惱當覺知足一之法一之虛知足之人雖臥地上猶
 牽為知足者二起最神四十二章經凡人事天地見六根六塵六識釋若經一者謂眼耳鼻舌身意根一者謂色聲香味
 之所慍怒塵身為屬塵意者為法塵合為十二處也復次一者本自一心通由六根門頭而成六識謂從眼為眼識從耳為耳識從
 鼻為鼻識從舌為舌識從法為身識從分別為意識如是根塵識三事和合為十八界若知實知自性皆空是為能學六根六
 塵六惡不善者謂貪瞋癡釋若經一者謂貪心相續會無暫離見妙好不知過患此類命終當墮惡趣中品貪者難欲境時欲
 心不起下品貪者但於笑言欲情便欲與亦有上品貪者憤若發心惛目亂或造無間或謗正法或復造餘諸重罪業中
 品瞋者以瞋恚故難進諸惡尋即生悔下品瞋者心無嫌恨但口訶毀即便追悔癡亦三品如理應知雖作是觀而知諸法皆
 如幻夢虛妄不實顛倒故見滅外境非內心實師子逐人大唯逐境般若經最勝天王白佛云何菩薩於無生法而見有生佛
 靜不見能行及所行法無二無別自性離故師子逐人大唯逐境告天王當知諸法無滅是故無生何以故性不妄故但由
 世俗見有生滅皆是虛妄非真實有若諸菩薩行深般若即如實知無明因緣放生諸行依行生緣廣觀乃至由有故生即
 有老老故有死愁歎苦惱是故修行為斷無明無明若斷餘十有丈展轉隨滅如身若斷命則隨滅天王當知邪見外道為求
 解脫但欲斷死不知斷生若法不住即無有滅譬如有人塊斷師子一而塊自息菩薩亦爾但斷其生一切善法皆是
 而死自滅釋若經一不知逐人塊終不息外道亦爾不知斷生終不離死菩薩行深般若若知因緣諸法生滅一切善法皆是
 菩提資糧釋若經復次善現白佛何等名為菩提資糧要具如是資糧乃能證菩提薩婆般若經佛告善現菩提資糧若經
 以故棄捨一切智智根本甚深般若而攀枝葉諸餘經典終不得佛菩提善現白佛何等餘經佛若說二乘相應之法謂四
 念住乃至八聖道支三解脫門四諦智等於中修學但得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獨覺菩提不得無上正等菩提是名餘經
 猶如枝葉不能引發一切智智甚深八解脫釋若經一者謂有色觀諸色是解脫內無色想觀外諸色是第二解脫
 般若能引智智有太勢用猶如樹根八解脫淨勝解身作證是第二解脫起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思惟種種想入無邊空處
 定具足住是第四解脫起一切空無邊處入無邊識處定具足住是第五解脫起一切非想非非想處入滅想受定具足住是
 第六解脫起一切無所有處入其想非非想處定具足住是第七解脫起一切非非想非非想處入滅想受定具足住是第八解
 脫釋若經一神境通能起種種神變震動十方變一為多變多為一或隱或顯迅速無礙山崖墻壁直過如空虛虛往來
 六通釋若經一神境通能起種種神變震動十方變一為多變多為一或隱或顯迅速無礙山崖墻壁直過如空虛虛往來
 猶如飛鳥地中出沒如出沒水身出烟隊如燒高原體注眾流如銷雪嶺日月神德威勢難當以手杖摩光明隱蔽轉

身相論... 身白在二天耳... 方少界他有情類... 皆是名相死此生... 妙色塵色善相... 斷諸障習方得... 亦名為盡善... 八精進無退... 轉十八一切... 實知是第四... 實知是第七... 受後有是第... 然等觸是為... 一指問如... 為第六如... 為第九如... 是為第十... 肩七處充... 身相修廣... 上味是二... 眼睫猶若... 帝弓是第... 三十一如... 住相布... 上下虛空... 功德亦復... 化城...

百由旬... 路猶遠今... 衆心大歡... 作為止息... 劣以方便... 汝所住地... 自佛言十... 鏡垢盡... 明現 如... 因明立所... 聖明立... 故有一... 結為江... 林藪遇... 遊行仙... 通仙仙... 精行仙... 盡還來... 入諸趣... 華安住... 子光勝... 寶相世... 德相我... 法界虛... 釋道部 釋下

也半摩勒莫最後檀波羅蜜以問淨提施與三寶者拾百億千金乃大檀越王亦欲施青億千金時造八萬四千寶塔一時俱成於彼一

蓋付諸夜叉於閻浮提一切國土乃至大海起塔塔即舍尊者云欲於一日起八萬四千寶塔一時俱成於彼一

寶送難雀寺中諸臣白太子庫藏已竭令典藏者勿復出與大王用之時王既知索物不得所食金器盡送寺中太子令斷金

器救以銀器王復送寺銅器亦與至用瓦器時大王只有十箇詞一在手悲淚呼傍臣言此問淨提是我所有今於財寶

不得自在惟此半菓我得自由今送寺中研磨為漿和石榴養供養衆僧庶得周遍此是王心也我受納此施

時王復問羣臣誰是閻浮提王臣奏大王是也王曰我今以此王國世界諸妙樂果報果報師教應龍鉢摩華比耶

飾施與良福田果報自然得以此功德不取天帝釋梵王及人主世界諸妙樂果報果報第一 盜香 雜阿含經時有比耶患眼

我悉不用受以是功德得成佛道世所尊仰成得一切智世間作善友導師最第一 盜香 雜阿含經時有比耶患眼

遂至彼華池側迎風而坐鯨之神語比耶為一 賊比耶說偶不壞亦不奪遠住隨其香汝今何故言我是盜香賊天神復

答偶言不求而自取世間名為賊汝今人不與而自一向取是則名世間真寶盜香賊時有一士夫取彼蕪根重買而去比耶

為彼天神說偶如今彼士夫斷截芬葩利根重買去便是奸狡人汝何故不遮而言我盜香天神答偶狂亂如疥人猶如乳

母衣何足加其言且堪與汝語裝裝汚不現黑衣墨不汚好狡兇惡人世間不與語繩脚汗素昂明者小遇現如墨點珂貝雖

小悉皆現現從彼求淨無結難煩惱如髮毛之惡人見如泰山比耶復說偶言善哉善哉說以義安慰我汝與常為我數教說

斯偶天神答偶我非汝買奴亦非人與汝何為常隨汝數教相告語汝今自當知彼彼饑益事比耶問已專精靜坐斷諸煩惱

得阿唯忍能止淨 阿含經時諸比耶數共誦經於是世尊說偈曰若 鳥於髻中生卵 智度經釋迦昔為蝶鬚仙人名尚闍梨

羅漢 羅漢

不動一以為木即 是菩薩從禪覺知頂有鳥卵即自思 如彼嬰兒謂珠生囊 於樹下念道六年得佛如是易耳

惟若我起動鳥不復來卵必盡壞即還入定至鳥生子飛去乃起 後尋孔出還到本土呼其伴曰卿得我之珠一珠珠無人知可密歸還吾終不言也其人怖懼送以歸之然後雨兒著珠共戲而

後尋孔出還到本土呼其伴曰卿得我之珠一珠珠無人知可密歸還吾終不言也其人怖懼送以歸之然後雨兒著珠共戲而

相問曰此珠產於何處一兒曰生我囊中一兒曰室囊中父問笑之曰婦曰何笑答曰我取此珠勤苦乃爾小兒依而得之不

識本末謂生囊囊之中佛告阿難汝但見我成佛不知我從無 數劫之勤苦至今乃得謂之為易 矣 尼拘類樹下數萬斛寶

高幾許答高四十里茂 佛言汝語何過甚乎種如織芥高四十里下萬斛子答曰實爾佛言地者無知其報力爾

何況歡喜得一鉢飯上佛其福不可 德瓶 羅漢 羅漢 羅漢 羅漢 羅漢 羅漢 羅漢 羅漢 羅漢 羅漢 羅漢 羅漢 羅漢 羅漢 羅漢 羅漢 羅漢

我求富貴天與一器名曰 凡所願者悉從瓶出客問汝貧今何聚富富言我得天瓶出種種物故如是富客借瓶視其

人驕逸執之固失手瓶破一切諸物俱時滅去持戒之人種種妙好無願不得若嬰戒者驕逸自恣瓶破物失亦復如是

體彼無極經菩薩蓮王善施眾生其所索天恐奪位位而試之帝釋即現命邊王曰薩婆達王慈潤清淨福德巍巍羅摩

王見還王曰鶴求逃命終始無違苟欲得肉即當相與鷹曰唯願得肉不用餘肉王曰何以何物令汝置鵲歡喜而去鷹曰若

子史精華

我位即化為鷹邊王作鶴趨王足下恐佛告曰哀哉大王吾命窮矣王曰莫惡吾今活汝鷹尋後至云為此來鶴是吾食願

王慈惠憫眾生者割王肥肉而以易鶴吾當欣受王曰大喜吾割肉與鶴鶴解之令與鶴等鴿之愈重割身肉盡故未能啟

痛無量王以慈忍又命近臣曰殺我 令與鶴等吾奉佛戒濟眾厄雖有眾惱由如微風焉能動太山耶鷹復本身稍首

問曰大王何志若忍若若日吾不志天帝釋及飛行皇帝吾觀眾生沒於苦海願求佛救度彼眾帝釋驚曰我謂大王欲奪

投身虎前

野見有一虎適產七日而有七子周匝圍繞饑餓欲絕第一王子怪其饑逼必還嗷于第三王子問言此虎所食何

物第一王子報言此虎食新肉血第三王子言君等誰能與此虎食第二王子言此虎饑困餘命無幾不容餘處為其求食設餘求

者命必不濟誰能為此不惜身命第三王子作是念言我從昔來多棄是身無利益復觀是身如水多諸蟲戶不淨可

惡我今捨離以求寂滅無上法身慮見難難同還中路薩薩潛身復至虎所作是誓言我今為利一切眾生求於菩提捨難捨

肉唯留餘骨二兒見地大動疑弟捨身共復虎前果見如此佛言爾時薩薩今我身是大地六種震動是虎即抵王子身血噴食其

着彼花取彼香味

味而捨其花更移別花或捨惡花移至好花 然此神識以多善根或受天身

受天身已以惡果故復受 四無礙辯 寶積經一義無礙者於諸色義無礙二法無礙者於諸色法如實觀察如實了知三詞無礙

地獄畜生餓鬼輪回不已 故成就如是第一善智名義無礙二法無礙者於諸色法如實觀察如實了知三詞無礙

者謂於諸色以無礙智善巧言詞種種分別四就無礙者謂於諸 理不可說是名為義 寶積經善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故於

色隨眾生機開演說而於法界不作二相香味觸法亦復如是 四依趣善能具足所謂依趣於義不依文所說文

釋道部

者謂世間法傳習文詞所言義者謂通達出世間法乃至如來所演八萬四千法藏聲教皆名為文諸離一切言音文字

何命濁十歲衆生二十三十乃至千歲有長短故云何煩惱濁多食多癡云何見濁邪見戒取見斷見存無見我見衆生見如是五濁如來悉無見若如汝者終身飲酒有何惡哉未會有經祇陀太子白佛言向受五戒酒戒難特畏脫日國中豪族雖時時相率資持酒食共相娛樂自餘無惡雜寶藏經昔有此邱年老昏塞見少比邱說四果法心生美尚須得好食然後相與時時比邱歡喜即辦備待之既已諸少比邱弄老比邱語曰大德汝在此舍一角頭坐當與汝果時老比邱歡喜如語諸少比邱即以皮毬打其頭上而語之言此是須彌果老比邱聞已繫念不散即獲初果諸少比邱復弄之

言汝今雖得須彌果然其故有七生七死更移一角諸少比邱復以一角之語與之而語之曰汝復以毬打而語之言與汝阿那含證二果諸少比邱復弄之言汝今已得斯陀含果猶有往來生死之難汝更移坐諸少比邱復以毬打而語之言與汝阿那含果時老比邱倍加至心復證第三果諸少比邱復弄之言汝今已得不還果故於色無色界受有漏身無常遷變念念是苦汝更移坐諸少比邱復以毬打而語之言與汝阿羅漢果時老比邱復弄之言汝今已得四果已心大歡喜設諸餽餽種種香華請少比邱報其思德與少比邱共論道品諸少比邱發言滯塞時老比邱方語之言我已證得淨諸業障無垢光比邱持阿羅漢果諸少比邱咸皆歡喜戲弄之罪是故行人若至心者求無不獲汝既無心云何言犯淨諸業障無垢光比邱持以自責投佛問汝有心耶曰我欲漏有漏無漏無色界內諸惡法外諸因緣是名有漏者不能了知我及我所別內外名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行釋提桓因變作羅刹形甚可畏唱過去佛所說半偈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說已便住是苦行無明漏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行釋提桓因變作羅刹形甚可畏唱過去佛所說半偈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說已便住是苦行者聞此半偈心歡喜四顧無人唯見羅刹而作是語適所聞偈啓悟吾心羅刹說耶或非說耶他答我言我不食來已經多日汝但念法不念我饑實不能說我即問言所說者誰猶未備若能爲吾說是偈竟我當終身爲汝弟子羅刹答曰汝但念法不念我饑實不能說我即問言所說者誰猶未備若能爲吾說是偈竟我當終身爲汝弟子羅刹答曰

施羅刹答言誰當信汝爲八字故棄所愛身我即答言捨不堅身得金剛身諸佛菩薩能證是事羅刹即說一語汝已聞具足偶義當施我身時我踊躍若石若樹處處寫已即上高木自投衆盲言象爲有決定得故譬如王者告一大而羅刹復還帝釋之身接我至地以是因緣超十二劫在彌勒前成就菩提

臣汝牽一象以示盲者時彼一一各以手觸王問之曰象爲何類其觸牙者即一形如蘆葦根其觸耳者言象如其觸頭者言象如石其觸鼻者言象如芥其觸脚者言象如日其觸脊者言象如床其觸腹者言象如囊其觸尾者言象如繩善男子如彼衆盲不說象體亦非不說若衆相悉非象者雖是之外更無別象善男子王喻如來正徧知也臣喻此經衆喻佛性盲如來色者常不斷故乃至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善男子如彼盲人各各說象雖不得實非不說象說佛性者亦復如是非即六法不離六法是故我說衆生佛性非色非非非我非不離我衆生我者即是五陰離陰之外更無別我譬如增壁草木合之爲舍離是之楊葉止啼見已生真金想便一不然此楊葉實非金也若有衆生欲造衆惡如來爲說三十三天常樂我淨

受五欲樂衆生是樂故心生貪樂止不爲惡動作三十三天善業實是生死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方便說言常樂我淨若有衆生厭生死時如來爲說二乘然本無有二乘之實以二乘故知生死現見涅槃樂以是見故則知有斷不斷有真不真有修不修有慧燈正法經佛告迦葉譬如空舍無其戶牖經百千年無其人如是室冥暗忽有天人於彼舍中然其燈明迦葉於意得不得慧燈云何如是黑暗我經百千年住此我今不去有此事不迦葉答言不也世尊彼黑暗無燈若若燈光明能破正觀相應生彼一一迦葉如是聖者慧根若生此業煩惱定無所有光暗皆空無得無捨一切黑暗而彼黑暗從何而去非東方去乃至北方去亦非去亦非來迦葉復次燈光亦非我能破黑暗何顯燈光迦葉燈一黑一本無自性此一一迦葉是故智慧亦復如是如有智慧無智即捨而彼無智歸於何去非從東方至北方去去既非去來亦非來迦葉復次有智慧無智即捨而彼無智歸於何去非從東方至北方去去既非去來亦非來迦葉復次有智慧無智即捨而彼無智歸於何去非從東方至北方去去既非去來亦非來

本無有智何顯迦葉有智無智俱無自性此二皆空無得無捨過一木患修行願賜易修要法佛告王言若欲滅煩惱障非若當貫木患子一百一八以常自隨行住坐臥恆當志心無分散意稱佛住達磨僧伽名乃一一子如是漸次度木患子若十若二十若百若千乃至百千萬若萬遍身心不亂無諸語曲捨命得生第三天天滿百萬遍當斷除百八結業始名背生死流趣向泥洹斷煩惱根獲無上果大王禮謝即辦木患以爲千具六親國戚皆與一具王常誦念雖親軍放亦不廢置又作是念世尊大慈普應一切若我此善得免長淪苦海佛當現身爲我說法願樂追心三日不食佛即應形至其宮內而告王曰沙斗比邱誦三寶名經歷十歲得成斯陀含果漸次修行今在善香世界作辟支佛王問是已倍復修行佛告阿難何况能誦三寶名經歷萬數但能聞此人名生一念隨喜者未來生處常聞十善衆喜奉行光音天人諸劫初天地大水彌滿風吹漸減次第結沫化爲天宮乃至山嶽大陸洲深壠成海從上至下依舊建立一一乃飛下來各生稜米長四寸半朝割暮生因食彼故體重光滅復飛不起日月始生乃分晝夜因食食故地味遂復生婆羅婆羅滅故復後相侵盜無能決者議立一智者三摩多爲平等王賞善罰惡衆共給之火光三昧龍投佛鉢釋迦諸佛告諸比邱衆宜各竭國彼國優樓煩螺迦葉兄弟學於仙道王臣歸信佛至彼住日暮求宿迦葉答言石室潔淨可得相容內事火龍其性暴惡恐相害爾佛言但借龍惡不妨迦葉答言宜自隨意佛入室中結跏趺坐惡龍吐火發散衝天石室洞鑿世尊即入

降鉢中迦葉歡服未曾有也復言雖則沙門神通不如我道真世尊住此第二夜四天王衆第三夜帝釋衆第四夜大梵衆各下聽法身光洞耀迦葉問佛夜夜現汝事大耶佛言不也諸天每夜下來問法是其身光迦葉又言雖沙門神妙不如我道真迦葉晨朝燒火不然怪其所以即往白佛佛令歸去見火已燃事畢滅之又不能滅復至白佛佛令歸去見火已息次早發薪谷莫能舉次谷既舉又莫能下皆至佛所乃舉乃下迦葉請佛歸家供養佛言先去我隨後往迦葉既去佛趣閻浮提洲取菓持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即便問言從何道來佛以菓示而語之曰過數萬踰闍那取此菓來汝可噉之然後如是三請佛亦三往餘三天下取彼所產之菓皆於先到此等神變凡十八種迦葉各各強言是大沙門神則神矣不如我道真也佛語逆莫汝非阿羅漢道何故虛妄起大我慢於是迦葉自知非真心怖毛豎見佛種種神變殊勝即與五百弟子投佛出家事火之具悉皆捐棄尼連禪河是故迦葉二弟一名那提迦葉一名伽闍迦葉各有弟子二百五十居於下流忽見頭見所事火器隨流而下必不祥也同奔兄所見兄與其眷屬削髮披緇愕然咨兄既大羅漢聰慧過人名聞十方莫不宗仰何捨此道還從

釋道部 釋下

學迦葉答言然我所學非究竟法唯佛所說能盡生死既遇此等大聖之尊 香臭並兼盛者先顯 宗鏡錄賈護童真問佛說捨而師彼則是無眼二弟啟言我等亦願隨兄同學並領弟子投佛出家 香臭並兼盛者先顯 此身隨善惡業還受餘報其

權行漸化路野五濁宣布五常 五色光醜照瓶之上 異有司委問康僧會初達吳地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其狀舍利應現無方吳主曰若得舍利當為起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請吳主問曰佛有何驗僧會答曰佛海靈跡出餘千載遺身將何及精持齋戒銅瓶盛水燒香禮請七日寂然求申二七亦復無應權七日欺詐將欲加罪更請三七權又聽之會謂件曰宜

世尊便下座 真珠 宗鏡錄一曰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此珠作何色時五天王互說異色世尊藏珠入袖却擡手云此

求亦可在易名慧可日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日法印匪從人得可日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日將心來與汝安可日覓心了不可得師日我與汝安心竟爾爾爾白信向迄九年已欲返天竺乃命門人盡各言所得乎時道副對日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師日汝得吾皮尼總持日如慶喜見阿闍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日汝得吾肉道育日四大本空五陰非有無一法可得師日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位而立師日汝得吾髓而告可日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今付汝并授袈裟以為法信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聽吾偈日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端坐而逝葬熊耳山後三歲宋雲奉使西域回遇師於葱嶺手携隻履翩翩獨逝云西天去雲至具奏帝命啓擴只見空棺隻履存焉

廓然無聖 見與汝安心竟見 **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見本末無一物何假拂塵埃 之後家貧賣薪問客讀金剛經悚然問日得於何人答日得於黃梅師抵韶州復問尼無蓋藏讀經學經乃為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師日字即不識義即問尼日字尚不識義師日諸佛妙理非關文字人皆異之謂祖問日汝自何來日嶺南祖日欲須何事日唯求作佛祖日嶺南人無佛性日人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異人乃訶日著槽廠去遂入碓坊因祖一日告眾日各述一偈語意相符則付衣法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眾所仰於壁書一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眾皆誦念師聞此偈謂同學日美則美矣了則未了有偈和之同學皆笑夜深師密令一童子於秀偈之側寫云菩提本非樹心鏡亦非臺藏付於迦葉傳授二十八世至遠磨屈於此土迨及於吾今以法寶及所傳衣用付於汝師日法則既授衣付何人祖日達磨初至人未知信所以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熱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師即南道眾知共逐至大庾嶺惠明先到師擲衣鉢於磐石上日此衣表信任君將去明遂舉之如山不動乃日吾來求法非為衣也願行者開示師日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當大悟師過南海寓廣州法性寺因風颺利權二僧對論一云禱動一云風動師日風旛非動動自心耳二僧開語殊然異之後中宗遣使薛簡馳詔不赴因問心要日明諭智慧暗况煩惱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凡何出離師日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兒羊鹿等機上智不爾簡日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日明與無明其性無二處凡不滅在聖不增在凡不亂居禪定不寂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日道簡日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日外道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道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待入清淨心體法然寂寂妙用恒沙簡言下悟禮謝還關 **旛動風動** 見一切善惡都莫思量 見佛來亦不著

無汝止泊處 非但是僧 日佛來為何不著師日 **拈起布毛吹之** 傳燈錄杭州鳥窠道林禪師侍對日諸方學佛法去師日佛法吾此爾亦有少許日如 **以目開合示之** 傳燈錄嵩岳慧安國師有坦然懷讓二人參問如何是日當觀密作用日如何密作用 **視身與空等觀吾與汝等** 師日善來仁者胡為而至彼日師寧識我耶師日吾觀佛與眾生等吾一之豈分別耶日我此掛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日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 **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及焉能生死吾耶** 神禪首日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

有廣大之智辨乎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日汝既乞戒即戒矣所以者何 **任他非佛非心我祇即佛即心** 傳燈錄明州大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日此理也我聞茫茫昧昧只求師戒師於是為授五戒也

梅子熟 見 **餛飩飯困來即眠** 傳燈錄源律師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日用功日如何用功師日祖祖日梅子熟也 **不昧因果** 傳燈錄某凡參次有一老人常隨眾聽法忽一日既散老人不退日他喫飯時不肯喫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律師杜口按師大珠海慧禪師甲對云不落因果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偈代一轉語貴脫狐身遂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云 **老人言** 下省悟作禮云某甲已脫狐身住在山後乞依亡僧例師次領眾云送亡僧眾皆問測直諸後嚴以杖挑出一枚死狐依法火葬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葉便問古人錯對一轉語墮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什麼師云 **打地** 傳燈錄忻州一和尚凡學近前來與你道葉近前與師一掌師笑云將為胡鬚赤更有赤鬚胡按師百丈懷海禪師 **打地** 者致問唯以棒打地而示之一日被僧戴却棒 **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有女靈照常隨製竹鹿籬令鬻之以供朝夕講馬祖問日不與萬法為侶然後問但張其口 **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有女靈照常隨製竹鹿籬令鬻之以供朝夕講馬祖問日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祖云 **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有女靈照常隨製竹鹿籬令鬻之以供朝夕講馬祖問日不與萬法為侶生話一日因丹霞相訪見女靈照問日居士在否靈照放下簋子斂手而立霞又云居士在否靈照便提籃而去居士將入滅令靈照出視日午否照日日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看照登父坐合掌而逝居士笑日我女鋒捷矣於是 **但願空諸所有慎勿** 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頓問疾居士謂日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枕公膝而化

實諸所無 見 **誰在井中** 傳燈錄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日若人在于尺井中不假寸繩你若出得此人中入為山乃呼慧寂寂意謂為山日出也 **牧牛** 傳燈錄福州大安禪師問日學人欲識佛何者即是丈日大似騎牛覓牛師日仰山日我在就源處得名為山處得地 **牧牛** 傳燈錄福州大安禪師問日學人欲識佛何者即是丈日大似騎牛覓牛師日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上堂云大安在為山三十來年喫馮山飯馮山屎不學馮山禪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起亦不去也 **丈露地白牛** 見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 傳燈錄又云 **藤倚樹** 豈不是和尚道師云是疎云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師放下泥盤呵大笑歸方丈疎隨後云某甲四千里賣却布單特為此因緣來和尚得相弄師云待者詩錢還伊去馮云後有獨眼龍為汝點破在疎後到明招舉前語招云大馮可謂頭正尾正祇是不遇知音疎却問樹倒藤枯時如何招云更使馮山笑轉新疎忽有省乃云馮山元來笑中有 **趣向即乖** 爭知是道泉云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直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虛豁豈刀送遙禮悔過 **庭前柏樹子** 傳燈錄師尋常見僧來問云曾到此間麼云曾到師云喫茶去或云不會到師亦云喫茶去僧可強是非耶師頓 **庭前柏樹子** 傳燈錄師尋常見僧來問云曾到此間麼云曾到師云喫茶去或云不會到師亦云喫茶去僧悟元旨按泉南泉 **庭前柏樹子**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 **庭前柏樹子** 僧云和尚莫將境界示人云我不將境界示人云如何是

子史精華 卷一百八 釋道部 釋下

祖師西來意云庭前柳 忍辱仙人 法苑珠林賢劫中有王名歌利與內宮眷林間娛樂王倦少憩諸女因尋花果遙見上
樹子按師從說禪師 忍辱仙人 在彼林中端然靜坐便馳想之皆集其所頂禮而仙人即為說欲之過所謂諸欲皆是不
淨臭穢之法是可厭患誰有智者當習近之諸姊皆應厭離王從睡覺不見諸女仗劍求覓見彼圍繞仙人而坐王大瞋怒問
之誰耶何誘諸女答曰我是仙人修忍辱道王念此人見我曠故便言修於忍辱我今試之汝得非非想處定耶答言不得次
第責問汝得初靜慮耶答言不得王語汝是未離欲人何觀諸女復言我是修忍辱人王令可伸一臂試能忍不仙人便伸以
劍斬之再問何人答言我是修忍辱人復令再伸一臂斬之王如前問仙如前答如是斬兩足及兩耳鼻王心既止仙人告言
王今何故自生疲厭假使斷我一切身分猶如芥子我亦不生一念瞋忿所言忍辱終無有二復發是願如汝今日我實無辜
我未來世得菩提時不待汝請最初中度脫當知忍辱仙人者即今釋迦是歌利王者即今憍陳那是憍陳那問已極懷耻愧

子史精華卷一百八

釋道部三

道上

長年長心長德 管子公曰請問為身對曰道血氣 掃除不潔 管子虛其欲神將入舍 養生 管子以此知象乃知行 節欲 管子
萬物 食莫若無飽思莫若勿致 管子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不蚤為圖生將異舍 不和不生 管子見其微不讓平王擅胸論治在心
此以 萬物之母 老子無名天地之 虛心實腹弱志強骨 老子是以聖人之治一其 其 象帝之先 老子言不知誰 橐籥 老
長壽 天地之間其猶 守中 老子多言數 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天地根 見 不自生故能長生 老子天地所以
能長且久者以其 載營魄抱一 離專氣致柔能嬰兒 能嬰兒 見 天門開闔 老子 謂鼻孔開謂喘息謂呼吸也 夷希微 老子視之
聽之不聞曰一博之不得曰一 致虛極守靜篤 老子 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歸根復命 老子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見 見素抱
朴 少私寡欲 未孩 老子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食母 老子我獨異於 恍忽竊冥 老子道之為物唯恍唯惚忽兮恍兮
一兮其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老子始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誰為之名曰大 道法自然 老子王法地地法天 善閉
中有精 無關健而不可開 善以道閉 安平太 老子在而不害 無名之樸 老子化而欲作吾將 下士大笑 老子
情欲守精神不如門戶有關健可得開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下士聞道大笑之 知子守母 老子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知其母復 塞其兌閉其門 老子
兌濟其事 骨弱筋柔而握固 老子谷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 長生久視 老子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 終身不勤開其
道使精氣不勞五神 三氣 子華子夫混莊之中是名太初實生 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元元資於元元資於始始
不苦則可以長久 所合也命之曰中和元同萬物化生夫是之謂 坎離獨幹乎中氣 子華子上赤之象其官成離下黑之
象其官成坎夫兩端之所以平者以

中存乎其間故也中名未立兩端不形是以

之知道者務全其生務全其生者不亡其所有也

也凡一三者成數矣必儀軒轅所柄以計者也

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

氣大易以之而立數也

焉是謂三才一之所成萬紀以生一之所編萬有以

也道得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

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

萬物相渾渾渾渾渾渾渾渾渾渾渾渾渾渾渾渾渾渾渾渾渾渾渾渾

而未相離也無為之職

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

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歛而已無怨陰陽常調

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乾散竟不知風乘我

以至於此謂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

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

上下眾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

而一其人曰奚物而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謂之

夏日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

為之子夏日刻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

水火見瑤池西王母

之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

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

存亡自在備校四時

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

其上一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

居乃命禹使巨鯀十五舉首戴之

而游乎四

道樞

事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

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無變於已而况

異乎不然

也亦無辨

心知鬼神將來

舍而况人乎

以喉屈服者其嗟言若

其者欲深者其天機淺

神鬼神帝生天地

登天遊霧

天地刻雕象形而

不為巧此所遊已

人吾又欲官陰陽以

釋道部

道一

道一

道一

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窮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職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一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

參光與天地為常 解心釋神 上僊 莊子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與物皆滅 明明白入素無為復朴 莊子夫

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 吐故納新能經鳥申 莊子吹吸呼吸 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道引見 守而勿失與一為一 以恬養知以知養恬 莊子古之治道者 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矣 棄事遺生 莊子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

得其序悟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蓄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內捷外捷 莊子夫外捷者不可繁而提將 也 兒子上 嗑不嗔手不捉目不瞋 莊子見 發天光 莊子字泰定 天均 莊子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 鬼入天成 莊子成子游

集於珠玉與為精明集於樹木與為茂長集於聖人與為賢明 齊其大寶 莊子陳賡理遠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 此之謂 電為鞭策雷為車輪上游霄霓下出無垠 淮南子令雨師灑道風伯掃塵 以 抱德場和 淮南子古之真人

天地之間何足以留其志 太帝之居 淮南子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擢崑崙虛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 其東餘波入於流沙絕流沙而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厥入於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

視虎顧 淮南子真人之所游若吹呼吸吐故納新能經鳥申 是養形之 與物為春 見 幻化之事九百有 餘 抱朴子若道術不可學得其變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與雲起霧名致龜蛇合聚魚龍三十六石立化為水 風騶雲軒

咽九華咀六氣 抱朴子 於丹霞 還丹金液 抱朴子余考覽養生性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 九丹 抱朴子 之要 抱朴子 仙家 與天相舉延壽無極 抱朴子 仙經曰服丹守一 還精胎息 服丹守一 此皆

釋道部 道上 三

也又辟盜賊虎狼第九之丹名寒丹服一乃圭百日仙也仙童仙女來侍飛行輕舉不用羽翼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仙不在悉作之在人所好者耳凡服九丹欲昇天則去欲且止人間亦任意皆能出入無間不可得而害之矣

丹柔丹寒丹 見 **岩人水居梁母火化** 子伯耐至熱仲都堪醜寒 正機平衡飛龜授祿 抱朴子靈寶經有 凡三篇皆仙術也 紫文金簡

抱朴子吳王伐石以治官室而於合石之中得 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開居有赤雀衛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仲尼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 禹將仙化封之石函 顧影含歡激流忘味 抱朴子是以好色不可諫甘旨可忘憂而昔有絕殺棄美不畜妻妾超然獨往悟言得意

也 **石熟如芋子** 抱朴子又有引石散以方寸七投一斗白 黃裳子 抱朴子或思脾中神名各 乘龍駕虎蕭鼓嘈嘈 抱朴子侍

也 **鹿盧躡** 抱朴子若能乘躡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躡道有三法一曰龍躡二曰虎躡三曰 龍虎

士甲卒 抱朴子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箕 流霞一杯 歸家家人問其故身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來迎我

躡 見 **請守天廚** 抱朴子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箕 三年 流霞一杯 歸家家人問其故身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來迎我

共乘龍而昇天良久低頭視地杳杳冥冥上未有所至而去地已絕遠龍行甚疾頭昂尾低令人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

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真貴處也仙人但以 與我飲之輒不飢渴忽然思家到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

還今當更自修積 眼有方瞳耳出長頂 抱朴子若令吾 亦將控飛龍而駕慶雲凌流電而造倒景于又

乃可得復矣 吸寶華 抱朴子爾乃 浴神太清外除五曜內守九精堅玉鑰於命門結北極於黃庭引三景於則堂飛元始以鍊形

官清九光於洞房雲雲鬱鬱而連天長谷滄泉於丹田引沈珠於五城瑤鼎俯嬰藻禽仰鳴瓊瑰華擢頰天鹿吐瓊懷重現於終

交經履躡龍光召呼六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沉不浮絕險絕巖窮嶺岷岷和氣細縈神意並遊玉井泓澗灌漑匪休

華霍也非膏岱也夫六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沉不浮絕險絕巖窮嶺岷岷和氣細縈神意並遊玉井泓澗灌漑匪休

百二十官曹府相留離坎列位元芝萬林絳樹特生其實皆殊金玉嵯峨醴泉出阿還年之士挹其清流子能修之松喬可儔

此一山也長谷之山杳杳蕪蕪元氣飄飄玉液霏霏金池紫房在手其限愚人妄狂至 六甲行厨至 抱朴子淳漆不沾者服之

皆死歸有道之士登之不衰採服黃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皆古賢之所秘子精思之 六甲行厨至 則令人通神長生解之法

或以大無腸公子十枚投其中或以雲母水或以玉水 毛女 抱朴子漢成帝時獵者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獵

合服之九蟲悉下惡血從鼻去一年 毛女 人見之欲逐取之而其人踰坑越谷有如飛騰不可遠及於是乃

密伺候其所在合圍得之乃是婦人問之言我本是秦之官人也聞關東賊至秦王出降宮室燒燬驚走入山飢無所食幸餓

死有一老翁救我食松葉實當時苦澀後稍便之遂便不飢不渴冬不寒夏不熱計此女定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之世

三百許歲乃將歸以穀食之初聞穀臭嘔吐累日乃安如是 入海求仙 史記秦始皇紀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

年許身毛乃脫落轉老而死向使不為人所得便成仙人矣 不死之藥 史記秦始皇紀西使韓終侯 形解

求之於是遺徐市發童男 三神山 見 羨門高誓 碣石使燕人盧生求 不死之藥 史記秦始皇紀西使韓終侯 形解

女數千人 銷化 史記封禪書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 金銀宮闕望之如雲 史記封

威宣燕路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却

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 丹沙化為黃金 史記封禪書少君言上曰祠靈則致物致物而 可 食巨棗大如

老方 史記封禪書是時李少君亦 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 軍亦 示不臣也而佩天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

瓜 史記封禪書安期 老父欲見巨公 史記封禪書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

樓居 史記封禪書 殊廷 海將以望祠蓬萊之屬莫至 石閭 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閭也 無為自化清靜自正 史

老子傳李耳 本師河上丈人 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

西為曹 陽子織阿 史記司馬相如傳 陽子織阿月御也 倕倕 史記司馬相如傳 倕倕 史記司馬相如傳 倕倕 史記司馬相如傳

相國師 陽子織阿 史記司馬相如傳 陽子織阿月御也 倕倕 史記司馬相如傳 倕倕 史記司馬相如傳 倕倕 史記司馬相如傳

寸方眼能行 靈園 史記司馬相如傳 燕於閭觀注郭璞曰靈園淳園仙人各 淳園 史記司馬相如傳 淳園 史記司馬相如傳

遠走馬也 靈園 史記司馬相如傳 燕於閭觀注郭璞曰靈園淳園仙人各 淳園 史記司馬相如傳 淳園 史記司馬相如傳

也 玉女 史記司馬相如傳 張揖云靈園衆仙號淮南子云騎飛龍從靈園是也 淳園 史記司馬相如傳 淳園 史記司馬相如傳

女 史記司馬相如傳 張揖云靈園衆仙號淮南子云騎飛龍從靈園是也 淳園 史記司馬相如傳 淳園 史記司馬相如傳

也 玉女 史記司馬相如傳 張揖云靈園衆仙號淮南子云騎飛龍從靈園是也 淳園 史記司馬相如傳 淳園 史記司馬相如傳

也 玉女 史記司馬相如傳 張揖云靈園衆仙號淮南子云騎飛龍從靈園是也 淳園 史記司馬相如傳 淳園 史記司馬相如傳

也 玉女 史記司馬相如傳 張揖云靈園衆仙號淮南子云騎飛龍從靈園是也 淳園 史記司馬相如傳 淳園 史記司馬相如傳

先驚鶴體毒胃犀玉二十餘物漬種計粟斛
成一金言此黃帝一之術也按此王莽事
蓋意平心同死生之域

赤精子 漢書李尋傳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祠老子用
後漢書祭志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

太平清領書 後漢書襄楷傳初順帝時瑯琊宮崇詣關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
皆標白素朱介首末目號

能作五里霧 後漢書張楷傳性好道術
其言以陰陽五行為家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崇
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

理姦巫 後漢書樂巴傳再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黃產以祈禱巴素有道
葉君 後漢書王喬傳王喬者河東
人也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

玉棺 後漢書華陀傳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陀學普依準陀療多所全濟陀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
腰體動諸關節目求難老吾有一術名曰虎二日鹿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鳥亦曰除疾兼利蹶足以當
壺中老翁

五禽之戲 後漢書華陀傳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陀學普依準陀療多所全濟陀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
腰體動諸關節目求難老吾有一術名曰虎二日鹿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鳥亦曰除疾兼利蹶足以當
壺中老翁

養性服食 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
神仙稟之自然見石室素

青牛師 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為操所錄問其術而行之君達號
凡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歲也
山圖

後漢書西南夷傳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為祚都縣其人皆被髮左衽
投數萬斤金於海
魏志華佗傳注辨道論曰甘始語余

書 晉書魏康傳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餡餅自服半餅半
石髓上栖心絕穀
晉書魏康傳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餡餅自服半餅半
石髓上栖心絕穀

老之 葛仙公 晉書葛洪傳洪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元規時學道得仙號曰
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
內學見煉丹

祈壽 為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
天師道 晉書何克傳于時

一氣千息 晉書許邁傳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桓山餌木涉三年時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
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元遠義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
道者皆在焉義之自為之傳述靈異之迹甚多不
可詳記元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登巖茹芝 見金堂玉室仙人芝草上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
晉書

煮白石 晉書鮑敬言傳為南海太守嘗行部入
白羽扇畫水而渡
晉書吳猛傳年四十邑人丁義
始授其神方因還豫章江波甚

服細石子 晉書單道開傳常衣麤褐或贈以綉服皆不著不畏暑晝夜不臥恒
如蟬蛻 晉書

魚得瓜刀 見西王母謁東君交赤松及羨門
受要祕道愛精神食芝英飲醴泉柱杖桂枝佩秋蘭絕人事游
參駕六龍游戲雲端
宋書樂志淮南八公

乘白馬西行 宋書劉懷慎傳亮在梁州忽服食修道欲至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道胤令合仙藥成而未出火毒亮取
要道不煩

斗米道 晉書孫恩傳恩字靈秀瑯琊人孫秀之族也世奉
恩叔父秦字敬遠師事錢唐杜子恭而子恭有祕術嘗
破

乘白馬西行 宋書劉懷慎傳亮在梁州忽服食修道欲至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道胤令合仙藥成而未出火毒亮取
要道不煩

手自書章 宋書羊欣傳素好黃老常
飲符水 見柱下經二濠上篇七
宋書謝靈運傳哲人不存懷抱誰質糟粕猶在
承未

雲飛天居風行水息 在喬松之侶
夷列之徒
良由理數懸擬實乃鍾菴景命
乘黃鶴 齊書州

若士神中琴高道外 齊書張融傳
潮帳春霞於秀瀨騰蓬萊之靈岫望方壺之妙閣樹暈日以飛柯嶺四峯以敞

釋道部 道上

月事黃老道解陰陽書 齊書顧歡傳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日出戶山鳥

信博非精人所不能佛言華而引道言一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

佛經繁而顯道經一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

來遺去便去言語狂易 蘇生騎龍處靜駕鹿 梁書張纘傳至於殊庭之客帝鄉之賢神奔鬼化吐吸雲烟王荷登之而却老金

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 北燭神女 仰青雲視白日不覺為遠 梁書陶弘景傳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畫夜研

亦往往而有焉 周同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一得道來寧此山故謂之茅山 大山錄事 南史沈潛傳嘗與弟名法朗少事黃老

私室時記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為一得道來寧此山故謂之茅山 大山錄事 南史沈潛傳嘗與弟名法朗少事黃老

池亭蛙鳴聒耳王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呢呷十許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爾今恐汝鳴即便喧聒又

嘗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答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使至 呪蛙 見

復謂人曰吾昔為幽司所使齊為煩碎今已自解乃開匣出黃紙書上有一大數字不可識曰教分判如此 呪蛙 見

有邊事 見 勝意作此州 南史齊始興王鑑傳自晉以來益州刺史皆以良將為之宋泰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洲道士鄒碩見

後二年君當終後九載宋當滅滅後有王 南史齊宗室昂傳傲為瑯琊彭城二郡太守時有女子年二十許一在武窟

益寧二州軍事加鼓呼一部勝 散髮黃衣 南史梁宗室昂傳傲為瑯琊彭城二郡太守時有女子年二十許一在武窟

意反語為始與碩言於此乃驗 印樹樹枯 南史顧歡傳歡好黃老通解陰陽書為數術多效驗弟子鮑靈綬

對以為妖惑觀之二十刻即差失所在 雲母屑日夜誦大河經 南史鄧郁傳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

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短三十並著絳紫羅襪冠履皆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供養道家吉日躬往禮拜

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尋當相候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得之

甚速近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 魏夫人 見 青鳥既來期會至矣 南史陶弘景傳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

病而終山內唯聞香氣世未嘗有 色如霜雪 一眼時方 南史陶弘景傳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

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 子史精華卷一百九

釋道部四 家人筐篋中物 魏書崔浩傳性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

新經 魏書崔浩傳性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

躬往攻掘得若環壁雜器形者大小百餘稍得蠱黑者亦筐篋以還 神王之宗飛仙之主 魏書釋老志道家之原出於老子其

而至於家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推七十枚為屑日服食之餘多惠人 神王之宗飛仙之主 魏書釋老志道家之原出於老子其

京為一一在紫微為一一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迹無常授軒轅於我嶺教帝學於牧德大禹間長生

之訣尹喜受道德之旨至於丹書紫字昇元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如此之文不可勝紀其為教也咸蠲去邪累

深雪心神積行樹功累德增 丹書紫字昇元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 見 天官章本 魏書釋老志及張陵受道於鶴

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世上 子相授其事大行齋祠跪拜各成法道有三元府百二十官一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劫數頗類佛經其延康龍漢赤明開皇

之屬皆其名也及其劫終稱天地俱壞其書多有禁祕非其徒也不得觀至於化金銷玉行符勒水奇方妙術萬等千條上

云羽化飛天次稱消災滅禍 故好異者往往而尊事之 化金銷玉行符勒水 見 仙人博士 魏書釋老志太祖好老子之言誦詠不倦天與中儀曹郎董

西山以供其薪蒸令死罪者試服之非其本心多死無驗太祖猶將修焉太醫周潘苦其煎採之役欲廢其事乃陰令妻貨仙

人博士張曜妻得耀隱罪曜懼死因請許殺太祖許之給曜資用為造靜室於苑中給糶糶民二家而鍊藥之官仍為不息久

之太祖意 未便得仙政可為帝王師 魏書釋老志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南雍州刺史謙之弟自云寇恂之十三世孫早

少解乃止 何許人至謙之從母家傭賃謙之嘗觀其姨見與形貌甚強力作不倦請回賃與代已使役乃將還令其開舍南辣田謙之樹

下坐算與懇一發致勤時來看算謙之謂曰汝但力作何為看此二三日後復來看之如此不已後謙之算七曜有所不測

然自失與謂謙之曰先生何為不憚謙之曰我學算累年而近算周辭不合以此自愧且非汝所知何勞問也與曰先生試隨

與與隱遁謙之欣然從之與乃令謙之繫齋三日共入華山令謙之居一石室自出採藥還與謙之食藥不復飢乃將謙之入

釋道部 道下

玉堂而駕龍鳳見全真唐書高祖紀且老氏垂化本實冲虛養志無為遺

秦始皇非分愛好遂為方士所詐乃遣童男女數千人隨徐福入海求仙藥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歸始皇猶海側

脚謝以待之還至少邱而死漢武帝為求仙乃將女嫁道術人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據此二事

天皇后紀夏四月令釋教在道尹喜故宅唐書明皇紀陳王府參軍田同秀言元皇帝降見於丹鳳門之通衢告賜靈

法之上僧尼處道士之前尹喜故宅符在

置博士助教唐書明皇紀莊子號為南華真人文字號為通元真人列子號為沖虛真人庚桑

士讓號及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唐書憲宗紀八月乙卯乙亥上顧謂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之說

封說秦始皇遣方士載童女入海求仙漢武帝嫁女於方士求不死藥二主受惑卒無所得文皇帝服胡僧長生藥遂致

暴疾不赦古詩云帝幸三殿於九天壇親受法錄右拾遺王哲上疏言王業之初不宜崇信過當疏奏不省

錄道場唐書武宗紀帝在藩時頗好道術脩攝之事是秋召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於三殿修

尊唐書武宗紀帝在藩時頗好道術脩攝之事是秋召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於三殿修

飲董汁唐書張果傳元宗謂力士曰吾聞一無苦者真奇士也會天寒使董汁飲果果乃引飲三卮醺然如醉曰非佳

齒皆出矣金骨珠光唐書葉法善傳法善曰故道士馮盧員外置越國公葉法善勝氣

道舉唐書選舉志開元二十九年置崇元一養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

太上元皇帝唐書高宗紀己未如亳州祠老子追號

神仙宗伯唐書王遠知傳遠知傳文曇選母

先天太后唐書武后紀

杖端有氣如煙宋史方技

三茅上元史世祖紀以山一四十三代

黃金神仙符命元史文宗紀

崑崙九井山海經崑崙之墟在西北

風俗似吳人山川如中國東方朔十洲記瀛洲在東海中地方四千

反魂樹却死香東方朔十洲記聚窟洲在西海中地方四千

加神驗閩風元圃金臺玉樓東方朔十洲記崑崙號曰崑崙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萬里又有弱水周迴繞

玉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錦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也真官仙靈之所宗上通瑤瓊元氣流布五常玉衡理九天

而調陰陽品物羣生希奇特皆紫水汚衣過虞淵滄流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鄰母拾而養之三歲天下

在於此天人濟濟不可具記

歸何以慰我耶朔日兒至紫泥海有

暫息都崇堂王公節之以丹霞漿兒食之大飽悶殺死乃飲元天黃露半合即醒既而還路遇一蒼虎息於路傍見騎虎還打

封中遊漾鴻之澤忽見王母采桑於白海之濱俄有黃翁指阿母以告朔曰昔為吾妻託形為太白之精今汝此星精也吾却

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色皆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歲一反骨洗髓二千歲一刻骨伐毛自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

矣飴丹霞漿飲元天黃露見捶虎上脫布於樹布化為龍見三洗髓五伐毛負五嶽真圖

帝禮待之亦說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與之郭憲洞冥記孟岐河清之逸人也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初事了然如目前岐侍

負圖先生也釋道部道下

高萬仞上有木承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以玉為壘十洲東方朔十洲記漢武帝既闢王母說八方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

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巖養神芝東方朔十洲記祖洲在東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萬里上有

所種絕處又始知東方朔非世常人是以前之延之養神芝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當時活

也服之令人長生昔秦始皇大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鳥狀此草覆死人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有可聞秦始皇遣使

者齋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鬼谷先生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覆田中或名為其葉似菰苗葉生一株

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言曰可採得否乃使使者徐福發童男童女五百人率糧棹船等入海尋祖洲遂不返

芝仙草又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為玉醴泉飲風俗似吳人山川如中國東方朔十洲記瀛洲在東海中地方四千

厚七分今銳斷恒切桂葉食之 行地無迹

郭憲洞冥記 郭瓊東郡人也形貌醜劣而意度過人曾宿人坐神龜

代郡辛自云卑不獲處人間執鞭懷刑而讀書畫地以記數日久之地成池矣時人謂黃安年可八十餘視如童子常服未砂

五出頭矣行即負龜以趨世人謂黃安萬歲矣 夜瞑時轉見腹光通外

夫為朕言乎朔日臣遊北極至種火之山日月所不照有青龍銜燭火以照山之四極亦有園圃池苑皆植異木異草有明莖

草夜如金燈折枝為炬照見鬼物之形仙人嘗封常服此草於

名照懸草以藉足履水不沉 欲往草中隔紅泉不得渡

地日之草西南有春生之草帝曰何以知之朔日三足鳥數下地食此草義和欲取以手揜鳥目不聽下也食草能不老他鳥

獸食此草則美聞不能動矣帝曰子何以知乎朔日臣小時掘井陷地數十年無所託寄有人引臣

黑玉銅鑊為日月雲霄之狀亦日獲雲枕又薦蛟臺之白褥以蛟臺織為褥也此毫柔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褥又有

水流濕其席乃其光也 折蝦鬚為杖

身急流以為棲息之處馬丹嘗

東方朔神異經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長一丈頭髮皓白人身鳥面而虎尾載一黑熊左右

生不知老與天相保

儀萬物 通乎數紀 一如麋鹿 一如鴻雁

嚴遵道德指歸論老子之作也功經列首垂符列驗以見端緒下經

無所聞見 王子登

我壙宮玉女

也乃為王母所使從崑崙崑崙山來語帝曰聞子輕四海之祿尋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

東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蘭宮玉女常傳使命往來扶桑出入靈州交關常陽傳言元都阿母昔出配北燭仙人近又

名還使領命 紫蘭宮玉女

七月七日王母暫來

見仙靈方目可得瞻盼

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

魏伯陽參同契內以養已安靜虛無原本隱明內照形軀閉塞其兌築固靈株

日此五嶽真形圖也 三光陸沈

子球視之不見近而易求黃中漸通理潤澤肌膚初正則終修幹立求可持一者以掩蔽世

人莫之偃月爐 魏伯陽參同契火記不虛作演易以明之

法鼎一白虎為熬樞末日為流珠青龍與之俱舉東

以金為隄防水入乃優游金計有十五水數亦如之臨爐定鍊兩五分水有餘二者以為其金重如本初其三進不入火一與

若明窓塵掃治昇合之持入赤色門固塞其氣會務令致先液而後凝號曰

焉歲月將欲訖毀性傷壽年形體為灰土狀

謹慎審察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親氣索命將致休死亡魄魂色轉更為紫赫赫稱還丹粉提以九九刀圭最為神文

武見刀圭 陽神日魄陰神月魄

魏伯陽參同契初陽為度魂魄所居

情主營外築垣城郭郭完全人物乃安爰斯之時情合乾坤乾動而直氣布精流坤靜而翁為道舍虛剛施而還柔化以滋

九還七返八歸六居男女赤金火相拘則水火五行之初上善若水清而無瑕道之形象真一難圖變而分布各自獨居

子史精華

卷一百一十

釋道部

道下

四

尹喜望氣先知焉 隨老子二百餘年 出關遊行速索債不可得乃倩人作辭請關令以言老子而為作辭者亦不知甲已...

以論作丹之意 葛洪神仙傳魏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是周易其實一隱遁仙人 性好朝拜事神好讀幽...

黃檀簡青玉函 葛洪神仙傳陰君自敘云漢延光元年新野山北子受他君神丹要訣道成去世付之名山如有待者到...

雞鳴天上大吠雲中 葛洪神仙傳入公使劉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即白日昇天時八傳八...

青泥如髓 葛洪神仙傳玉烈字長林即仙人也散大夫謫國諸叔夜甚敬...

病愈者使裁杏 葛洪神仙傳董奉者字君異侯官人也秦居山不種田日為人...

青鳥銜符白羽書江 子色如桃花王便見之盛禮設樂以享八公授琴而絃歌曰明明上天照四海兮知我好道公來下兮公...

玉牀高會 丹玉之履敷碧蒲之席黃莞之薦共一 薦清澄琬瑛之膏以為酒...

存五千言 見血清骨勁膚實腸輕 寡人志於仙道欲學長生久視之法...

斧柯已爛朽 童子方對棋看之局未終視其所執伐薪...

玉牒金繩 王嘉拾遺記浮提之國獻神...

耳出於頂瞳子皆方 王嘉拾遺記燕昭王召其臣甘肅曰...

二五

釋道部

道下

五

遠歸金鷄玉犬任助述異記濟陽山麻姑登仙處羣仙不欲升天者皆往來在東海中東西南北岸相去正等方丈面各五千里上專是羣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三天司命不恨汝故使人知我耳鄒道元水經注昔已人班邱仲居水側

所治處壞仲與里中數十家皆死民人取仲屍棄於延水中收其藥賣之仲被裘從而詰之此人夫子晉控鶴鄒道元水經注又發側

氏山也亦云仙者昇焉言王斯阜靈王望而不得近舉手謝而去其家得遺履俗亦謂之能忍寒暑鄒道元水經注

為撫父堆堆上有子晉祠或言在九山非此世已遠矣莫能辨之劉向仙傳云世有蕭管之聲焉隱淪仙路骨謝懷靈無

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詰問所能對曰乃以昆明池上環水而馳御者厚衣隱淪仙路骨謝懷靈無

狐裘寒戰而仲獨無變色臥於池臺上睡然自若夏大暑日使曝坐環以十爐火不言熱又身不汗隱淪仙路骨謝懷靈無

會而返鄒道元水經注昔費長房為市吏見王壺公懸壺郡市長房從之因而自乘赤鯉魚鄒道元水經注趙人有琴高者以

浮遊碣郡間二百餘年後入碣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日皆潔齋待於水傍廣藥齊市川人也少為府小吏才巧舉手成器奉

設屋祠果出入坐祠中碣中有千萬人觀之留月餘復入水也廣藥齊市鄒道元水經注列仙傳曰鹿皮公者淄

山上有神象人不能到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造縣閣意思橫生數十日梯道成上其巔作祠屋留止其傍

其二間以自固食芝草飲神泉七十餘年滄水來山下呼宗族得六十餘人命上山半水出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吏辭還家

室令下山著鹿皮衣升閣而鼠乃惑激吐腸胃更生鄒道元水經注唐君宇公房城固人也學道得仙入雲臺山合丹服之曰

去後百餘年下也鼠乃惑激吐腸胃更生鄒道元水經注水出陵陽山下運陵陽

一故時人謂之唐鼠也公房升仙之日霄之行未還不獲同階雲路約問釣車所在鄒道元水經注水出陵陽山下運陵陽

以此川為居言無繁霜蛟虎之患其俗以為因號為哥鄉故水亦即名焉不談不對鄒道元水經注東北海

龍處後三年龍迎子明後二十年子安死山下有黃鶴栖其冢樹鳴呼子安故縣取名焉不談不對鄒道元水經注東北海

子安子明後二十年子安死山下有黃鶴栖其冢樹鳴呼子安故縣取名焉不談不對鄒道元水經注東北海

海經所謂郁山在海中者也言是山自蒼梧從此云山上猶有南方草木今郁洲治故崔季珪之敘述初賦言郁洲者故蒼梧

之山也心悅而怪之聞其上有仙士石室也乃往觀所見一道人獨處休休然顧非已及也即其賦所云吾夕日濟

於郁洲竊寶欲示世人梁即化如指鄒道元水經注尋陽記曰廬山上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盈尺杳然無底吳猛將弟子

者也弟一以來化鶴履鄒道元水經注鄒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耽仕州為治中少樓仙術善解雲

猛使送寶還手牽弟子合閉眼相引而過化鶴履鄒道元水經注鄒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耽仕州為治中少樓仙術善解雲

通翔欲下威儀以石擲之得一隻以虛寂自然無為為宗唐六典凡天下觀總一千六百八十七所每觀觀主一人上座一

就驚遠就列外左右莫不駭異以虛寂自然無為為宗唐六典凡天下觀總一千六百八十七所每觀觀主一人上座一

曰威儀師其三曰律師其德高思精謂之練師而齋有七名其一曰金錄大齋其二曰黃錄齋其三曰明真齋其四曰三元齋

其五日八節齋其六曰塗炭齋其七日自然齋而覆謝復三事其一曰章其二曰齋其三曰理沙大抵

屏風上立薰籠上行身輕能於一布衣甚潔白枕一襪物方眠熟即呼之曰某偶入此徑迷路君知向官道否其人舉首略視

不應復寢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顧曰來此二人因就之且問其所自其人笑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日燦其

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子即一數因開襪有斤壘數事玉屑飯兩裹授與二人曰仙位有九鄒道元水經注鬼官有

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耳乃起二人指一支徑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仙位有九鄒道元水經注鬼官有

二十七天君一千二百仙官二萬四千靈司三十二司白誌見腹名在瑤簡十一戒十二善入洞天二百三十戒二千善登

命三品九品七城九階二十七位七十二萬之次第也白誌見腹名在瑤簡十一戒十二善入洞天二百三十戒二千善登

山上靈官萬善升玉清者日有綠筋名在金赤書者陰有伏骨名在琳札青書者胸有偃骨名在星書者

眼四規名在方諸者掌理迴菌名在綠籍者有前相皆上仙也可不學其道自至其大鼻有元山腹有元邱亦仙相也或口氣

不潔性耐穢則目有綠筋名在金赤書陰有伏骨名在琳札青書求者投金環二雙石間鄒道元水經注句曲山五芝

夕乞和尚法力加護宣公辭曰曾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因至思遊石室求教孫謂曰我知昆明一有...

賜光明言訖一室... 天鐘天磬天鼓... 存思念當道鳴之叩之數三十六... 髮卷規四寸如環無端何因絕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

金華花不得在仙家... 凌風舸... 目光長數丈飛象空中可屈千里... 蘇軾杜陽雜編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而顏色不老...

乘於深巖峻谷則有毒龍... 與獵人同羣有非用遊者... 朱一於... 則... 有病者以布巾拭之無不應手而愈...

前宵盜喫却今日碧空飛... 宗時道士劉太元... 張讀宣室志河中永樂縣道淨院居蒲中之勝境道士寓居常以千數文...

院中八方驗道華竊太元葉仙去因相率白節度使尚書鄭公光按視踪跡... 王藥院真人降... 舊有玉蕊花甚繁每發若梅林瓊...

釋道部 道下... 玉蕊院真人降... 舊有玉蕊花甚繁每發若梅林瓊...

偷乘鸞去時洞中晉歌弄瓊枝不嚴使君遇終南山隱者康駢劇談錄...

宗朝為尚醫奉御頗好真道因午日於終南山採葉迷悞於巖窟之...

於松竹之下烟蘿四合幾通小徑士則連扣其門良久竟無出者窺其...

乃攝衣而起士則拜罷自陳行止因遣坐於盤石之上亦問京華近...

則具陳奔馳涉歷查糧已絕迫於枵腹請以食饌救之隱者曰自居山...

梁棟之間脫紙囊開啟其中有百餘顆如藕豆之狀俾於藥室取鑄拾...

矣渴取鑄中餘水飲之土則方啗其半已渴豐飢復曰汝得至此當有...

至方伯當取羅浮相近倘能脫去紛華兼獲長生之道辭家日久可以...

與採薪人相值可以隨之而至國門不遠既出於山隅果有採薪者在...

野既還輦轂不喜更嘗滋味日覺氣壯神清有騷驚馭鶴之意衣褐杖藜...

述其事延之致於門下及聞方伯之說因以處士奏官自梓州別駕作...

宰相公出鎮廣南使人訪之猶在山谷大中十四年之任建安路由...

江浙時蕭相國觀風浙右於桂樓宿宴名之唯飲酒數杯他皆無食也...

可四十餘於民家備力未嘗言語忽一日郡中大設於眾中叱責一人...

守問其所以答云此一者江中龍也潛欲害此城池吾故叱之遣去...

樓以符投之俄而江上晦冥白龍即文五常武七德枝百英壽千齡葉...

見長數百丈眾皆見之尋復遁去也各能吹噓風雨震動雷傾天駭地...

其遊者多矣一旦有八公詣之王曰高山遠降何以教寡人問其姓名...

之事無所白日判陽夜判陰杜光庭錄異記袁起者後漢時湘中人在...

不能也邵博聞見後錄謝自然欲過海求師或謂蓬萊隔弱水三萬里...

名在絳闕司馬子微一往從之自然乃還授道於子微白日仙去...

傳者僅百首往往一問世間此陵士人姓邵忘其名善談易眾請講於...

而問曰何來曰賣墨耳適聞講易至小畜其說非是邵驚遽揖之坐墨...

者納履取視滌之試墨置日影中貯墨而出曰抵暮復來當知十千非...

笑且駭少頃視視墨之所濡徹底為黃金與日影相耀邵愧恨不已必...

龜蛇無數每且輒引首東望一嚥之其人亦隨其所向十齋趙德麟...

效之不已遂不復飢身輕力強後卒還家不食不知其所終杏人...

文余聞仙家十齋與蛇虎雜居數十年顏鬢不少異陸游南唐書陳曙...

猶人間九錫也不設宗命書舍人高越名之不肯起後徙居鄂渚及洪之...

州客有言洞賓事者云近歲常過城南一古寺題二詩壁間而去其一...

不識明吟飛過洞庭湖其二云獨自行時獨自坐無限時人不識我...

松呂始至時無能知者有老人自松嶺過洞庭負笈賣藥如韓康伯...

問我賀監知章得攝生之妙不死一近於台州上昇綠毛覆體...

編於人聽元和已亥先生遇之云此碑正元和間所作相去未遠也...

以誠求我不得遂假一人親類我者斬之以水仙王林野客叢書...

立威我實泓也因陳晉末歷代事如指諸掌蔡記亦曰馮夷者弘農...

見吉人之津譚子化書大人體物却身體正譚子化書太虛一虛也...

伏地役五星之精譚子化書雲龍風虎得神氣之道者也神由母也...

雲可以會山陵可以拔江海可以發然用之於為珠玉之房譚子化書...

藏魂藏張仲才文始真經精主水魄主金全生水故精者如白璧...

真道士於吳山之紫陽庵一日召守素入山自付四句云癩散六十三...

無人識逆順兩俱忘虛空鎮常寂坐抱一膝而逝方外者流謂之借鶴...

人請一仙一或二隻或四隻青鸞青鶴導衛翔騰澄空昭揚道妙往往...

上天名鶴得盤旋於上注按仙傳云燒之或引鶴降無星辰燒之甚為...

浴室有光昱然圓如初日陶宗儀輟耕錄趙公琪字元德官至贈湖廣...

奇術久隱去人或以為不死公思之一日見其至喜而固留之先生曰...

子史精華卷一百一十一

靈異部一

神鬼上

流於天地之間

管子

謂之鬼神

祥使管子

役使鬼神管子

龍關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

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

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

而愚者信之

堯五吏管子

堯之五吏春獻蘭秋獻落原魚以為脯鯢以為殺

清商管子

不可得泉注

慶忌於螭管子

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泗澤之精也泗澤之精者生

清商神怪之名

長尺而人物具管子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闐然止曄然視援弓將射

其名呼之可使取魚鱉此泗水之精也

冠右袂衣走馬前疾見

俞兒見

以道泄天下其鬼不神老子

治大國若烹小鮮

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

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與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袂衣示前有水也右袂衣示從右

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鬻水者曰從左方涉其

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

輔道德管子

文子積道德者天與

山水鬼神管子

管子曰古今之為鬼非他也有天鬼

聖人亦不傷神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天鬼見

生者理之必終管子

數

歸其真宅管子

管子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

也

入門返根管子

管子黃帝書曰精神其

存

夸蛾氏二子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管子

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

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邱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

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即石壑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隣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

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

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孫無

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

一臂胡東一臂雍南自此莫之南

操蛇之神見

化人管子

管子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

一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

漢之陰無龍斷焉注形當作行

敬之若神事之若君... 可鑿王之續御... 號曰中天之臺... 蛇... 身當日公則... 衣而朱冠其... 而笑曰此寡... 鮮蠶... 徵者... 所以序怪也... 子日重佐木... 帝死為木官... 冥師死祀為... 苦我何故其... 明日端復飲... 鬼燒時既神... 九嬰於凶水... 待戶牖之行... 從往來而風... 人曼云... 有... 犯輕重以奪... 均布福焉

阿國語... 與桓思有... 君... 諸從者日... 益畏之... 其神或歲... 於祠城則... 地主祠太... 東平陸監... 斗入海最... 異小鬼之神... 焉... 北... 祠官領之... 安東南郊... 書法... 室帷中時... 武夷君... 陰陽使者... 八通鬼道... 靈異部 神鬼上

畫法孟康曰畫畫之法也史記作書疑傳寫之誤 聞若有言萬歲 史記封禪書遂東幸嶽氏禮登中岳 當道野人 史記趙世家 簡子出有人

靈之下若風馬 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兩般齋齋靈之至慶陰相放悲震懾心靈已生五音飭處至且承靈億 富媪 漢書禮樂志九重開靈之序垂惠恩鴻祐休靈之車結元雲駕飛龍羽旄紛

火祖 漢書五行志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味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 而求之 秋入則止火曰順天時救民疾帝嘗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類其德死則以為 配祭火星故曰或食

還惟坐而步 漢書外戚傳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 通夜張燈燭設帳帷陳酒肉而合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 夫人之貌 一所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 白衣老父 漢書光武紀至呼沱河無船適遇水合得過未畢數車而陷

伏日萬鬼行 桃印五色難止惡氣 漢書禮樂志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棟其禮日朱索連葦葦葦年外盡鍾日 長六寸方三寸 書 文如法日施門戶代日所尚為飾夏后氏金行作葦葦言氣交也殺人水德以蠟首其閉塞使如蠟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更

葦葦蠟首桃更 見 十二神 後漢書禮儀志光祿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 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儺子皆赤幘皂製執 大葦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元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夜漏上

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與馬僕隸比於 臘日薦黃羊 見 甯神黃衣被髮 後 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疆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甯而薦黃羊焉 臘日薦黃羊 見 甯神黃衣被髮 後

子郭 神數下言 後漢書現瑯琊孝王傳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 官中多不便利京上書願徒 縣易東海之開陽臨沂肅宗許之 江有子胥神 後漢書張禹傳建初中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 之

女魁 後漢書張衡傳 游光 驅厲疫走域祥擯罔兩拂 柳天狗蝶墳羊 救葛陂君 後漢書費長房傳汝南歲 遂鼓楫而過 女魁 北而應龍翔 驅厲疫走域祥擯罔兩拂 柳天狗蝶墳羊 救葛陂君 歲常有魅偽作太守章服

地上鬼神 後漢書費長房傳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又為作一符 形即成老龍大如車輪頭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付其一札以 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死 鹽水神

光景時時出見 後漢書西南夷傳青蛉縣同山有碧雞金馬 一謂虞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君共居虞君不許鹽神暮輒 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虞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虞君於是君于夷城四

靈異部 神鬼上

澤配三皇華陽國志曰碧雞光景人多見 黃衣拄杖 魏志三少帝紀襄武縣言有大人見三丈餘迹長三尺二 為求相代 魏志

之前漢音義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也 傳注魏氏春秋曰初發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吾名子畿固請之童子曰今將 遣婢相聞 吳志吳主傳初臨海羅陽縣有神

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齋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 石印三郎 吳志三嗣主傳江表傳曰

表表體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 與其神 聞車馬聲 晉書魏舒傳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

石印又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 神有 即僕便是鬼 晉書阮瞻傳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辨每自謂此理足

五以兵死後問寢者為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 談老子 晉書陸雲傳初雲嘗行還宿故人家夜暗

客甚有才辨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 談老子 晉書陸雲傳初雲嘗行還宿故人家夜暗

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 於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 談老子 晉書陸雲傳初雲嘗行還宿故人家夜暗

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 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 談老子 晉書陸雲傳初雲嘗行還宿故人家夜暗

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家雲本無元學自此談老殊進 談老子 晉書陸雲傳初雲嘗行還宿故人家夜暗

世子先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為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

忽見一人形狀甚偉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 也公兒不佳欲為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

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 朱衣介憤欬板 晉書陶侃傳嘗如廁見一人 罪福不虛 晉書王坦之傳坦之

救者言訖不見悅亦俱絕 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 自稱徐伯元 晉書殷仲堪傳先是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

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 子舍西土瓦中人 晉書鄒澄傳澄嘗見一人自稱甄舒

已死 皆 日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 天使為酒藏吏 晉書戴洋傳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一其

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為洲君將為州言終而沒至是果臨荆州 子舍西土瓦中人 晉書鄒澄傳澄嘗見一人自稱甄舒

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 天為酒藏吏 晉書戴洋傳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一其

室恒虛衡等諸山既而道歸逢一老 天為酒藏吏 晉書戴洋傳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一其

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為貴人所識 天上京兆 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奏謁矩自云京兆杜靈之相問之答稱 一被

使召君為王簿矩意 草木皆類人形 晉書符堅載紀謝石等以既敗梁成水陸繼進堅與符融登城而望王師見步陣齊整將

甚惡之至州月餘卒 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 深山父老 晉書符堅載紀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於魏郡少貧賤

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人若有力焉 深山父老 晉書符堅載紀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於魏郡少貧賤

云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至 見一 鬚髮浩然踞胡牀而坐左右 十倍償春值 見苑

王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春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願視乃嵩高山也 十倍償春值 見苑

婦人寓氏 宋書禮志漢儀皇后親乘東郊苑 鬼哥子夜 宋書樂志子夜哥者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晉孝武太元中琅邪王

三十二壁鎮金一餅 宋書符瑞志冀州有沙門法稱將死語其弟子普嚴曰當皇神告我云江東有劉將軍是漢家苗裔當

義以十三年七月於嵩高廟石壇 殿窓戶應聲開 宋書文帝哀皇后傳后亡後嘗有小小靈應沈美人者太宗所生也常以非

主殿前流涕大言曰今日無罪就死先若有靈當知之 諸 錢二十八文種宅四角 宋書徐羨之傳初羨之年少時嘗有一

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大厄可以 自後被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雞犬亦盡惟羨之在外獲全 長鬼 宋書謝弘微傳時有一

之隨親之縣任在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雞犬亦盡惟羨之在外獲全 長鬼 宋書謝弘微傳時有一

微既死與文宣分別而去 劉湛為崇 宋書殷景仁傳劉湛與景仁素善湛居外任景仁引湛還朝湛既入乃深結司徒彭城

以討處分一皆委之代表康為揚州刺史僕射領軍相之重以傾之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太祖湛既遇之益隆收湛之日

乘輿出聽事觀望忽驚曰當關何得有犬樹既而曰我誤邪疾轉厲太祖謂不利在州司使還往僕射下省為州凡月餘卒

或云見 蔣王出還 齊書東昏侯傳又信鬼神崔慧景事時拜蔣子文神為假黃鉞使持節相國大將軍錄尚書揚州牧

千人皆張弓拔刀出 百穀總神 齊書禮志禮是 還神十牛并斬諸劫 齊書王敬則傳軍荒之後縣有一部劫逃入山中為

東掖門稱 百穀總神 齊書禮志禮是 還神十牛并斬諸劫 齊書王敬則傳軍荒之後縣有一部劫逃入山中為

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為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敬則於廟中設會於座 不與神牛 齊書李安民傳吳興有項羽神

收縛曰吾先敬神若負誓 今不違誓即殺十牛解神 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為 齊書周山圖傳義鄉縣長風

八萬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為李公牛塚及安民卒世以神為崇 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為 齊書周山圖傳義鄉縣長風

齊書山圖傳乞加神位輔國將軍上 事神謹得美遷 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世人云惠休 故 賜弓二張 齊書扶

貌甚偉問眉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 忽不復見眉依... 手各有所持... 患腰痛請療... 顧吳郡

郭伍尋至... 南史顧琛傳初琛景平時為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於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元衣介幘執鞭屏諸船

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為善徵因誓... 方山白馬廟... 授玉手板

神共坐今欲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清蕩此座則是... 神影有酒色... 南史梁宗室猷傳猷為吳郡太守性儻與楚王廟神

中人馬脚盡有泥濕... 南史曹景宗傳景宗初為揚州刺史時有雨... 巨蛇繞壇... 南史梁始興王憺傳憺嘗與

時時有彈指聲... 南史傅縡傳縡雖強直有才而毒惡傲慢為當世所疾及死有惡蛇... 三寸絹丹書日月

平枯桑君... 南史蕭綽妻羊淑傳淑性至孝母嘗有疾淑禱於中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稱... 天女相偶

復會此處言終而別去如風雨及期帝至先所田處果復相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養視之子孫相承當世

首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登對曰晉世之亂嵇紹以身衛主... 命御側亦是晉之忠臣比干遭紂虎忠謀

執杯酒似若獻酬... 魏書夏侯氏傳初夫與南人辛謀庚遠江文遙等終日遊宴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

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 魏書劉蘭傳蘭學徒前數有成業者衆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議於世永平中為國子助

相名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後蘭告家人少時而患卒... 自稱湘女... 魏書慕容暉傳暉有神降於郡

暗相... 北齊書神武帝紀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捕輒逸遂至迴澤澤中有

靈異部 神鬼上

靈異部 神鬼上

靈異部 神鬼上

靈異部 神鬼上

靈異部 神鬼上

靈異部 神鬼上

靈異部 神鬼上

出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 青衣人拔刀叱

乃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 日何故觸王言訖不見始以為異

武為義子及得志以其宅為第號為南宅雖門巷開廣堂宇崇麗其本所住園

陣外士馬四合 受命者除殘賊紹迎視之兵不測整疾無聲將至鄴乃放

也 兩齒絕白長出於肩 其面 帝直宿續御已下七百八威見焉帝又

主紀癸丑祈皇祠壇 城隍神 北齊書慕容儼傳梁司徒陸法和儀同

人可受此奇耳衆咸共推儼岳以為然遂遣鎮鄴城始入便為梁大都督

能克又於上流鸚鵡洲上造荻葦竟數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絕城守孤懸

一所俗號 公私每有所禱於是願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請冀獲冥祐須臾

斷獲燕約復以鐵鎖連緝防禦切嚴還共祈請風浪夜驚復以斷絕如此

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名諸蠻弟子八百

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

漂有異生人 夜出城東門鐘漏已盡會唯獨乘驢忽有二人一人牽頭

不由本道會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

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變理陰陽遂使盛農之月入絕甘雨天子勞

是稽首祈請陳百姓懇誠曉不得還即於岳上藉草而宿夢見一 來執武

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祇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對雨遠

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

日何王也答曰閻羅王擒子弟欲撻之擒止之曰 斯亦足矣因寢疾數

繞 隋書周羅暉傳漢王諒反詔副楊素討平之諒餘黨據晉絳等三州

未平邪尋即除殄無為戀恨於是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嘆其年秋七月

喉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

傳陳留老子祠有枯柏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柏生東南枝迺指當

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狀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毫州

夜有 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狀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毫州

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狀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毫州

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狀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毫州

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狀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毫州

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狀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毫州

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狀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毫州

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狀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毫州

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狀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毫州

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狀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毫州

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狀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毫州

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狀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毫州

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狀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毫州

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狀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毫州

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狀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毫州

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狀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毫州

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狀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毫州

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狀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毫州

指西北道 教果行

靈異部二

神鬼下

此神不欺趙無恤

舊唐書高祖紀秋七月壬子高祖率兵西圍關中以元吉為鎮北將軍太原留守癸丑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丙辰師次靈石縣營於賈胡堡隋武牙郎將宋老生屯霍邑以拒義師會霖雨積旬餽運不給高祖命旋師太宗切諫乃止有白衣老父詣軍門曰余為霍山神使謁唐皇帝曰八月兩止路出霍邑東南

水中湧沸

舊唐書羅道琮傳貞觀末上書忤旨配流嶺表時有同被流者至荆襄間病死臨終泣謂道琮曰人生有死所恨委骨異壤道琮曰我若生還終不獨歸棄卿於此瘞之路左而去歲餘遇赦得還至嶺所屬霖潦瀾漫屍柩不可復得道琮設祭勸哭告欲與俱歸之意若有靈者幸相警示言訖路側

忽然一太

道琮又呪云若所沸處是願更令一沸呪畢又沸道琮便取其屍銘誌可驗遂附之還鄉

為公呵禦

唐書蕭德通傳咸通中擢進士第辟節度府人朝拜右拾遺與韋保衡驍第而遷安守秀偉氣孤峻嘗慕宗配五

人皇九人中一人

宋史禮志帝於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語輔臣曰朕夢先降神人傳天尊語吾坐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復無見命

有有形像若人若鬼持矛執戟列於空際

宋史禮志政和三年帝製神應記略云羽衛多士奉輦武夫與陪祀

舌三疊如餅

宋史文同傳崔公度嘗與同為館職見同京南殊無言及將別但云明日復來乎

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煙然因以見向授五行洪範之文恐詞說繁廣志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
請問姓名云我是——天帝問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葉有天文地圖之書曰余略授子焉至子欲
從授其術向亦——
不悟此人焉
司命 應劭風俗通謹按詩云芄芄棫樸薪之樵之周禮標燻司中——文昌也司中文昌上六星也樵者積薪
餘亦多有皆祠以 立服帶綬滿置官屬 應劭風俗通謹按漢書朱虛侯劉章齊悼惠王子高祖孫也自瑯琊青州六郡及渤
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為立祠造飾五二千石車商人次第為之——
鮑君神 應劭風俗通謹按汝南鮑陽有於田得
烹殺謳歌紛紛連日轉相誑耀言有神明其譴問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
糾惟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陳曹之後稍復如故
中行望見此磨著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磨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惟其如是大大以
為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為起祠舍眾巫數十帷帳鐘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
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 李君合我目愈 應劭風俗通謹按汝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核意
從此壞傳日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獎成之耳
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
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眾犬吠聲因盲者得
視遠近翁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沱間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斷也 石賢士
風俗通謹按汝南汝陽彭氏墓路頭立一石人在石獸後田家老母到市買數斤餅暑熱行疲頓息石人下小腹遺一片餅去
忽不自覺行道人有見者時客適會問因有是解客聊調之石人能治病愈者來謝之轉語頭痛者摩——人頭腹痛者摩其腹
亦還自摩他處於此凡人病自愈者因言得其福力號曰——輜輦擊擊 天孫 張華博物志泰山一日——言為天帝孫也主
帷帳絳繒絲竹之音聞數十里尉部常往護視數年亦自歇末復其故矣 名入魂魄東方萬物始成知人生命之長短
破魚腹得書刀 好絲履并箱盛之自市書刀亦內箱中既還以箱及香置廟中而去忘取書刀至河中流忽有鯉魚跳入船內
——
巨靈手迹 為兩以利河流通今觀——於華嶽上指掌之形具有三人入山見山頂有果樹存故張衡作西京賦所稱
巨靈鼻屬高掌遠 催放雙乃聽汝去 千寶搜神記南康郡南東望山有三入山見山頂有果樹存故張衡作西京賦所稱
跡以流河曲是也 行甘子正熟三人共食致飽乃懷二枚欲出以示人聞空中語云——
如願 數吏乘車馬來使明云是青洪君使要須與達見有府舍門下吏卒明甚怖吏曰無可怖青洪君感君前後有禮故要君
必有重遺君者君勿取獨求——耳明既見青洪君乃求如願 夜叉駒跋 王嘉拾遺記丹邱之地有——之鬼能以赤馬
使逐明去如願者青洪君婢也明將歸所願輒得數年大富
魅不能 蛇身人面 王嘉拾遺記禹鑿龍門之山亦謂之龍門至一空巖深數十里幽暗不可復行禹乃負火而進有狀如豕
逢之 元衣又見一神——禹因與語神即示禹八卦之圖列於金板之上又有八神侍側禹曰華胥生聖 雷杆 常璩華陽國志
元衣又見一神——禹因與語神即示禹八卦之圖列於金板之上又有八神侍側禹曰華胥生聖 雷杆 常璩華陽國志
子汝即答曰華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授禹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之數使量度天地

有善板祠一日惡子民歲上——後帝 劉敬叔異苑陶侃會如廁見數十人悉持大印有一人朱衣平上幘自稱——云以君長
十枚歲盡不復見云雷取去 者故來相報三載勿言富貴至極侃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當其極處雜五行書
日廁神 青溪小姑 劉敬叔異苑——廟云是將侯第三妹廟中有大穀扶球鳥嘗產育其上晉太元中陳郡謝慶執彈乘
日後帝 宗懷荆楚歲時記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呪云子胥不在云是其婿曹夫人已行云是姑始小姑可出於廁
也 紫姑 所妬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呪云子胥不在云是其婿曹夫人已行云是姑始小姑可出於廁
邊或豬欄邊迎之捉之覺重是神來也平原孟氏嘗以 朝產暮食 任昉述異記南海小真山中有鬼母能產天地鬼一產十鬼
此日迎之神遂穿屋而去自爾著以散衣蓋為此也 一 於此——其石明堂謂之玉女搗練碓 捧珠獻帝前 任昉述異記秦始
今吳越間防風廟土木作 神女搗衣 任昉述異記搗衣山一名靈山在瑯琊郡之南絕險巖有 祀祠有感則雲與之平 元水
其形龍首牛耳連眉一目 方石昔有——於此——其石明堂謂之玉女搗練碓 捧珠獻帝前 任昉述異記秦始
於——今海 金魚神 任昉述異記關中有——於此——其石明堂謂之玉女搗練碓 捧珠獻帝前 任昉述異記秦始
昨有秦皇受珠臺 不雨遣祭天神俄而生湧泉金魚躍出而雨降 唐述 關道元水經注 祀祠有感則雲與之平 元水
經注南上四里路到石壁緣梯稍進一百餘步自此西南出六里又至一祠名曰胡越寺神像有童 石養父母 關道元水經
谷七里又屈一祠謂之——造山川出河 關道元水經注華嶽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疊脚踢開而為兩今掌
——石龕木主存焉 足之跡仍在華嶽開山圖曰有巨靈胡者偏得神元之道能——所謂巨靈
——首冠靈 壁流渚上波蕩上岸 關道元水經注建武中造浮橋於津上採石為中濟石無大小下輒流去用功百
山者也 萬經年不就石虎親開作工沈璧於河明日——遂斬匠而還 悲鳴則河決
馳走則山崩 關道元水經注西南側城有神馬寺樹木修整西去白馬津可二十許里東南距白馬縣故 鼓動泉流聲絕水竭
關道元水經注霍太山有岳廟廟甚靈鳥雀不棲其林猛虎常守其庭又有靈泉以供祭事——則——祈禱則甘
——相東陰山縣有侯雲山上有靈壇壇前有石井深數丈居常無水及臨祈禱則甘泉湧出周用則已亦其比也 泉湧出周用則已
泉湧出周用則已 見 首陽之神有犬狸身狐尾 關道元水經注晉平公與齊景公乘至於滄上見乘白驂八駟以來有犬狸身
福則微之蓋於是水之 鬼見白日 關道元水經注漢光武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為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
上也注名曰一作逢君 功用二百萬五官黃秉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於是冀乃——道從入府與高及秉等
對共計校定為適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其畧言高貴不尚節欲壘之夫而冀踴躍類研密失機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
銀艾鄙辱天官易譏負乘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聞待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秉等皆伏地
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 幽中之訟 改葬孤竹君子 關道元水經注漢靈帝時遠西太守廉翻蒙人謂已日余孤
妻子焉兼為差代以旌幽中之訟 關道元水經注三齊畧記曰始皇於海中作石橋——為之——始皇求為相見神日
日視之水上有浮棺焉啞笑 海神豎柱 關道元水經注三齊畧記曰始皇於海中作石橋——為之——始皇求為相見神日
者皆無疾而死於是改葬之 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乃入海四十里見海神左右莫動手工人潛以脚畫其

狀神怒日帝負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脚猶立後脚隨崩僅

得登岸畫者溺死於海眾山之石皆傾注今猶岌岌東趨

神道元水經注渭水又東注此水上有梁謂之渭橋秦制也亦曰便門橋秦始皇作離宮於渭水南北以象天宮故三輔

二十二梁橋之南北有隄激立石柱柱南南北之柱北馮翊立之有合丞各領徒一千五百人橋之北首畢石水中故謂石

柱橋也舊有... 像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人出付留日我貌醜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是拱手與言日出頭見

我付留乃出首班於是以前畫地付留覺之便還沒水故置其像於水唯背以上立水上後

董卓入關遂焚此橋魏武帝遂更脩之橋三丈六尺付留之像曹公乘馬見之驚又命下之

高入雲遠望增狀若嶺行驥軒峯駐月駕矣懸崖之側列壁之上有神象若圖

指狀婦人之容其形上赤下白世名之曰... 神至於福應愈遠方俗是祈

斬山作郭郭石為藏行一里到藏中有數尺水有大鯉魚黎萌謂藏有神不敢犯

之凡到藏皆潔齋而進... 歌難得見見者似狗所未詳也

兩江既田萬頃神歲取童女二人為婦水以其女與神為婚至神祠勸神酒

者因名水見也... 衣苦帶藻揚聲悲歌

安之操... 布裏篙足

鄴道元水經注有車騎將軍馮緄桂陽太守李溫家二子之靈常

精魂為草實為靈芝

枝江白虎王君

何不豎豹尾

風吹別分隨偃而輪

君奴不謹盜銀三餅

白然恭肅矣

日其夜驅之夢神語曰

河伯下林

桃人茅馬

無支奇

覆鼎

女青亭

得大臣為夫

數人運斤造雷車

鬼言三年人間三日

驅除大將軍

靈異部 神鬼下

鷓子拜新之且日我分死爾必為我暫留其少酒鬼固辭不獲已初將入畢羅肆鬼掩鼻不肯前乃延於旗亭杜家揖讓獨言人以爲狂也遂索酒九盃自飲三盃六盃虛設於西座且求其爲方便以免二鬼相顧我等既受一醉之恩須爲作計因起日姑遲我數刻當返未移時至日君辦錢四十萬爲君假三年命也和子諾許以翌日及午爲期因酬酒直且返其酒嘗之味也如水矣冷復冰齒和子遂歸貨衣具鑿者如期備酬焚之自見二鬼挈其錢而去及三日和子卒也

如藕絲日中無影 段成式酉陽雜俎元和中有淮西道軍將使於汴州止驛夜久眠將熟忽覺一物壓已軍將素健驚起與之將乃舉雙擊之語遂絕其囊可盛數 **牆上有青烏子噪即是富貴時** 段成式酉陽雜俎李正已本名懷玉侯希逸之內弟也侯升無縫一構於一

鬼市 輦下歲時記俗說務本坊西門是也及覺不復見人有項天晴忽有青烏數十如雀飛集牆上俄聞三軍叫喚逐出希逸壞鍊取懷玉杖 **三品以上食料** 鍾離前定錄韓晉公混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至怒將捷之吏知留後成式見台州喬庶說喬之先官於東平目擊其事

神人足跡 張讀宣室志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豐樂里開業寺有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向少時嘗久疾其兄願望入之而沒聞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闕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

段司農劉海實杖戈執戟相敵 蘇鵬杜陽雜編朱泚走涇原而兵士纒餘數百人昏忽迷路不辨南北因問路於 **天鼓動** 張讀宣室志婁師德布衣時嘗因沉疾夜夢一人紫衣來榻前再拜日君之疾且去卒朱門甚高日地府院驚日何地府院而在人間乎紫衣者對日冥途固與人接迹世人又安得而知之公入其院吏卒辟易而退見一室日可命署問職何如對日主世人祿命之籍也公因入室視之有書數千幅在几上傍有綠衣者稱爲按捺公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向少時嘗久疾其兄願望入之而沒聞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闕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向少時嘗久疾其兄願望入之而沒聞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闕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向少時嘗久疾其兄願望入之而沒聞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闕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向少時嘗久疾其兄願望入之而沒聞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闕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向少時嘗久疾其兄願望入之而沒聞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闕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向少時嘗久疾其兄願望入之而沒聞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闕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向少時嘗久疾其兄願望入之而沒聞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闕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向少時嘗久疾其兄願望入之而沒聞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闕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向少時嘗久疾其兄願望入之而沒聞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闕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向少時嘗久疾其兄願望入之而沒聞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闕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向少時嘗久疾其兄願望入之而沒聞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闕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向少時嘗久疾其兄願望入之而沒聞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闕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向少時嘗久疾其兄願望入之而沒聞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闕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向少時嘗久疾其兄願望入之而沒聞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闕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向少時嘗久疾其兄願望入之而沒聞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闕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向少時嘗久疾其兄願望入之而沒聞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闕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向少時嘗久疾其兄願望入之而沒聞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闕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向少時嘗久疾其兄願望入之而沒聞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闕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向少時嘗久疾其兄願望入之而沒聞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闕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向少時嘗久疾其兄願望入之而沒聞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闕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向少時嘗久疾其兄願望入之而沒聞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闕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向少時嘗久疾其兄願望入之而沒聞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闕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向少時嘗久疾其兄願望入之而沒聞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闕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向少時嘗久疾其兄願望入之而沒聞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闕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向少時嘗久疾其兄願望入之而沒聞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闕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向少時嘗久疾其兄願望入之而沒聞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闕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向少時嘗久疾其兄願望入之而沒聞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闕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向少時嘗久疾其兄願望入之而沒聞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闕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向少時嘗久疾其兄願望入之而沒聞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闕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向少時嘗久疾其兄願望入之而沒聞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闕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向少時嘗久疾其兄願望入之而沒聞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闕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向少時嘗久疾其兄願望入之而沒聞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闕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向少時嘗久疾其兄願望入之而沒聞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闕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

陸大夫神 張讀宣室志故相李向少時嘗久疾其兄願望入之而沒聞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闕矣即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

因命出已之籍按取十輪以進公閱之書已名載其祿位年月履歷清貴出入台輔壽至八十有五覽之喜謂按捺日某一日布衣耳無飢寒憂足矣又安敢有他望乎言未畢忽有一聲淙空而下震動簷宇按捺驚日且且君宜疾歸不可留矣聞其聲遂驚始悟爲夢遊爾時天已曙其所居東隣有佛寺擊曉鐘蓋按捺所謂天鼓者也自是疾亦間焉 **擁嬰兒魂** 張讀宣室志吳郡任生者善視鬼廬於洞庭山貌常若童兒吳常一日里中三數輩相與泛舟俱遊虎邱寺時任生在舟中且語及鬼神事揚生日人鬼殊迹故鬼卒不可見矣任生笑日鬼甚多人不能識耳我獨識之然顧一婦人衣青衣擁嬰兒步於岸生指語日此鬼也其一者乃一也生一耳揚日然則何以辨其鬼耶生日君第觀我與語即厲聲呼日爾鬼也竊生人之子乎其婦人聞而驚懼遂疾回去步未十數遠亡見矣揚生且嘆且異及晚還去郭數里岸傍一家陳筵席有女巫鼓舞於其左乃離神也揚生與任生俱問之巫日今日里中人有嬰兒暴卒今則寤矣故設筵以謝遂命出嬰兒以視則真婦人所擁 **陸喬見沈約范雲** 張讀宣室志元和初有進士一者好爲歌詩者諸客驚嘆之謝任生日先生真道術者吾不得而知也 **陸喬見沈約范雲** 張讀宣室志元和初有進士一者好爲歌詩家富而好客一夕風月晴望有扣門者出視之一一文夫衣冠甚偉儀狀秀逸喬延入與生談議明暢出於意表喬重之以爲人無及者因請其姓名日我一一也聞君善詩故來候耳喬驚起日某一賤士不意君之見臨也願得少留以待談笑既而命酒約日吾生平不飲酒非阻君也又謂喬日我友人一一僕射一一知之乎喬對日某嘗讀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約日我將遊之喬日幸甚約乃命侍者遣范僕射項之雲至喬即拜延坐雲謂約日休文安得而至此是耶約日吾慕主人能詩且好賓客步月至此遂相談談久之約呼左右日往召青箱來俄有一兒至年可十歲餘風貌明秀約指謂喬日此吾愛子也少聰明好讀書吾甚憐之因以青箱名焉欲便傳吾學也不幸先我逝今令謂君因命其子拜喬又日此子亦好爲詩近從吾與僕射同遊臺城因命爲感舊援筆立成甚有可觀即諷之曰六代舊山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寥朝市昔喧闐夜月琉璃水春風柳色天傷時與懷古垂淚國門前喬嘆賞久之因問約日某常覽昭明所集之選見其編錄詩句皆不拘音律謂之齊梁體自唐朝沈佺期宋之問方好爲律詩青箱之詩乃效今體何哉約日今日爲之而爲今體亦何訝乎雲又謂約日昔我與君及元暉彥昇俱遊於竟陵之門日夕笑語盧博此時之權不可追矣及蕭公禪代吾與君俱爲佐命之臣雖位甚崇恩厚而心常憂揚無曩日之權矣諸葛長民有言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又踐危機此言不虛哉約亦吁嗟久之又嘆日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風月不異當時但人物潛換耳能不悲乎既而謂雲日吾輩爲蔡公鄂州記室常夢一人告我日吾君後當至端揆然終不及台司及吾爲僕射尚書論者頗以此見許而終不得乃知人事無非命也時夜已分雲謂約日可歸矣因相與 **上帝責蛟蟻** 張讀宣室志泉州之南有山焉其山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測周十餘畝中有蛟鱉常爲人患人有誤近或馬牛就而飲者輒爲吞噬泉人苦之有年矣由是近山居者咸挈引妻孥徙去他郡以逃其患元和五年一夕聞南山有雷震暴聲聞數百里若山崩之狀一郡驚懼里人洎牛馬雞犬俱失聲仆地汗流被體屋瓦交擊木樹顛拔自戍及子雷電方息明日往視之其山摧劈石壁數百仞殆盡俱填其潭潭水溢流注滿四野蛟鱉之血遍若元黃而石壁之上有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勢甚古郡中士庶無能知者自是居人無復患矣懼者俱息遷者亦歸結屋架廬接比其地郡守因各其地爲石銘里蓋因字爲各且識其異也後有客於泉者能傳其字持至東洛時故吏部侍郎韓愈自尚書郎爲河南令見而識之其文日詔赤黑示之鱷魚天公卑殺牛人王矣神書急急然則詳究其義似一一令教其害也其字則科斗書故泉人無有識者矣 **常有二物狀如猿獲出入寢與無不相逐** 康駢劇談錄通事舍人郭鄂罷機陽縣尉

久不得調窮居京輦委困方甚盼靈問——衣以青衣碧衣——凡欲舉意求索必謂與郭俱往所造之間如礙棘棘匪惟千祿不遂方且病於寒餒親友見之俱為警懼或厭之以符術或避之於山林如此數年竟莫能絕一夕處於靜室忽來告別云某等承君厄運不相離者久焉今則候曉而行無復至矣郭既喜其去遂詢所之云世路如桑者甚多但人不見耳今之所詣乃勝業坊王氏其家大積金帛將往散之不久當竭郭復問云彼之聚歛豐盈何以違命散去云先得計於安品子其餘冰銷霧散而曉鐘忽鳴遂失所在郭既與盧澈便覺愁憤開筵是日試詣親友無不致謝相接未涉旬於政事堂見宰相自白遂除通事舍人郭有表弟張生者為金吾衛佐交遊皆豪俠少年驍駿好奇聞之未甚為信知勝業坊王氏於古廣列職其後往何之王氏潤屋之資幾俸倚頓然為性儉約所費未嘗過分家有姬僕聲樂其間端麗者至多外之炫服冷容造次莫適其意一旦與賓朋驟過鳴珂曲有婦人靚妝立於門首王氏駐馬遲留喜動顏色因名同列者命酒謂筵為權頗甚時張生預其末密訪於左右即安品子善歌是日歌數曲王氏悉以金綵贈之眾皆訝其何似當時惜酒

廣費自此輿輦資貨日輸其門每惟洽酒酣暑無所恡是治生之業漸屬他門未幾數年遂至貧匱

通中有中牟尉李郭寓居田別墅稟性剛戾不以鬼神為意每見人街杯酌酒無不怒而止之一旦暴得風眩方臥簾廡之下忽有田父立於榻前云隣伍間欲來省疾見數人形貌迥劣服飾或青或紫後有矮僕提酒兩壺相與歷階而上左右妻孥悉無所觀謂郭曰爾常日負氣忽於我曹至於醜禮之間必為他人愛惜今有醉耐數斗眾欲遺君一醉俄以巨盆滿酌逼飲兩壺俱盡第余稠皆是餘瀝將出謂郭曰——自茲百骸昏惛如病宿醒察察然數月方愈馮給事為鄭州刺史親名李鍾離大王

鍾離大王 舊有廟在下流十餘里因水摧壞今形像泯滅而廟將至矣汝可於此為我立廟村人語曰——也木人長數尺遂於所見處立廟號唐村神至今

盤古三郎 杜光庭錄異記廣都縣有——廟頗有靈應民之過門不致水旱禱祈無不徵驗或云初見時甚道流形

岳 知遇者嘗受正一盟威錄一夕醉甚將還其家路遠月黑因廟門過大呼曰余正一弟子也酒醉月黑無伴還家願得神力示以歸路俄有巨火自廟門出前引之比至其家二十餘里雖狹而路無蹉跌亦無見矣鄉里之人尤驚異之

神迎天官 杜光庭錄異記進士崔昇自關東赴舉早行潼關外十餘里夜方五鼓路無人行惟一僕一驢而已忽遇列炬之有一步健押茶擔其行甚遲生因問為誰曰——也天官姓崔呼侍御秀才方入關應舉何不一謁以下身事生謝以無由自達步健許偵之既及廟門天猶未曙步健約生伺於門側押茶擔先入良久出曰侍御請矣遠引相見欣喜異常即以湯茶所須請旨敦厚飲且移時生倦徐行周覽不覺出門忽見其表丈人顏色憔悴衣服縷縷而相問生因曰丈人却似久辭人間何得於此相過答曰僕離人世十五年矣未有所詣近作敷水橋神倦於送迎而窘於衣食窮困之狀迫不可濟知姪與天官侍御相善又宗姓之分必可相薦故來求誠願為述姓字若得南山翁神即相見飢窮此後還轉得居天秩去離幽苦矣生辭以乍相識不知果可相薦否然試為道之言罷復下處侍御尋亦罷宴而歸顧問久之曰後年方及第今年不就試亦得余少頃公事亦畢即當歸去程期甚迫不可久留生因以表丈人所告求之侍御曰背神似人間遺補極是清資敷水橋神其位卑雜豈可便得然試為言之嶽神必不相阻即復詣嶽神道之生潛近伺之歷歷聞所託嶽神果許之即出牒補署俄而受牒入謝迎官將吏一二百人侍從甚齊整生因出門相賀嶽神沾泪相感曰非吾姪之力不可得此位也他後一轉便入

天司矣今年地神所申渭水泛溢姪莊當漂壞上下隣里一道所損三五百家已令為姪護之五六月必免此禍更有五百餘相贈須臾精神驟毀而去侍御亦發嶽神出送生獨在廟中歎如夢覺出門訪僕使只在店中一無所覩於是不復入關却回止別墅其夏渭水泛溢漂損甚多唯崔生莊獨得免莊前泊一空船水涸

乘白馬臂朱弓搵彤矢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楊相國鎮南海忽一日客將報云楊相公在客次欲見尚書八座驚駭以弘農近有復命安得此來乃接延之楊相顧曰某為軍容使楊元价所請不幸遺害今已得請於上帝賜陰兵以復仇欲托尚書兼借錢十萬緡榮陽令於北郊具酒饌素錢以祭之楊相猶半楊相曰非銅錢也燒時幸勿著地榮陽曰若此則固得遂副從容間長揖而滅榮陽令於北郊具酒饌素錢以祭之楊相猶子有典壽陽者見相國——有朱衣天吏控馬謂之上帝許我警殺楊元价我射著其脚必死也俄而楊中尉暴染

十神 沈括夢溪筆談——太一一日太一次日五福太一三日天一一日地太一一日君基太一移後人以其別無名遂對大遊而謂之小遊太一一此出於後人誤加之京師東西太一官正殿祠五福而太一在廊廡甚為失厚熙寧中初營中太一官下太史考定神位子亦領太史時預其議論今殿前殿祠五福而太一別為後殿各全其尊深為得禮然君基臣基民基避唐明帝諱改

鍾馗始於開元時 沈括補筆談禁中舊有吳道子畫鍾馗其卷首有唐人題記曰明皇開元為基至今仍襲舊名未曾改正

鍾馗始於開元時 沈括補筆談禁中舊有吳道子畫鍾馗其卷首有唐人題記曰明皇開元夕夢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絳纓鼻履一足跳一足懸一履指一大鈞紙扇竊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繞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藍裳袒一臂鞞雙足乃捉其小者刺其目然後擊而啖之上問大者曰爾何人也奏云臣鍾馗氏即武舉不捷之士也嘗與陛下除天下之妖孽夢覺店苦頓夢而體益壯乃名畫工吳道子告之以夢曰試為朕如夢寫之道子奉旨恍若有觀立筆圖訖以進上覽視久之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耳何肖若此哉道子進曰陛下憂勞宵旰以衡石妨膳而疴得犯之果有觸邪之物以衛聖德因無蹈上千萬歲壽上大悅勞之百金批曰——祇應夢寐疾全瘳烈士除妖實須稱獎因圖異狀須顯有司歲暮驅除可宜備識以祛邪魅兼靜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委熙寧五年上令畫工摹楊鐫板印賜兩府輔臣各一本是歲除夜遣入內供奉官梁楷就東西府給賜——之象觀此題相記似——皇祐中金陵上元縣發一塚有石誌乃宋征西將軍宗慤母鄭夫人墓夫人漢大司農鄭眾女也慤有妹名鍾馗後魏有李鍾馗將喬鍾馗楊鍾馗然則鍾馗之名從來亦遠矣非起於開元之時開元之時 福慶 何遜春渚紀聞政和二年襄邑民因上元請紫姑神為戲既書紙問其字徑丈或問之曰始有此畫耳鍾馗字亦作鍾葵 汝更能大書否即書曰請連粘裏表二百幅當為作——字或曰紙易耳安得許大筆也日請用麻皮十斤縛作令徑二尺許墨漿以大器貯滿濡染也諸好事因集紙筆就一富人麥場鋪展聚觀神至書云請一人繁筆於項其人不覺身之騰踔往來場間須臾字成端麗如顏書後取小筆書於紙角云持往宣德門賣錢五百貫文既而縣以妖捕羣集之人大府聞之取就鞠治說無他狀即具奏知有旨令就後苑再書驗之上皇為幸苑

危髻古裳笑語花 鄒博中臨視乃書——字與前書福字大小相稱字體亦同上皇大奇之因令於襄邑擇地建祠歲祀之

醉何處盡雲霞不到遊仙不是家 今日樓臺渾不識只餘古木記宣華 又小雨簾纖梅子黃晚雲收盡月侵廊樹陰把酒不成斷腸忽不見 綵舟婦人 馬令南唐書義養傳知壽先娶吳功臣呂師道女非嫡出知壽常切齒因醉刺殺之後呂氏數為厲知壽惡之請僧誦經為陳因果僧亦見呂氏曰吾不解此志在報冤爾及鎮江西歲餘呂氏不復見

知壽喜甚有家人自淮南過於江心過一有漸視之乃呂氏也招家人曰為我謝相公善自愛我今他適矣因遺續履日相公謂爾不信以此示之家人至江西首語其事以履示知壽知壽熟視未畢輒見呂氏在側曰爾謂我真不來取頃刻暴卒

黑牛衝突越兵 戰有南唐書柴克宏傳常州有隋末陳果仁祠果仁見夢於克宏曰吾與陰兵助爾及衣黃半臂舉手障

面 馬令南唐書義死傳金陵既平改葬喬初求喬屍不得或見丈夫一絲竹之聲起於舟下

經為謝比回風濤輒作遂取經沉之問 蒼王 葉夢得石林燕語京師百司胥吏每至秋必賦錢為賽神會往往因劇字故胥吏祖之固可笑矣官局正門裏皆於中間用小木龕供佛日不動尊佛雖禁中諸司皆

然其意亦本吏畏罷斥以為禍福甚驗事之極恭此不惟流俗之謬可笑雖神佛亦可笑也 空中黑旗 晉應龍閑窓括異志

驚恐時魯氏居東武家尚單微潰卒之留於蘇秀奔走四出村落居民大不安魯氏家事真武極靈因禱謀遠遷以避難 西山神不許未幾潰卒將及境忽一有現冥霧四合卒大恐引去問境獲免遂於市西建道院事之至今有晴輒應

十二真君 陸游老學庵筆記 各有所 斃頭神 陸游老學庵筆記臨江蕭氏之祖五代時仕於湖南為將校坐事

人家雷槽中湖湖間謂雷為見天將巨有扣筭語之曰君夫婦速去捕者且至矣因亟去 四金甲人 王明清揮塵後錄曹功顯

遂得脫幸不知告者何人以為神物乃世世奉祀謂之 狀貌雄偉各執弓劍擁衛上體婢指不眾莫不其後即語曰我事四聖香火甚謹必其陰助 麻胡 王楙野

符至燕山逃歸顯仁合奏高宗曰上為康王再使虜中欲就殺時二后迫宮人送至慶前有小孩抱兒者見 會稽錄載會稽有鬼流 烏野七神 王楙野客叢書老杜詩家義烏鬼說者不一類真子以為豬蔡寬夫以為

好食小兒驅逐以恐小兒 冷齋夜話以為烏蠻鬼沈存中筆談細素雜記漁隱叢話陸農師埤雅以為鷓鴣四說

不同惟冷齋之說為有據觀唐書南蠻傳俗尚巫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筆談則置小鬼主一姓白蠻五姓烏蠻所謂烏蠻則婦

人衣黑繪白蠻則婦人衣白繪又以驗冷齋之說劉禹錫南中詩亦曰淫祀多青鬼居人少白頭又有所謂青鬼之說蓋廣南

川峽諸蠻之流風故當時有青鬼烏鬼等名 烏蠻鬼 見 寬經 郭象祭車志泉司幹官陳子永詠每夜用婦氏法誦咒施食仍

杜詩以黃魚對烏鬼知其為烏蠻鬼也審矣 碧衣赤憤引臂登雲 馬總唐年補錄泗州門監王忠政云開成中死十二日復活始見

無恐我來從官人 耳許之忍不 見明日祝而燒之夜復來拜謝而去 一 日天名汝行雨隸於左落隊其左右落

隊各有五方甲馬簇於雲頭俯向下重樓深室囊匱之內纖細悉見更異者見米粒長數尺凡 牀婆子 曾二異同話錄崔大雅

兩隊而一隊于小項餅子貯人間水一隊所貯如馬牙硝末謂之乾雨兩皆在前風車為殿 索索如蟹行聲 異

早降撰文字秉燭視之乃撰祭 文恍然不知格式又無舊案可據甚以為窘忽思周丞相為輪長來 索索如蟹行聲 異

總錄那大尉初南渡高家湖州德清驛秋隘不足容謀居於臨安甚切得薦橋門王瓊太尉宅獲得錢三千緡或曰都城如

此第舍當直五萬緡今不能什一亦知其說乎是宅久為妖屬所據人不復堪處故以相付耳邢之內子及姑慶國夫人者皆

倡言不可用邢患之稍稍語內子曰人言是否固未定我將先驗之然我或云無汝終不以為信蓋擇謹厚二婢子偕行庶可

証其實遂往凡留半月中外輿僻無不臨履夜寢於正堂寂寂無一佈歸家具言且方詆前妾二妾亦深贊屋宇之美殆盡室徒

之徒之日物怪即見家人聞問密語輒應於屋上嬉侮渾無所聞斷至盡感感妾恬不避人於是盡悔其來時未安固在

德清至道招致為作法考攝獲一鬼械而囚諸北陰已復一鬼出又捕治之依復然鬼自述兄弟四人又有他宗從昏屬并同

儕極多宋施術已窮亦厭倦乃告邢氏曰茲地經兵虜之變殺人數數今日何勝治不若建黃錄大醮拯拔之吾當為主行使

超然受生不與鬼為怨府亦上計也邢如其戒捐錢二百萬辦醮建醮之夕置窺架上幕以布悉召滯魄集於中未約刑親昇

至前盤力不能舉但覺窺內 記事用八徒卒負出門 長恩 秘閣閣司書鬼曰 除夕呼 力小地卑不能與

皆云壓局上甚重各若荷百斤耳瘞之竹園深坎下宅至今平寧 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嚙蠹魚不生 盤塘江水仙 陶宗儀耕錄揚

致雲雨 釋文堂禮湘山野錄太平興國五年秘書丞安德裕知廣濟軍是歲亢旱因禱於髻山神祠方注香神自樽中冉冉而

出古服裝冠拱揖而前立安以至誠所感沫不為懼遂訴德亢之災答曰某堆阜之神也竊鄉人之薦愧無酬答恨

報言訖而隱安見夕夢神曰雨候甚遲只在來朝及期大湖千里吾足翌日公具牢醴以謝之 盤塘江水仙 曼頌先生未達時

多遊湖湘間一日泊舟江漢夜二鼓捲衣露坐仰視明月如畫忽中流一檣漸近舟側中有素粧女子欽衽而起容儀甚清雅

生問曰汝何人答曰妾商婦也良人久不歸聞君遠來故相迎耳因與談論皆世外恍惚事且云妾與君有夙緣非人間

之淫奔者幸勿見却先生深異之迨曉戀戀不忍去臨別謂先生曰君大富貴人也亦宜自重因留詩曰 上是奴家郎

右閒時來喫茶黃土築壩茅葢屋庭前一樹紫荆花明日舟阻風上岸沽酒問其地即盤塘鎮行數步見 祠塘垣皆黃

土中庭紫荆芬然及登殿所設像與夜中女子無異余往聞先生之姪孫立 禮說及此亦一奇事也今先生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可知神女之言不誣矣

